

實報叢書之三

實報痕話

老宣著

實報九大優點

增進知識……闡發思想……生活美化
可作新聞讀……可作歷史看

不看實報……就會變成落伍的人生

我們介紹實報九大優點的目的，我們是希望讀者諸君，注意時代在前進，人的思想與知識，也要前進，實報就是實獻知識與思想之唯一刊物，願諸君時常加以愛護，永遠作實報一個基本閱戶，使牠與先生得到接觸的機會，這是一報同人所夢香禱祝的一件事情！本報出版六年，歷經改良，所得的九大優點，分述如下：

一、新即之採取，力求採擷其精華，取其特要，編製短悍無比，標題警誦動人，各方消息應有盡有，寧簡無缺，尤注重於本報特訊，美宣的新聞一欄，性狀味長，與新聞界之新聞一欄，均獨爲本報所特有，至社會新聞，不偏於浮機瑣屑，宜雅宜俗，亦本報之優點。

二、社評之公正坦白，直率誠摯，短短數百字，論事務中肯要，並有「小言論」之作，三言兩語吐出在喉之梗概，主張不偏不倚，見地無黨無派，以純客觀之態度，以民衆爲立場。

三、「小寶報」一版，有最合平民口味之談話，有雅俗共賞之打油詩，有珍貴之名人軼事，餘則精悍之小品，着重重趣的小味，力求通俗。

四、本報力求補助通俗教育，故特開有一欄，僥幸嬉笑怒罵之詐事，憤世諷俗，針砭人心不小。關於發揚民族精神之名人事蹟，或關於立功建勳之人物事蹟，簡要的以普通文語述說，附以精美之繪圖，此爲本報所特有。

五、本報圖畫之注重，千萬呼飢號寒之同胞，藉本報之力而得仁人君子之解囊援助，免於死亡者，不計人數，本報圖畫之注重，亦力求應有盡有，每星期日，尚有滑稽漫畫「毛三爺」，以別開生面。

六、本報之服務社會，首爲「問答」一欄，數年來成績卓著，有助於社會不小。又「貧寒求助」一欄，代貧民呼籲，動人亦易，千萬呼飢號寒之同胞，藉本報之力而得仁人君子之解囊援助，免於死亡者，不計人數。

七、本報圖畫之注重，亦力求應有盡有，每星期日，尚有滑稽漫畫「毛三爺」，以別開生面。

八、本報尚有兩優點，即「去年今日」的重刊一條，使讀者鑑昔感今，增進興味，又即「時賢速覽」，其餘各版廣告之整齊有序，編版之清晰美觀，新五號字之精密鮮明，此猶本報

寫在前面

管翼賢

老宣先生的瘋話，自去年十月二日，在實報刊行以來，多數人的評論是：他每天嚼心血，絞腦汁，完全為真情的流露，動脈的燃燒，他的大無畏精神，足以使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，且有一部份不怕麻煩的朋友，逐日將瘋話另本黏存，以為警惕的材料，又有一部份讀者來書，請印成單行本。

愚謂老宣先生心清似水，吐氣如虹，瘋話之作，不僅在供讀者瀏覽，實鑒於狂風暴雨的今夕，風俗日偷，道德淪喪，欲衝破此陰森冷酷的人間地獄，祇有運用自己的鐵臂，舉起正義之炬，掃遍人們魑魅魍魎般的心曲，還其固有光明，如是一方作氣的激發，一方作力的興奮，使不絕如縷的民族生命，得以延長，衰落退縮的民族文化，得以演進，所謂心理的建設和精神的建設者是也。

因是：窮多日之力，將發刊以至二月二十六日止之瘋話稿，整理排比，并請老宣先生知友梁思孝先生重行校正，訂成正誤表，茲值出版之際，特附註讀瘋話的感想數則如次。

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休管他家瓦上霜，是我中華民族，至今還在因襲傳統的人生觀，這兩句話，充分的表現了我中華民族，歷來習染的懦怯。並且證實了我中華民族在社會上，完全度着只知有己不知有人

的生活。由是，養成自利，自私，誇張，畏葸，言行不相顧諸病態。丁茲國難時期，求一急公好義，坐而言起而行的人，皆不可得，危亡尙何從補救乎？老宣先生有見及此，他在瘋話中，提倡的是實踐奮闘大公無我的精神，且看他對愛國的主張：

「愛國的行為，不是空言，是要實行，是犧牲自己，不是犧牲別人，是盡義務，不是圖富貴，是盡國民天職，不是濫出風頭，是個人良心的表現，不是誇張自己的功勞。

人人以行為愛國，國不求強而必強。人人以言語愛國，國不求亡而必亡」。

以上所說的話，何等切實，何等悲壯，在舉世擾攘爭權奪利的今日，而有此人，而有此語，謂之爲鳳毛麟角，誰曰不宜。

我國今日之社會，瀰漫了爾詐我虞，翻雲覆雨，詭譎誇張，種種不良的罪惡，人與人之間，幾無道義可言，即己與己之間，亦係白掘墳墓。此種污濁的民族心理，足使社會組織，根本崩潰，於是民族乃趨于淪亡，老宣先生欲使此污濁的民族，清潔起來。欺詐的心理，轉變過來。萎悴的人生，樹立起來。以一枝秃筆，努力掃除一切的障礙，在瘋話裏有這幾句話：

「在打倒一切之先，先須打倒自己的私心，在建設一切之先，先須建設自己的人格。私心如重擔，

重擔不除，不能實行打的效率，人格如精神，沒有精神，不能行建的工作」。

他這幾句話，便是人格教育的楷模，精神教育的明燈。老宣先生終年是瘋狂地喊着，聲嘶力竭地叫着。總想使我中華萎靡將亡的民族，甦醒過來！

以上所舉，在瘋話裏，直為幾萬分之幾，若一翻讀全書，他所列舉的事實，乃中國近代社會過去社會所以墮落，所以消滅的重大原因。他的理論，是包含宇宙間人生哲學所有的邏輯，擧舉自張，條分縷析，其博大精深，凡陽光普照的世界，圓顧方此的人類，無所不覆，無所不載。他的辦法，是提倡真理，崇拜科學，以求一切的效果，也可以說他是實驗主義派的急先鋒。

他的真情熱腸，幾同春日的杜鵑，欲喚出生在強權虛偽黑暗的社會裏的人們。共同去找一條光明之路，所以我說風話，是蒼茫人海的一隻慈航，是枯寂生命的一滴甘露。

以上幾句話，剛剛寫完，恰巧接著張闇村先生自湖北施南縣施鶴日報社來信，對於瘋話二字意義，有詳盡的解釋，囑轉致老宣先生，因附誌之，以代我這一篇文字的結束。

我前在北平實報館作文的時候，常常有一定地方，這個地方，叫做自己的園地，每天有人看慣了，打開報來，心想要看某某的言論，就要向著某園地去找。這塊園地，輕易也不肯讓人，恐怕人家

作得不好，把這塊園地糟踐了。如今我離開北平，已經多日，自己荒廢了從前的園地，跑到好人絕不肯來的一個荒野地方，又來新闢園地，可是自己又無本錢，只好向人租借，或為公家幫忙，心想把這塊園地種好了，好再行讓與旁人。但是每一打開從北平寄來的實報，看見我那從前舊有的園地，讓給了老宣先生，天天在那塊地方說瘋話。說瘋話何以能够動人，還有人肯瞧，真是一件奇事！因此我每次都要將那些瘋話，溫讀一遍，一來是領晤瘋話的意味，二來是眷戀着舊園地。覺得兩眼從那裏經過一番，也就如同舊地重遊，具有一樣的快感，天天讀熟了，覺得老宣先生的言論，一點也不算瘋，句句是閱歷中得來的，說透人情的實話，何以要把牠呼作瘋話呢？因為世人皆瘋，見了一位不瘋的人，說幾句實話，人家就得把牠看作瘋話。大有世人皆濁而我獨清，世人皆醉而我獨醒的感慨！可是用清濁醉醒四字，來比較自己和世人身分，未免把世人太看不起了，不如直截了當的說自己是說的瘋話，教人們看見了，反為得計些，這就是老宣先生名為「瘋話」的一點理由。我呢，天天說些什麼，連我自己有時也莫明其妙，有時旁人說道：你真是不怕麻煩，天天還要做上一篇，真够爲難的了！你的東西，實在做得好，叫我心中佩服。我聽完人家幾句話，覺得心裏實在有點隱痛，連句回答的話，也說不出來。因為我說的話，一面看來，卻是實話，他面看來，也可說是瘋話，連句回答的話，也說不出來。

話。甚麼叫做文字好與不好，我全不管，只在憑手去寫，但是句句都是從良心中說出，所以叫做實話，但是來了我們這樣全不開通的地方，還要說甚麼爲國家，爲社會，謀公益，盡義務的話，不是當着一般各謀己私各爲己謀拼命要錢不肯作事的人，說的瘋話嗎，說瘋話有甚麼益處呢，還得要質諸老宣先生！

實報社社長管翼賓先生請我每天作一篇文字，登在實報上，補一補空白。他這種提議，簡直是令老鼠耕田，使鴨子上架。因為我原是一個濫竽充數的「教書匠兒」，只能用「之乎者也」或「A R C D」，欺騙年幼的學生，若對各級的閱者，張牙舞爪的大開話匣子，不但沒有這種天才，更沒有這種經驗與學識。並且我正在努力奮鬥，為我自己謀幸福的當兒，也沒有這種開心。然而老管既誠心拉我跳火坑，我若屢屢執拗，未免就要得罪朋友。我暫時只好勉強硬湊幾句「瘋話」，搪塞一下子！

以上幾句話，是去年十月我在實報第一天與讀者相見的開場白。到現在，已經六個月了；瘋話倒也說了不少。管先生又來向我提議說：有許多讀者，要求將已登的瘋話，印成單行本，問我意下如何？我說：「只要你不怕賠錢費力，我當然不怕丟臉招羞。至於瘋話是否配印成書，那是『活該』！。任誰說甚麼，我「滿不在乎」！」是爲序！

中華民國第一甲戌陽曆三月二十五日老宣識於北平東城寄寓之「寶四維齋」。

實報瘋話

老宣著

口現在我國的「要人」，全是傻子，全害單思病。因為小民全怕他們愛，他們偏要愛。全怕他們救，他們偏要救。全厭恨他們替謀幸福，他們偏要替謀幸福。

口人飢已飢，國怎能不強。只顧一家飽煖，不顧千萬人飢寒，國焉得不亂。

口對學諭不知足，是成名立業的基礎。對財勢不知足，是亡身喪家根由。

口有許多人以為我國若施行了某國的主義，小民就可以家給人足，不愁衣食了。其實，我國現在不缺好主義，只是缺好人。沒有好人，縱使某種主義，普遍全國，小民也不過以為是去狼進虎，以暴易暴，出了火坑，掉入油鍋，殺了一刀，挨了一槍，吐出黃蓮，吞了苦膽。

口聖人是大盜，現在聖人滿街走。蕩婦是禍水，現在禍水沿街流。國事焉得不糟，社會豈能不亂。

口以前，我在教會讀洋書，我最怕聽牧師講道，我更怕聽「爲主作工」。現在，我最怕聽要人演說，我更怕聽「爲國奮鬥」。

口「至誠可以動鬼神」。何況活人。「虛偽不能欺萬獸」，何況活人。

口古聖人的學說，是「愚民政策」。新聖人的學說，是「政策愚民」。古時是「少數的強者，治多數的愚民」，現在是「多數的愚民，被少數的強者所治」。正如翠屏山那騎戲裏，英兒所說的「人心大變，就是大變人心」說法雖然不同，其實還是一樣子事。

口小禽小獸，全歡天喜地，快樂無憂，是因為少經事故。老禽老獸全愁眉不展，喪氣垂頭，是因為飽經閱歷。人類也是如此。

口老貓老狗，賣罵小貓小狗「輕浮躁妄」，小貓小狗，譏笑老貓老狗「萎頹頹唐」。其實，老貓老狗，正在小的時候，何嘗不輕浮燥妄。小貓小狗，到了老的日子又何嘗不萎頹頹唐。可見小貓小狗的井不是識時務的俊傑，老貓老狗也不是不識時務的渾虫。

口當進而不進，是自暴自棄。應退而不退，是不知自量。

口我中國目下，使真守舊的人治理，亡得慢。使假維新的人治理，亡得快。真守舊，人必起而亡我。假維新，我必趨於自亡。

口「用夏變夷」是妄自尊大。「用夷變夏」是自趨滅亡。

口獨強，學趙武靈王的「胡服騎射」，切莫學魏孝文帝的「移風易俗」。「國民性」一失，就入了

亡國滅種的路途。我見一些青年男女，穿必洋服，說必洋話，吃必洋飯，動必洋習，愛必洋物，我不禁爲中國民族的前途，抱無限的哀痛。

口人，失了「個性」不能挺立於人羣。國，失了「國民性」，不能爭存於世界。

口有人問我說「中國人事事仿學外國人，若變成洋人，不好麼」。我說「將中國變成洋國，將中國人變成洋人，固然是文明進化，但是世上若再找中國與中國人，就找不着了」。

口有人問我：「你既讀過英文，教過英文，爲甚麼不愛說英語，不喜穿西服」。我說「我讀英文是爲得知識，教英文是爲餬飯吃。中國雖弱，中國話還能表達思想，衣服也能遮蓋身體。假若中國亡了，非說英語非穿西服不可，我自然不敢不努力效顰」。

口人窮了，他說的話全是不合理的，辦的事全是不合法的，他生的兒女，全不是人養的。國弱了，她的語言，是不合邏輯的，她的文字，是不利於傳佈文化的，她的文化，是野蠻落後的，她的國民是排外的，是應當「膺懲」的，是不會「親善」的，是「無視條約」的。總而言之，人窮了，無處可以伸冤。國弱了，無處可以講理。

口許多好人，被「窮」字毀了。許多好人，被「富」字毀了。我以爲不窮不富，纔容易養成完善人格。

■現今我國中，要人也罷，小民也罷，提起國事來，全說「沒有辦法」。其實小民的沒有辦法，是真無辦法。要人的沒有辦法，是有法而不辦。

■中國的國事之壞，壞於小官僚隨聲附和，大官僚剛愎自用。

■辦公事，不可存私見。辦私事，不可無公心。辦公事存私見，必致禍國；辦私事無公心，必致害人。■非英雄不肯認過。非大英雄不能改過。不知自己有過的是混蛋，知過而不肯改的，是大混蛋。專以爲別人有過的，是最大的混蛋。

■青年人，須多受壓迫，方能減除許多驕妄的毛病。老年人，須多得安慰，纔可振起衰頹的心情。青年人，不遇壓迫，如同樹木未經修剪。老年人，不得安慰，如枯枝再受霜侵。

■古聖人，所以能得多數的好人崇拜，是因古聖人的學說，能使人減少獸性，使人入了正軌。「新聖人」，所以能得少數的混蛋崇拜，是因新聖人的學說，能使人發展獸慾，使人走入歧途。

■男子的學問思想，須如指南針，有一定所指的方向。不可如時髦婦女的衣飾，永遠有一定的標準。婦女的衣飾，只知趨新，只知盲從，不辨美惡，不顧衛生。鬧得終日皇皇，無所適從。

■「泥古」是頑固。「趨新」是輕浮。大丈夫要擇善而從，不爲古人所愚，不受今人之騙。天下雖亂

，我心不亂。天地可變，我心不變。如此方能挺然立於天地間。

口我國的志士，自古以來，沒有今日之多，而國事之亂，今日之甚。

口我在朋友家，見一隻鸚鵡，狂叫「打倒帝國主義」。我對牠說「你這個東西，知道甚麼是帝國主義麼」。我愈追問，牠愈喊叫。我說「叫吧，你也不過是空叫。」

口良好的教育，是降龍伏虎，化解惡性，使之與人有益。不良的教育，是爲虎增翼，是教猱升木，不但不能化解惡性，反使之增加害人的能力。

口爲已死的偉人，鑄千百銅像，不如爲未死的小民，籌一線生機。使人在眼裏，時時瞻仰偉人的銅像，不如使人在心裏，時時記念偉人的大德。否則，愈多鑄銅像，愈使將來的小民，在砸毀的時候，多費一些氣力。看一看魏忠賢的「生祠」，一千七百多座，全到何處去了。

口我不讀帶「老頭票」氣味的文章。我不讀帶「金盧布」氣味的文章。我不讀「不自度量而空喊打倒帝國主義」的文章。我不讀「乳臭未乾而高談戀愛的文章」。我更不讀「新詩聖所作的白話詩」。
口在古時將亡的國裏，權臣挾天子以令諸侯。在將亡的共和國裏，「要人」假借民意以騙人民。

口我中國人，不做官（或失了勢）全是好人，正如大姑娘不入娼寮，全是貞女。

口聽我中國的名人說話，中國若亡，是無天理。看我中國的名人作事，中國若不亡，是無天理。

口你若果真確從了良，改變了賣淫的念頭，纔可以提倡貞節。否則，你縱然舌敝唇焦，人也要嗤之以鼻。

口我中國多數的要人，雖然日日發表通電宣言，仍是被人民視同狼嚎虎噓。其所以得這種結果，就因為他們那些好話，全是一邊賣着淫，一邊喊出來的。

口人人全喜歡受人恭維，可惜配受恭維的人太少。人人全不願挨罵，可嘆應當挨罵的人太多。由自己起，自己就是第一個該當痛罵的人。

口現今我中國，將「出洋」二字，認作「超凡入聖」的大事。非出過洋，不能做大官；不能當大學的教授，不能娶有學問的女人，不能顯親揚名，不能到處受人歡迎。依此推測，將來當廚子老媽，必須先出洋。倒馬桶的，拉人力車的，也非先出洋不可。甚至，不出洋，就不配娶媳婦，不配造孩子，不配為中國國民，不配在中國生活。簡直，不出洋，就不是人類。果能達到這種文明進化的地步，我中國就真要「出殃」了。

口我聽說，某學校，有一位國文教員，他的國文程度，實在是稀鬆平常，屢被學生攻擊，大為同人鄙

視。然而他善能施行革命，努力改造環境，立即跑到美國住了幾個月。回國之後，立時被校長，另眼看待，舉為國文主任。同人對他，居然自慚形穢，側目而視。學生對他，居然敬若天神，唯命是聽。於是他的文名大噪。每有著作，全校無不爭先傳觀，數為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由此可見，我中國，連水土也須改良。否則，不但在中國不能研究科學，甚至研究中國的文，也非遠涉重洋，去向洋聖人領教不可。

□有人問我「枕戈待旦」怎麼講？我回答說：那戈字原是「胳膊」之「路」，經一般秘書先生們用錯了，「枕戈」者，是枕着姨太太的胳膊。「待旦」者，是等待所捧的花旦。

□文字，電報，本是表達思想的東西，也是我國的名人，藉以騙人的法寶。所以我常說，不但倉頡是中國的罪魁禍首，連牟爾斯 Morse 也是中國的禍首罪魁。

□我中國的要人通電，好說許多不必說的廢話，然而獨對於發電的日期，偏要用陳衡的「韻目」替代，以圖省一個字的電費。這就應了俗語「大處不計，小處算。大筆撒油，車轍裏尋芝麻。」

□某洋報諷譏我國為「電報國」。我乍一見，非常憤慨。細一想，實在佩服，因為我國許多救國救民的大事，發幾個電報，就算辦到了。

□文字，電報，畢竟是溝通上下聯絡感情的東西。假若沒有這種利器，那麼，政客們愛國愛民的好心，與軍閥們保國衛民的勇氣，小百姓們怎麼能知道呢。

□「迷信」是人類自然而然養成的一種心理。迷信與人有利，也與人有害。一味的迷信，固然不可。一點不迷信，實在可怕。一味的迷信，容易害誤自己。一點不迷信，容易損害別人。

□道德多是由迷信養成的。若要打倒迷信，必須先提倡道德。欲提倡道德，須先禁止誘人爲惡的書報。眞迷信的人，決不敢爲惡。法律是阻人爲惡的，迷信也是一種不成文法。牠的功用，有時超過法律。古時的野心人，屢屢利用神鬼騙人，並且屢屢成功。因爲鬼神是無形無像，渺渺茫茫的，不能被人察出真憑實據。現在的野心人，每每利用偉人或將死幾年的偉人騙人，並且每每失敗。因爲活偉人或死偉人的言行動作，好壞全是人所共知的。

□你不迷信，是你的自由，你不可禁止人迷信。你不奉宗教，任你的便，你不可干涉人奉宗教。強人信仰，是最大的虐政。阻人信仰，是最大的專制。世界上許多大戰，多是因此而起的。蒙回藏三族的人，近幾年來，對中國，所以漸漸失了黏結性，最大的原因，就是因爲有一些混蛋們，要干涉或污辱他們的信仰與宗教。

口我們不應當反對任何宗教。我們應當反對那些假借宗教之名而欺騙民衆的人。我們不必反對任何學說（或主義），我們必須反對那些爲謀「私」利而創造學說（或主義）的人，以及販賣學說（或主義）的人。

口無論甚麼政體，全是以少數的要人（官吏）統治多數的「非要人」（小民）。甚至無政府主義，往實裏說，也不過如此。所以我總不憑信「民治」那個好聽的名詞。因爲無論在那一國裏，眞正安分守己的人民，決沒有得操政權的日子。已往如此，現在如此，將來也不能不如此。官吏也罷，委員也罷，代表也罷，統統是優秀分子，是天生的俊傑。小民也罷，國民也罷，民衆也罷，統統是愚笨之材，是天生的混虫。

口在打倒一切之先，先須打倒自己的私心。在建設一切之先，先須建設自己的人格。私心如重擔，重担不除，不能實行「打」的舉動。人格如精神，沒有精神，不能行「建」的工作。

口當官僚，若穿西服，上司與屬員，必另眼看待。當學生，若穿西服，職教員與同學，必另眼看待。處家庭若穿西服，父母兄弟老婆姊妹嫂子媳婦與廚子老媽，必另眼看待。處社會，若穿西服，親戚朋友與男女同志，必另眼看待。當教員若穿西服，校長同事學生與堂役，必另眼看待。打官司若穿西服

，閱官與警察，必另眼看待。逛胡同，若穿西服，娼妓與鴉鴉，必另眼看待。買東西，若穿西服，商店的老板與夥計，必另眼看待。討飯吃，若穿西服，慈善的老爺太太與少爺小姐，必另眼看待。當外勤記者，若穿西服，衛兵門崗與要人秘書，必另眼看待。甚至，當扒手，若穿西服，偵探與失主，也必另眼看待。並且自己，若穿上西服，也就覺得立刻變成非凡出衆的高等國民。你若不信，你可到天橋的估衣攤上，用三塊錢，買一套舊西服，穿上試一試。這種情形，我不敢說是亡國的預兆，我只可說是文明進化的現象。

口信仰宗教或信仰已死的偉人，要在內心，不在外表。只要內心堅定，不在表面隨合。我在教會讀書九年，因為不能遵守宗教的儀式，曾經記過二次。我對外國牧師說：「我心裏還沒有尊崇上帝的心，我若誠心昧己，做出種種儀式來，專為人看，與娼妓的行為，有甚麼分別。宗教所以不能發達，何嘗不是僅僅在「儀式」上追求」。

口信仰宗教或信仰主義，全是一種清高純潔的行為，萬不可演成「飯碗化」。湖北某處，稱奉教為吃教，他們所信仰的宗教，就可想而知了。現在，人稱研究主義為吃主義，他們所研究的主義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□某牧師說「中國若想圖強，若想真正統一，非全國的人，信耶穌基督不可」我說「真照耶穌基督的道理實行，中國當然要統一，要盛強。否則，口傳耶穌之道，而行撒旦之行，非但不能統一，且要分裂。非但不能盛強，且要滅亡。你們若自命為耶穌的信徒，請你作出一個異於魔鬼的榜樣，讓人見識。見識」某牧師說「你怎麼樣呢」。我說「我還未離開撒旦的勢力範圍，我是一個魔鬼」。

七

□人類有「過去，現在，未來」三個思想。禽獸只有「現在」一個思想。思想愈多愈苦惱，所以禽獸比人類快活。人類有「衣，食，住」，三樣担负。禽獸只有「食，住」兩樣担负。担负愈多愈勞累，所以禽獸比人類清閒。

□人對於「已過」的最系戀。對「現在」的最忽略。對「未來」的最注意。其實，對過去的，追想無益。對現在的，須聚精會神。對未來的，不必打算。若將現在的，盡力而為，不作害人的事，將來自有好的結果。

□為善如登山。一步一步的走去，終必達到極高的境地。便覺神清氣爽。為惡如掘井，一鑿一鑿的挖去，終必達到極深所在。立覺眼迷神昏。並且登山，用力小。掘井，用力大。結果，登山者，容易下來。掘井者，不易爬出。

■孫中山先生說「革命須先革心」。我再補充一句「革心須先肯說『實話』。」

■中國現今，若還要給偉人鑄銅像，我主張先多鑄「齊宣王」的像。因齊宣王敢對大賢（孟子）說良心話。試問亘古以來有幾個。有人說「齊宣王不顧廉恥」。我說「顧廉恥，就當言行一致，不可向臉上「貼金」假充神聖。懸節孝牌而閉「暗門子」那纔實在是不顧廉恥呢！」

■有人問我「若給中國的女偉人鑄銅像，當鑄誰？」。我說「當鑄「蘇秦的嫂子」因為她肯當面對蘇秦說「季子位尊而多金。」她那意思就是說「老三，我尊敬你，是因為你做了高官，發了大財。」試問現在能有幾個女人，敢像她那樣肯說良心話？」。

■現今，不使兒女入學校讀書是「誤」兒女。使兒女人學校讀書，是「聰」兒女。若是要不誤不聰，必須將他們送入「育」教書，「能」念書的學校。

■「救國不忘讀書」是誠心誠意，實地實行，當前的職務，一面抽暇尋隙，以讀書培養真正的學識，以免被不良的外務所誘，而減少救國的志願。

■「讀書不忘救國」是將救國的志願，牢牢的存在心裏，埋頭苦讀，養成真正有益於國的學識，以備遇機實行真正的救國工作。

■國民各憑天理良心，殫精竭力，盡他當前應盡的職責，就是愛國。

■愛國是行為，不是空言。是犧牲自己，不是犧牲別人。是盡義務，不是圖富貴。是盡國民天職，不是濫出風頭。是個人良心的表現，不是誇張自己的功勳。

■人人以「行為」愛國，國不求強而必強。人人以「言語」愛國，國不求亡而必亡。

■現今我國，百業停頓，四民破產。只有「愛國」，「救民」，「抗日」三種生意，無一本萬利，財運大來。不過他們發了財升了官之後，國也亡了，民也絕了，日本也來了。我對他們，無以名之。只好呼之曰「愛國賊」，「救國盜」，「抗日匪」而已。

■宗教中的流氓，假藉死後的天堂，騙取資財。政界中的匪徒，利用「將來的幸福」，攫取政權。名目雖殊，手段雖異，其損人利己的心志，則無不同。不過所生之禍害，有大小輕重之別而已。

■某學生對我說：「我國如同老房屋，全體腐爛了。非經大破壞，不能大建設。」我說：「若破壞，須將大家的，一齊破壞。若建設，須將大家的，一齊建設。不能先破壞我的，也不能先建設你的。更不可爲建設你的而破壞我的。」

■對貧苦的人，說一句好話，勝如對富貴人，獻千句訛言。一句好話可以叫開貧苦人的心門。千句訛

言，不能邀得富貴人的一顧。

口窮人爲富人盡十分力；富人尤以爲少。富人爲窮人盡一分心，窮人則以爲多。所以俗語說「寧給窮人一口，不贈富人一斗。」

口人生，快樂是短促的，煩惱是長久的。生活的年數愈多，所認爲快樂的事愈少。

口世上沒有真快樂。我們所認爲快樂的事，若達到目的，未嘗不是以爲是真煩惱。

口拉人力車的羨慕坐汽車的。其實，坐汽車的人，心中有時不如拉人力車的安逸。坐汽車的橫行直霸於街市中，彷彿是逍遙自在。其實，未嘗不是去奔走撞門，屈膝獻媚。未嘗不是去追妾捉姦，畏罪潛逃。

口女子以爲男子快樂。男子又以爲女子快樂。小兒以爲大人快樂。大人又以爲小兒快樂。貧人以爲富人快樂，富人又以爲貧人快樂。女羨男，男羨女。小願大，大願小。貧慕富，富慕貧。人生不過是「這山望着那山高」而已。

口有人問我「我國危亂到這般地步，爲甚麼還不亡。」我說「因爲四萬萬五千萬國民中，四分之三的農民，還沒有「改良」。我國的農民若「改良」了，我國立刻就亡。你不知他們一羣學者們，正在努

力「改良」農村呢麼。」

■某官僚對我說「官場如戲場，我也不過是隨班唱戲而已。」我說「你說得太言過其實了。戲子無論名角次角，無論生旦淨末丑，只要登台，無不怕觀眾叫倒好，無不大賣氣力，大顯精神。所以扮演的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以及將相卒僕，全能盡其所能。真是裝甚麼，像甚麼。扮甚麼角，盡甚麼職。我國當權的人，若能以戲子爲師，我中國這齣「大伙國」還不致於愈唱愈糟啊。」

■我國自古是「三爺主義」（爺爺姑爺少爺）的國。這種主義去不了，任何主義行不開。

■名譽如同人的影子。影子的大小曲直，只看你的身體形式如何。名譽的好壞忠奸，全以你的品行邪正爲斷。

■前美國駐華公使克倫（Frank Crane）先生，在某處對中國學生演講說「……不必竭力救中國，只要諸君，誠實不欺，心口皆同，言行一致，中國自能盛強。」他這幾句話，正搔着我中國人的痒處，正探着我中國人的病根。我中國人——尤其是青年的中國人——苟能如此，終可以使中國得着真正實在的利益。

■將自己看做聖人，必將旁人看成混賬。達到這種程度之後，天良就眞閉了，兩眼就眞瞎了，雙耳

就真變了。如此，任甚麼良言善行，就全打不開他的心門，觸不着他的耳目。久而久之，就養成一個實實在在的的確確的混蛋。這種人若再遇着別的混蛋拍他捧他，他的前途，就可想而知了。

■天下只有兩種人，第一種是自知爲混蛋的。第二種是不知自己爲混蛋的。天下的壞事，全是這第二種人做出來的。天下的擾亂，也是這第二種人，醸出來的。欲求天下太平，人民安甯，必須首先打倒這第二種人。

■人若肯說良心話，開口第一句，當說『自己不是好人』。人若爲自己作傳，首章第一句，當說『我是爲自己造謠』。若爲別人作傳，開口一句，當說『我是替別人說謠』。

■現在有些人，張口就說『貴族化』或『平民化』。其實現今的教育，還是貴族化，以前的教育，真是平民化。現今非中產階級以上的人，無力使兒女，受充足的教育。中產以下的人，若使一兒一女，受得中等教育之後，全家的養生之資，就一掃而空了。

■不要看一個青年學生，穿著一身漂亮的西服，而生羨慕之心，要知他父母，爲他那身衣服，未嘗沒有去了二畝田地。不要看他跳舞打球快樂逍遙，要知他的父母，爲他籌快樂之資，未嘗不正在抱頭痛哭呢。

■現在學校的課本改變得太快了。哥哥姐姐所用過的，弟弟妹妹不能再用。上季用的，這季便不能用。同級學校，這校用的，他校不能用。同一學校，甲教員用的，乙教員不肯用。換來換去，改進改出，只有賣書的商人，對這種改良的辦法，歌功頌德而已。

■我的朋友某甲，來信說：「小兒今已十歲，入學三年，所識之字，不及二百，除善『開會』外，別無所能……」我回信說：「……外人譏我爲無組織之國家，姪兒既開會，必善組織，將來欲救中國，雪此奇辱，非此種人材不可。學問之有無，有何關係！……」

■研究科學是要明白牠的理論，并非研究外國語可比。既有譯本，且又經部審定，決不致有極大的誤謬之處。然而有些教員，爲使學生高看起見，必要選用洋文原本，而不顧學生的外國文的程度。結果，學生讀一章書，須翻字典三小時。虛耗寶貴的光陰而得似明白似不明白的知識。可是學生還是以得讀洋文原本爲榮，教員不過如同講文學讀本，不用作多少實驗。鑑點一到，薪水就入了教員的口袋。

■欲爲學生節省寶貴的光陰，免除教員使用洋文原本的毛病，應由教育部，採定最好的洋文課本，設立專局，聘請有名且懶中國文的本科學者，分門譯出，交書局印行，按最廉的價錢賣成學校採用。如此，非但使學生節省購買洋文原本之費，更可免中國的金錢流入外洋。

口讀書愈多，閱歷愈深，愈以爲自己無知無識。讀書愈少，閱歷愈淺，愈以爲自己，多智多謀。欲知人胸中知識多寡淺深，須觀察他的言行動作。他若張牙無爪，趾高氣揚，必是一個「半瓶醋」，必是一個「紙老虎」。

口現今，好人多被人譏爲無用的人。人所尊爲有用的人，又多不是好人。

口有名的醫生，給人治好了病，人說他是「醫術精深」。無名的醫生，給人治好了病，人說他是「碰了」。

口學校的等級愈低，教職員的威風愈大，學生的服從性愈深，所學的無實在。學校的等級愈高，教職員的勢力愈小，學生的威風愈大，所學的愈樸實。這就如同——兒女小，父母管兒女。兒女大，兒女管父母。

口小學教員，對學生如同嚴厲尊親。中學教員，對學生如同和善的朋友。大學教員，對學生，如同馴順的僕工。

口以前，學生呼教員爲「老師」。現在，學生呼教員爲「先生」。將來，學生呼教員爲「小子」。文明進步，教員的稱呼愈卑。依此推測，到極遠的將來，教員的稱呼，或將降爲「忘八輩」。

口以前，老師稱學生爲門徒。現在，老師稱學生爲「學員」。將來老師稱學生爲「先生」。文明進

，學生的稱呼愈尊。依此推測，到極遠的將來，學生的稱呼，或將升為「大老爺」。

■在野蠻的古時，教員坐着「講書」，學生站着「聽」。在文明的現在，教員站着「說書」，學生坐着「看」。

■「少年老成」四字，現在被一般人，誤認為污辱青年人的名詞。其實，是說：少年人而有老年人的閱歷。青年人，既有勇氣與毅力，若再有老人的閱歷與經驗，作事自能少有失敗。我以為，少年老成四字，正是青年人最好的榮譽。

■人與其他動物，在幼稚時代，因被一種好奇心所驅使，最容易不顧前後，而遭受欺騙，陷入苦惱，輕則受傷，重則喪命。我在幼年，最喜歡用「夾子」與「拍網」捕鳥。所得的雀鳥，全未脫黃嘴的，我問先堂兄「爲甚麼捕不着老鳥？」他說「老鳥有閱歷，小鳥不聽話，所以被你捕住了」。

■人若先將「自己」明白透了，世上一切物理人情，無不迎刃而解。若對「自己」，還不了然，縱能審古今的書，觀遍天下的事，也不過是模模糊糊，得不着實在。世界就如同一本大書，「自己」就是全書的「提要」。

■由書本得來的學謬，不是真學謬。由書本得來的經驗，不是真經驗。欲求真學謬真經驗，須拋開書

本，對人情物理，隨時隨地，用心考究。我愈讀書，愈不會爲人，不能作事。從今以後，我不再讀書，我立志先讀「人」。

口俗語說「活到老，學到老」，可見人生就是「學」。只要活着，就得「學」。學到死，也不過是「逃學」，並沒有「畢業」。人若自以爲學足了，那是「妄自誇張」。若說某人學成了，那是「替人吹牛」。若自以爲學識過人，形驕氣傲，那是「視不知恥」。若譏人學識不足，那是「不知自量」。

口人生就是學做「人」。可惜人生短促，費盡心力，朝夕研究，將要入做「人」的門徑，就要變「鬼」了。這真是一件可憾的事。

口我自二十歲以後，學問退減，只練成一個頑梗不化，「不肯受騙」的本領。無論人說得天翻地覆，我心自有一定主見。我只肯受婦人女子之騙，然而也是明知故受。男女之性，既根本不同，男子受女子之騙而爲她們的奴隸，並不可恥。若男子頤受男子之騙而爲他們的犧牲，實在可歎。

口羣衆有了幸福，你既是羣衆中的一個，你也是必有幸福可享。羣衆遭了禍害，你既是羣衆中的一個，你也必有禍害難逃。天下人全有連帶的關係。一國擾亂，天下不安。只看中國的軍閥，他們僅圖營私肥己，苦害人民，因而民窮國亂，全國之中，找不出一個安寧之所；他們也因此東奔西逃，求庇於

外人保護之下，而成了喪家之狗。

口我的朋友某教員，因受了人力車夫的氣，大罵「畜類」不止。我說「你不要罵他畜類，他有拉車的一技之長。要知我們若不能教書了，我們欲當畜類，還沒有拉車的力量呢。生在這變化無定，七亂八糟的時代，誰知將來升降到甚麼地步。我的老友陸軍中將某師的參謀長某君，已擺了掛牌賣卜爲生了。試問我們研究過周易與子評鑒」。

口說實話則招人恨怨。說假話，則受人歡迎。辦實事則被人譏爲「無能」。放空砲，則被人稱「有志」。生在這種時代，若講「天良」就算落伍了。

口曰下，我中國現狀，正如我國纏足婦女，解放了的腳。在當初受束縛的日子，還有一個固定的形式。解放之後，變成奇形怪狀，不方不圓，不尖不鈍，七歪八拗，裏勾外聯。舊腦筋的人，極表反對。新思想的人，也不贊成。

口婦女被人強姦了，向人哭叫哀鬧，聽見的人，還有時對她表同情，替她掉眼淚。國土被侵佔了，若只以哭鬧叫罵爲止，不但無人表示同情，反招人大加譏笑。

口我見兩個人力車夫爭吵。甲強乙弱。甲不善言辭，乙口齒伶俐，甲默不出聲，乙誇叫不止。甲忽

然伸出巨蟹之掌，向乙的臉上，連加攻擊。乙連哭帶罵，自指鼻尖說「你……你……你敢打麼」。甲不言不語，又惡狠狠的，重打了乙幾下。打完，拉着車走了。乙還是站在那裏，自指鼻端，大聲喊叫着說「小子啊，你……你敢打太爺麼」。我實在配服甲的「手」。我更配服乙的「嘴」。然而甲的手是爭強的手，乙的嘴是招辱的嘴。

口若將我中國人，近幾年來，對外所說的大話，記錄下來，足可使拿破崙聽了，喪掉真魂，使大彼得癱了，嚇破苦胆。

口「鴻鸞禧」那騎戲裡的金松，本是一個乞丐頭兒。然而嫁他的女兒，竟敢大言不慚的說，要賠蒙牙牀一座，閃緞褥子閃緞被七百二十牀。他的女婿莫稽，本是一個四等乞丐，居然也敢大吹其牛說：備下鳳冠一頂，白璧百雙。觀戲的人，雖然知道是「戲」，但是也不能不加譏笑。可歎我國，近四五年來，對內對外，也居然「鴻鸞禧化」了。戲劇中的鴻鸞禧，還可以解決了一個婚姻問題。我不知政治上的鴻鸞禧，要唱到甚麼結果。

口俗語說「人怕惡人，鬼也怕惡人」。又說「人善被人欺，馬善被人騎」。不但爲人是如此，我看立國也是這樣。亞洲出了兩個惡國，一個是明壞，一個是暗毒。一個無法無天，一個暗槍暗箭。全球各

國，無不受了他們的影響。可是對他們，乾無辦法。

「殺狗勸妻」那齣戲裏焦氏、將她的婆母，打了一個肉綻皮開，她還大喊着說「東隣家，西舍家，你們都來瞧啊，婆婆打兒媳婦呢！」這種大背良心的舉動，本是濶婦的蠻行。想不到，在國際的舞台上，也有仿學的，可謂焦氏精神不死。

窮人以命換錢。潤人用錢換命。命可以換錢；可是錢終不能換命。足証命比錢貴。

近幾年來，不知是誰發明一句「吃人的禮教」，居然就有人，隨聲附和，吠影吠聲。其實，禮教并不能吃人。能吃人的，是那些無「禮」無「教」的人。我們對與人有真害的禮教，理應設法剷除。對與人有益的「禮教」還當用力維護。

服從合法的政府，服從法定的長官，服從家庭的尊親，服從適宜的師長，不是奴性。正如服從真理，不是盲從。

心服口服而後從之，是真正的「服從」。吠影吠聲，不辨邪正，而亦從之，是真正的「盲從」。

人生就是「碰釘」，碰一回釘子，長一分見識，增一分閱歷，作得事愈多，碰得釘子愈多。沒有碰過釘子的人，必是沒有作過事的。不過，聰明人，能因別人碰釘子，而增見識，而長閱歷。糊塗人，雖

碰了釘子，毫不知是釘子，必待左碰右碰，碰得體無完膚，不知釘子的利害。

口老年人，遇事退縮，并不是生來畏縮，是因為被釘子嚇怕了。青年人，遇事猛進，也不是生來勇毅，是因為還未受着釘子的教訓。

口「學者」的話不可靠。政治家的話也不可靠。外交家的話更不可靠。美人的話尤不可靠。

口迷信神佛，是偶像的奴隸。迷信學說，是偉人的奴隸。大丈夫當本着良心爲人，守定正道作事，不拜神佛；不迷信說。

口讀書時，不可有己見。讀書後，不可失己見。

口我讀書向來不存門戶之見，嘗將儒佛老莊回耶，合在一齊研究。朋友對我說「你這樣濫讀，永遠成不了專家」。我回答說「我因怕養成一派的信徒，所以不願學成專家。到了專家的程度，就是一派的奴隸了」。

口飲食是爲養肉體。讀書是爲養心靈。飲食若專牢守一種，必要生病。讀書若牢守一派，必墮偏頭。晉人的滑謬，宋儒的頑梗，全是偏於一派的病症。

口販賣騙人的洋貨，則被人呼爲奸商。販賣騙人的洋主義，則被人尊爲「學者」。奸商僅圖利而得惡。

名。學者名利兼收而獲榮譽。我爲奸商冤。我替學者慶幸。

口人說中國商人。最能投機。其實，中國當今的「學者」更能投機。任甚些主義（或學說）新鮮，他們就能販賣甚麼。

口販賣洋主義（或洋學說）的人，未必全是誠心誠意喜愛那種主義的人。如販賣馬桶或便壺的人，未必是喜愛馬桶便壺，不過是藉以謀利而已。

口有人說「學者研究某種主義（或學說）是爲作學理的研究，并非是爲謀利」。我說「這也不盡然，他們正如小販，研究甚麼樣的馬桶，可受婦女的歡迎，甚麼式的便壺，可供男子的需要。小販是爲求利，學者也是爲求利而且爲求名。」

口世上最無用最可恨的，就是若「學者」。他們是農工商三種人身上的「寄生蟲」。農工商若沒有他們，事業更能發達。他們若沒有農工商，必將餓死。他們若吃飽了，就要講學理，談主義，充聖人，表學識，作文章。他們若吃不飽，就要造謠言，弄是非，挑感情，用計謀，出主意。混蛋們凶受了他們的誘惑，彼此搗亂，互相撕殺。他們藏在一邊，坐收漁人之利。所以我要爲秦政焚書坑儒，劉邦便溺儒巾，是千古第一件大快人心的事。

亡國之後，僅有一黨——亡國奴黨。僅有一系——亡國奴系，僅有一派——亡國奴派。僅有一團——亡國奴團。到那時，外國人，只認定你們統統是亡國奴。統統一律以亡國奴待遇。決沒有閑心，詳分你們的系屬。

■現在救我中國的辦法，只有化除一切「區域」，「黨派」，「系屬」，「宗教」，與「階級」的偏見。無論士農工商兵，各盡本分內的職責，不受人挑撥，不被人利用，不存出位之思，不干分以外之事。

■甚麼是政黨，政黨是合力同謀奪取政權的團體。

■黨派愈多，國家愈亂。黨派既多，必要互相傾軋，彼此攻鬥，是已非人，黨同伐異，只知有黨，不知有國。我國統一於一黨之下，彷彿近於專制。其實，一黨若能精誠團結，實心為國，終比將全國分治於多數黨派之下，使人民還可以減少許多的紛擾。

■現今我國的農村破產，并非起於農民的知諭簡陋，也不是因為未經科學的訓練，更不是因為他們的田地未經科學的改良。全是由於捐稅苛重與兵匪擾亂。只要軍閥，不作內爭，減輕捐稅，少為他們謀改革，少管他們的閑事，不必假裝瘋魔，為他們「謀幸福」，他們自能休養生息，安居樂業。

農工商，全是專門的職業。他們只靠着經驗進行他們的業務。外行的人，不可越俎代謀，更不可妄用高深的學理，以他們作「改良」的試驗品。

現今有許多染了外國貴族化的摩登男女，喊着「到農村去」。在他們未嘗不以為是時髦的平民化，未嘗不以為是謀出路的新方法。其實，他們實在不知農村是甚麼景象。他們不但受不了農民們困苦的生活，農民也容不了他們那班貴族派的聖人。並且應先知道農村中，實在沒有洋衣店，沒有咖啡館，沒有電影院，沒有溜冰場，更沒有飯店，可以「開房間」。

農工商，腦筋多是簡單的，思想多是誠懇的，行為是忠實的，所以容易團結。讀書的人，腦筋多是複雜的，思想多是變幻的，行為多是詭詐的，所以最不容易聯合。

天下惟讀書的人，最奸猾，最可憐，最可恨，最可羨，最可鄙，最明哲，最混蛋。

近幾年來，失勢的要人，屢屢大罵當權的人「如何摧殘民意，如何箝制言論，如何倒行逆施，如何……」其實，在他們當權之日，所行所為，也不好於他們所罵的人。正如娼妓，因生惡病，退捐之後，大罵未退捐的姐妹，不守貞操。一旦病愈上捐，重張艷幟，還是依舊的大作皮肉生涯。所以我常說：「唯人民始有說便宜話的權利。我國到了今日這樣危亡的地步，凡是掌過大權的人，全不能推卸禍

國的罪名。」

□據我的推測，一般「學者」與摩登男女，所說的「改良農民生活」也不過是「洋化農民」多為外國推銷貨物。他們固然是洋商的功臣，可惜農民就要根本破產了。

□窮人說大話，貧說無窮。弱國說大話，貧說無弱。

□迷信神佛，是給木雕泥塑的偶像當奴隸。迷信學說（或主義）是給血肉之軀的偶像（偉人）當奴隸。

□俄國在革命以前，十家有八家信仰上帝，供奉馬利亞耶穌等神的像。革命以後，十家有十家，信仰列寧，供奉列寧的像。列寧就成了俄國人的上帝了。可見無論進化到甚麼地步，拜偶像的心理，是去不掉的。不過在革命前的俄國人拜上帝，是純然出於自動。現今拜列寧，是不是多數俄國人民的真正民意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

□古時的宗教拜「神」。現在的宗教拜「人」。古人拜神求福壽。今人拜人求位置。「神」雖未必能使牠的信徒，得福得壽。可是「人」實在能使他的信徒，升官發財。

□爲孔子的信徒，是迷而不知進。爲馬克斯的信徒，是迷而不知返。

□有人說「他們那班摩登男女喊着到農村去，不過是徒唱高調，大言欺人，他們決沒有那種吃苦的勇

氣」。我說「假若他們真能言出必行，將來農民所受的禍害，要比遭蝗蟲水旱以及一切害蟲的天災，還要重大幾千倍」。

口農工商四民之中，惟讀書的人最陰險最可怕。農工商，若不得志或失了業，尙無大害。讀書的人，若不得志或失了業，貽禍無窮。我以為學校所造人材，若一時無法安插，莫如竭力縮減學校的數目，因為人材如商品，若無銷場，其害較任何「出產過剩」還大。

口學問愈博大，思想愈精密的人，愈不易統一。就以大學教員與報界中的人而論，他們愈開會，意見愈多。人數愈衆，隔膜愈大。議論愈久，嫉妬愈深。簡直，如同一羣美婦人，永遠不能相親相愛。

口我中國現在處於兩個強國之間。「島國」是要以武力滅我。「熊國」是要以主義亡我。滅於島國，是急性的，是一時的。亡於熊國，是慢性的，是永久的。

口聯日是「開門揖盜」。聯俄是「飛蛾投火」。聯美是「問道於盲」。聯英聯法是「引虎自衛」。

口現今，若本着良心說話做事，就有人說你不通人情，不達事理。你若昧起良心說話做事，反有人說你通權達變，習性和平。

口我中國人，并非不知愛國。可歎在專制世代，國被帝王視為私產，人民欲愛而不敢。自共和以後，

國又被強者霸占分割，人民欲愛而不能。

口一國的要人，分立政府，叫「不合作」。一家的老少，各懷異心叫「小合作」。一雙夫妻，同床異夢，叫「不合作」。一商店的東夥，爾詐我虞，叫「不合作」。殖民地對宗主國，生叛離心，叫「不合作」。我國對日本，既沒有以上種種的關係，豈可將這三個字作抗日的口號。

口甚麼是「學者」。學者，是不願務農，不肯做工，不能為商，不敢當兵，肩不能擔，手不能提，筆善說大話欺人，最能謠言惑眾，自命，遠能治天下，其實，近不能治一身的廢物。

口有人問我「現在一些學者，爲甚麼又高喊『到民間去』呢。我說「因爲他們已經用他們販來的外國學說，將城市的統系，破了一個七亂八糟。將城市的人心，毀了一個天翻地覆。他們知道城市中，再無人肯受欺騙，只好改變方針，到民間，去毀農村，去騙農民。」

口前年，我對某學院的學生說「你們若與農，須實入農田，向老農討教。若學工，須實入工廠，向工人學習。若學商，須實入商店，向店夥追求。不可專向書本裏鑽尋，不可專聽教授們的高論。要知紙上談兵既不合於實用，那麼，書本裏種田，書本裏製器，與書本裏開舖子，也不能達到成功。高深的理論，往往不能合於實用，不過是教育學生的工具而已。」

口現在中國的法律，是濶人的護身符，是小民的絆脚石。

口富人與窮人，多不能得天然之死。因為有錢的人，多是被藥毒死的。無錢的人，多是爲錢愁死的。

口律師愈多，訴訟的人愈多。醫生愈多，患病的人愈多。

口俗語說「衙門口向南開，有理無錢莫進來」。在黑暗時代是有錢就有理。在文明時代，是無錢就無理。

口從前有錢的人打官司，可以暗約訟棍。現今有錢的人打官司，可以明聘律師。反正錢愈多，理由愈充足。

口從前的訟棍，據說是「挑詞架訟」。現今的律師，據說是「維護人權」。依我的見解，全然爲己，就是訟棍。十分之一爲人，可稱律師。

口有錢的人犯了罪，大概是「情有可原」。無錢的人犯了罪，多半「罪無可恕」。

口天下有無天理良心的官，決沒有無天理良心的民。善治國者，治官；不善治國者，治民。治官則輕而易舉。治民，則勞而無功。

口生在人倫破產的今日，若因無兒缺女憂愁，未免是自尋煩惱。要知「有錢」，路人也願爲兒女。無錢

，兒女也便是路人」。

口對貧民施捨一枚銅錢，他們就認你是恩出格外。爲子女遺留黃金萬兩，他們也認你分財當然。

口一個父親能養育十個兒子。十個兒子反不能奉養一個父親。

口現在愈是野蠻的父母，愈能生養文明的兒女。父母多是昏憊糊塗，兒女多是先知先覺。

口現今我中國，不必忙於爲青年男女設立學校。最要緊的是，先多多設立「父母傳習所」。由政府通令全師，凡未經「父母傳習所」改造過的舊式夫妻，不准再有生兒養女之權，以免一班優秀的小國民，受家庭專制的壓迫，而終日恨天怨地，減少救國的能力。

口從來娼妓多喜懸拜佛燒香，然而不能根本改變賣淫的念頭，不能減輕敲竹槓的手段。從來娶人，也多喜歡誦經受戒，然而不能消滅作弊的惡習，不能去掉刮地皮的劣性。她們燒香愈多，他們念經愈勤，愈使旁觀者，多生譏笑。

口心即是佛。心即是上帝。若問心無愧，何必念經禮拜，若問心有愧，又何必念經禮拜。果有神佛，神佛決不受騙。果有上帝，上帝更不易欺。

口世上願「給兒孫做馬牛」的人多，所以他們就食得無厭。因食得無厭，所以金錢集中，不能流通，

遂致富的愈富，窮的愈窮。富者幾代揮霍不盡，窮者一命維持不了。物不平則鳴，水不平則流，人不公平則亂。遠觀以前的歷史，近察眼前的現狀，一切匪盜以及共黨，全是因不平而起的。我以為「人人若不肯為兄姊做馬牛，是剿匪清共的根本之策。」

■「打破遺產制或重徵遺產稅，或准父母任意處分家產，絕對不容子女干涉」，不但可以減少社會中的害物（濶公子，濶小姐）也可以保持社會間勤勉儉讓的美德。

■我的先父，窮困半生。臨終，雖未給我遺下分文，可是留下破屋六間半，舊書數百部。我因是不孝之子，與書，全經我賣了花了。現在我已悔悟，我若幸而有子，他也必遺傳我的劣性。所以我發誓，我若有錢財有東西，決不給他留下分文，拋下一件，以免他替我賣了花了。我既會賣能花，何必勞我兒子的大駕。錢物經我而聚，自我而散。取之社會，還諸社會，正是名正言順。又何必另經一個姓官者之手。

■滿口談「愛國」的人，未必是國的志士。滿口談「愛民」的人，未必是民衆的救星。滿口談「貞操」的女子，未必是節烈的婦人。

■我中國之所以日漸亂亡，并非起於人民不知要強，不守正軌。實在是起於多數掌權者，口甜心苦，

缺少正大光明的目標，不能為民衆的表率。

口現在，不必怨學生，不肯安心讀書，不守學生的軌道。應該罵一班瘋狂的學者，竭力要騙誘學生走入歧途，造成個人的勢力。更要罵一些辦教育的「學匪」，要利用學生，作他們維持飯碗與奪取政權的盾牌。

口「青年」是最危險的時期，是將預備加入社會活動的初步。必須要在這血氣未定的日子，立下堅強的志向，埋頭預備他日謀生的知識。更須刻苦自修，不受外務的利誘。否則就要誤入奸人的圈套，而因小失大，作了他們的犧牲。

口青年人，多是心高志大，只重虛譽而不重事實，只重未來而忽視現在。要知心高，是應追求高尚的知識。志大，是要培養偉大的人格。有高尚的知識，再有偉大的人格，纔能做一番光明正大，轟轟烈烈的事業。

口人生，如種樹，如建樓。青年正是培根築基的時候。根深樹必茂，基固樓自堅。我在青年時期，雖有遠大的心志，然而因為忽視應預備的知識，忘了培養正大的人格，以致學問淺薄，品行卑污。所以蹉跎至今，一事無成，寸名未立，小不能維持一家的生活，大不能造福於社會。這不是環境的不良，

確是因為當初我未曾在培根與築基上做功夫。

口娼妓為謀生而賣淫，並不可恨。假若她們說「賣淫是為調劑性慾，普渡衆生，繁榮市面」那就可恨極了。

口有人問我，信仰甚麼主義。我回答說「我只信仰『吃飯主義』，因為肚子若不飽，任甚麼好主義也聽不入耳。又問，佩服甚麼學說，我說『我只佩服『吃饱了不餓』的學說』，因為任甚麼學說，也不能治餓」，又問，信奉甚麼宗教。我說『我只信奉『盡人事，聽天命』的宗教，因為任甚麼宗教，若不盡人事，也是瞎搗亂』。又問贊成甚麼政體，我說『不論民主君主，我只贊成『能使人民安居樂業』的體，反正是『有治人無治法』，任甚麼好政體，若無好人主持，也必禍國殃民』。

口能責己的人，必成功。怨環境的人，必失敗。責己則能振起精神，力求上進。怨環境，則失望憂煩，易趨下流。

口我對某大學的學生說「凡事以個人為主體，環境不過是四周的情形。主體不可為四周的情形所影響了。譬如說：一盆桂花放在糞廐裏，環境是臭的，而桂花仍不失其香。一塊狗臭放在桂花林裏，四周空氣是香的，而狗臭仍不失其臭。我們當為臭環境裏的桂花，不可為香環境中的狗臭。

口「不合時宜」的人，多是最好的人。善於趨時的人，決不是好東西。

口救國，當救眼前這似亡似存的國。救民，應救目下這不死不活的民。不必大言不慚的高談濶論，將來要如何建設甚麼樣的「理想國」，如何訓練甚麼樣的「理想民」。要知眼前的小問題，若還無法解決，何必對未來的大方針，空唱高調。更要知，國亡之後再無國。民死之後再無民。縱有許多高明方法與遠大政策，到國亡民死之後，再也無法實展了。一時的人言，固可防止。千秋的史評，實在可怕。

口目下欲救中國，只在，少有私見，少作內爭，少設機關，少用私人，少添冗員，少增捐稅，少養無用的軍隊，少為偉人舉行國葬，少為偉人修飾墳墓，少干涉人民不關國政的習俗，少為外國推銷文明的洋貨，少破壞中國固有的美德，少談不合中國人情的外國主義，少設專講高深學理的學校，多立合於實用的工廠。少為死偉人開會，多替活小民設想。少談改造農村的生活與經費，少干預人民的信仰與宗教。少唱「諸清兵」，多唱「大保國」。少演「鴻臚禧」，多演「南北合」。如此，則少為強隣製造瓜分或共管中國的機會。

口人無私心，世界無進步。人多私心，世界無平安。
口我對朋友談話，向來不談「天氣」，不談「國事」。因為天氣是變換無定，人力不能更改的。國事

中間是一個「或」字，或此或彼，還不定是誰的，小民無法預斷。

口人生就是苦惱。所以人一出娘胎，開口第一聲就是哭。決沒有一見天日，就大笑的。「哭」先於「笑」，是人生的途徑。笑不過是偶爾的表示而已。假若一落生，就笑，反要招起人懷疑，說他非妖則怪，或要將他置之死地。因為是違反了「人生觀」了。

口愈有不良的環境，愈能造成非凡的人物。中外歷史裏，這種實例，說不盡，寫不完。僅以舜這個人而言，若非遇着不良的家庭，決不能使他成為我國自古以來的聖賢。他因不被環境所限，刻苦自修，不但使百姓受他的恩澤，他更能將他的萬惡家庭感化好了。現今的多數青年，只知怨恨家庭，不知用正心修身的方法，去改善環境，所以日與惡環境同化，墮入不可救藥的地步，而變成環境的犧牲。

口人生就是吃飯問題。所以不論男女，賢愚，英雄，豪傑，帝王，將相，販夫，走卒，一花生全感覺飢餓的痛苦，大哭特哭。乳一到口，啼聲立止，因為是吃飯的問題解決了。

口人民無食則為亂，小兒無食則哭啼。「亂」與「哭」各是求食的表示。人民所以以亂代哭，因為他們哭死，也無濟於事。小兒所以以哭代亂，因為他們還沒有為亂的能力。焉知小兒的哭，不是代替吵鬧叫罵的暴動呢。

口飢兒不通情理，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容忍的知識。飢民不通情理，是因為已過了他們所能容忍的限度。所以防民亂，須不奪民食。怕兒啼，須防其飢。

口人說小兒愛母是出於天性。其實母親若不能替他解決飲食問題，他也不愛。母子尙且如此，何況當權的人與小民呢。

口當初，孟子在小的時候，問他母親，隣居爲甚麼殺豬。他的母親因他問得心煩，對他說「殺豬給你吃」。後來，她恐怕是對兒子說了謊話，於是特買些猪肉，給孟子吃，以免對兒子失了信用。母子之間，尙須如此，假若多數的要人，對於民生，日日大唱高調，幾乎沒有一點實惠，臨到人民身上，何怪人民對他們，失了信仰的心而大加咒罵呢。

口某年，我的家鄉（灤縣）某處，屯駐了某省的軍隊。該省軍隊紀律之壞，爲全球第一，亘古無二。駐了幾個月，幾乎路斷行人，野無青草。開拔之日，還勒令鄉民，出錢登報，對某旅長，頌揚德政。我聽了之後，說：這就是應了俗語「殺了人還要手工錢」。

口我不怕鬼，我只怕人。我只見人害人，我未見鬼害人。我聽說鬼害人的事，實在不如我親見人害人的事多。

□ 菁當面得罪人的人，無論如何，全是好人。

□ 四川的軍閥，將全省分割，作為防區。彼此重徵田賦，有幾區已徵到民國六十八年了。民國自成立以來，有名無實，似亡未亡。到了現在，僅僅二十三年。至於民國能否苟延到六十八年，還是一個問題。我不知該省的百姓，到那時，還有子遺沒有。假若中國不到六十八年就亡了，四川百姓，當向誰去算這筆冤枉賬。就令中國能延長到六十八年，我不知到那時，軍閥們又預徵田賦到民國若干年了。唉，生而不幸為中華民國的民，更不幸生而為四川的民。

□ 世界上，只要一天有「愛國」這個名詞，世界就一日不得安寧。一國中，只要一天有「愛民」這個名詞，小民就一日休想太平。欲求世界的真正和平與小民的真正幸福，非打倒這兩個陰毒損壞害人不利己的名詞不可。

□ 個人謀陞官發財，利用「愛國愛民」。團體欲謀奪政權，利用「愛國愛民」。軍閥紛爭割據，利用「愛國愛民」。強盜打家劫舍，利用「愛國愛民」。學匪辦學謀財，利用「愛國愛民」。商店集資營業，利用「愛國愛民」。四川軍閥，預徵田賦至四十四年以後，也利用「愛國愛民」。有些青年男女，不勤學業，專事遊蕩，也利用「愛國愛民」。我以為將來亡國滅種，也必亡於滅於「愛國愛民」。

以我的一偏之見，欲求中國不亡，欲求國民不滅，須糾合一班同志，若遇人談「愛國愛民」，就對他痛加打擊。這並非「因噎廢食」，實在是「拒惡於始」。

■現在，多數的志士，愛國，是愛國中所有之物。愛民，是愛國民所有之錢。

■天下凡速成的東西，必不能耐久。芭蕉一年生長八九尺，松柏一年生長一二寸。所以芭蕉不能經風霜，松柏則可以抗冰雪。一則一年一枯，一則千年不死。竹雖體質堅硬且生長得速快，然而內部全是一空虛的，不能抵當堅物之一擊。速成之名與速成之學，也是如此。

■沒有多時的預備，決不能得「一鳴驚人」的成績。爆竹雖小而能震人的耳鼓，雷聲雖虛而能撼人的魂魄。一則因經多時的製造，一則生於多時的蘊蓄。陳涉本是一個小卒，竟能一舉留名，成爲自古以來，以平民向專制帝王革命的第一個人。人多說他是時勢所造的英雄，成名太速。然而若細查他在貧賤的日子，所發的言語，也可以明斷他實在是用心深遠且有多年的預備。

■有堅強的政府，纔有堅固的國防。政府搖搖不定，爲政者爾詐我處，若高談國防，正如病夫，妄談決鬥。

■中國多數的學者，對「春秋戰國」的情形，明明白白，對民國以來的經過，反覆推測。外國多數

的數學者，對「希臘羅馬」的往事，清清楚楚，對歐美現今的實在情形，反隔隔膜膜。這種知古不知今，知遠不知近的現象，實令莫名其妙。

以前中國之所以衰弱，多是因為中國的要人，知內而不知外，知古而不知今。現今中國之所以擾亂，多是因為中國的要人，知外而不知內，知今而不知古。

現今，在中國為父母真難。對子女取放任的主義，則怕他們誤入歧途。取管教的辦法，又怕担家庭專制的惡名。不管，則將來對不住兒女。管，則現在得罪了兒女，不管，則於心不忍。管，則忤逆可怕。

各機關的「參議」，多是不參不議。「顧問」多是不顧不問。「參事」多是不參贊不辦事。他們多是虛耗政費的蠹蟲，是對付要人的「陳說」，是真正的元貞。我以為，為減政起見，裁去五十名書記，不如裁去他們一人。養他們是錦上添花，裁書記是雪上加霜。

甚麼叫衛生。衛生是專為有錢階級或有閑階級講究的一種理論。腹內無食，身上無衣的人，講究不起。甚麼叫氣節。氣節是專為有錢或有勢的人，應守的一種處世態度。腹內無食，身上無衣的人，欲守不能。

口以前的教育，多是將人練成「唾面自乾」的順民。現今的教育，多是將人練成「大言不慚」的土匪。口不遇國難，人人全是志士。不逢強敵，人人全是勇士。不見金銀，人人全是廉士。不遇美婦，人人全是正士。不經試驗，人人全是名士。正如，不見骨頭，狗全是好狗。、

口自從北伐成功以後，三歲的孩子，也成了愛國英雄，也能高喊「打倒帝國主義」。可歎，喊得愈歡，帝國主義，來得愈猛。我纔明白，他們是與「喊」打倒帝國主義，並沒有「打」的勇氣。否則，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，若實行「打」的舉動，帝國主義決不能在我國，根深蒂固。

口對外戰爭，則兵單餉絀，噤若寒蟬。雖有中央的命令督催，也推諉不前，遲遲不進。對內混戰，則士飽馬騰，摩拳擦掌。雖經中央的命令阻止，也充耳不聞，競進不已。這就是我們中國軍閥，只知作內爭，不知禦外侮的特色。

口因為沒有權位，埋沒了好多人材。因為沒有錢財，低減了好多人格。

口某學生對我說：「我以為現在中國圖強的希望，只在一班青年的身上。因為據我觀察，現在只是青年，富有愛國勇氣」。我回答說：「不錯，不過我看多數的青年，是富於『愛外國』的勇氣，因為他們混身上下，言語舉動，全『外國化』了。」

■女子要竭力的「男」化，女子要竭力的「女」化，纔是真正「文化」。男子日趨於文化，女子日趨於男化，纔是真正的「野化」。

■在官署與工廠裏，真正賣力氣的；全是一些下級人員。上中兩級，多是坐享其成。他們雖有指揮的職務，然而使他們的微勞變成功勞的，仍是下級人員的血汗的成績。

■壞用人之權的人，多不將下級人員，看在眼裏。豈知成事與敗事，全靠這班人。譬如被大風吹倒了的樹少，被微蟲毀壞的樹多。

■「做官」是志士得時行道的機會。「入黨」是志士預備得時行道的企圖。「信教」是志士超凡出塵的理想。「愛國」是志士遭遇國難而生起的一種追源報本的衝動。這四樣，除宗教外，全有時間性，全不可視為職業。若按職業做去，就失了原義了。

■肅清末年的親貴與紅賊補遺，是無所不能。早國以來的要人與他們的親屬，也是無所不能。他們可文可武，可農可商，可郵可電，可海可陸，可學可工。幾乎，除生兒養女之外，門門全會，樣樣皆通。可歎，無出息的平民，只能吃飯，只能造糞。

■能開口大罵古人（中國的），就有人說你是文明君子，文化牛鋒。能作文標榜幾個今人（外國人）

，故有人說你是學貫中西，文壇健將。

口現今我所最憂慮的，是多數的青年，在未養成高尚的謀生本領之前，已染成高等享樂的能力。
口治國并沒有甚麼神秘的妙法，只在掌大權的人，守定「中」，「正」二字做去而已。「中」則不偏，不偏則人心服。「正」則遠邪，遠邪則君子親。人心服，則國靜。君子親，則小人退。不為人心所怨憎，不被小人所包圍，則威令可以施行，國事可以入了軌道。

口能用新奇的邪說蠱惑人心，使人走入歧途的人，是現在許多盲昧之輩，所崇拜的「聖人」。肯用尋常的正言，勸化人心，使人返回正軌的人，是在一班盲昧之輩，所譏罵的「混蛋」。

口治民，如同養魚，必須聽其自然，不可頻加煩擾。只要除滅其中與魚有害的東西，不「竭澤而漁」，魚類自能繁殖滋長。教子，如同種樹，不可聽其自然，必須隨時注意。只要斬斷旁枝枯節，除淨種種害蟲，自能長成良材。

口「少說大話，多辦小事。少說空話，多辦實事。少說廢話，多辦要事。少說遠話，多辦近事。少說死人的鬼話，多辦活人的人事。」是中國目下的救亡之術。

口不要恨怨政府。有政府終勝於無政府。不要恨怨一人專政，寡頭政治終勝於多頭政治。不要恨怨官

僚專制，官僚專制終勝於暴民專制。這並非苟且求安，生成奴性。這正是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。

口不要輕信「人民東政」的誘惑。要知人民專政不過是「暴民專制」的假面具。暴民專制，是一些不學無術的流氓，假借民意，推翻政府，攫取政權，瘋狂躁妄，顛七倒八，只知有感情，不知有理性。美其名曰設立人民政府，組織民衆法廳，其實是他們少數人，任意生殺予奪，隨便報復私仇。到那時既無法律，更無道德，愁雲慘霧，暗無天日。老實的人民，更無一線生路。他們也必互相仇殺，大家同歸死滅。

口世界如同一棵玫瑰花。悲觀的人，只想牠的刺可怕。樂觀的人，只想牠的香可愛。

口不能治國，而曰受帝國主義的阻擾。不會爲人，而曰環境不良。這種人纔是自暴自棄的人。

口此時責己，不期然而然的，就化爲君子。時時責人，不期然而然的，就變成小人。或爲君子或爲小人，只看你能不能反身自省不。

口中國文字，具有世界各種文字的特長。無論平行直行，左行右行，均無不可。中國字，一字一音，所以組成文章，不但句段整齊，并且和聲叶韻。看幾行名家的字，讀一篇名家的文章，真能增人美感，提人精神。無論甚麼國的文字，也沒有這種特色。英國麥克乃路 Macmillan 先生，說「中國文章爲世界

最精美的」實在是一句公平話。

■據我的一偏之見，我國現在的國文教科書，算糟到極點了。他們若不想打倒古人的文章，不將古文看為狗屁，就當專選古人的文章。他們若想提高現代的文章，將現代的幾個作家，當作聖人，就單選現代人的作品。可恨他們偏要兼收并蓄，今古混雜。我對某校的學生說「這就好比嚼一口丁香，又咬一口大蒜。吞一塊荳蔻，又嚼一截狗屎」。

■有人說「古人作品，多帶封建的彩色，多含腐化的思想，不合乎現代的潮流，不切於人生問題」。

我說：那麼，讀幾車「壓迫呀」，「月姊呀」，「我的心絃顫動了」，「伊的母親向我罵着」，「南方去的冷寂地響的中國底火車」，「黃昏呵……你剛才搶得白天的位置，又要被深夜奪去呀」，以及一些「她在哭」，「我在笑」等等的大文，固然合乎現代潮流，然而又何嘗切於人生問題。充其量，也不過是將一些讀者，讀成瘋子，變成色魔，化成不安本分的土匪。

■我以為文章不論古今。讀完了，使人或長精神，或增毅力，或奮志氣，或去貪鄙，或減邪心，或發悲憫，或生羞愧，或動哀矜，或起美感，全是好的。讀完了，或生憤怨，或起殺機，或生懈怠，或動淫心，全是壞的。

■我所見的英文原本文選或讀本中，必有現代人的作品。縱或有一兩篇，也是因為那些著作家，是世界所公認的。編選的時候，若稍不謹慎，輕則虛耗人的光陰，重則敗壞人的心術。決沒有像我國現今的國文教科書，竟將一些狗屁不通的今人作品，也濫選在裏邊的。

□你的文章不論如何不通，不論如何下流，只要入了文選或讀本裏，就有人對你另眼看待。譬如一個破「便壟」或一個破「馬桶」，若擺在供棹上，或陳列所裏，參觀的人，雖知道是盛尿裝糞的東西，也必以為是大有來歷的非凡出衆之品。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現代的「作家」們，對有關係書局與無聊的編輯，拼命的運動，將他們的大作，胡亂編人文選或學校課本。讀者閱後，雖覺臊臭刺鼻，然而還是莫名其妙，不敢下肯定的批評。因此，所謂現代的作家們，一登龍門，聲價十倍，飯碗問題，就容易解決了。

□報紙是民衆的喉舌，是政府的良友。當為民衆宣紓抑鬱，指導明路，對政府要竭盡忠言，規正過失。不可為少數人宣傳，不可替少數人洩憤。不可為吸引閱者而登肉感小說或新聞。不可貪圖津貼而變作留聲機，或應聲虫。不可被威勢所嚇而顛倒黑白。不可為求新奇而大造謠言。永遠要超然特立，使之成為完全的「營業化」。

口論官吏的好壞，只看他貪與不貪。他若因做官，發了大財，他一定不是好官吏。論婦女的好壞，只看她淫亂不淫，她若有許多男友，她一定不是好婦女。

口現在某某要人，因見中國日趨危亂，又提倡恢復中國固有的道德。這真是抓着病源，對症下藥的方法。不過，欲恢復固有的道德，必須嚴禁誘人爲黨的外國邪說，除滅那些販賣邪說的「學者」。更要堅的是趕快打倒「非孝主義」。因爲「孝」是百行之先，是種種道德的根源。不孝之子，決不能爲良好的公民，無良好的公民，國決不能存立。以我個人而論，我現在縱然願爲中國的良善的好人，總不能堅定不移，就是因爲我當初未在「孝」字上，立下根基。

口孟國格言說「父母之心，永與兒女同在」意思就是，父母的心，時時刻刻忘不下兒女。我們觀察貓狗以及一切禽獸，對兒女親愛的情形，也當想起父母的辛苦，答報父母的恩惠。對父母不忘恩負義，就是孝。

口「精神文明」是根本的，是樞帶的。「物質文明」是皮毛的，是爭較的。精神文明發達，可以減少世界的亂源。物質文明發達，只要能增加世界的紛擾，求精神文明，既安且逸。追物質文明，勞而不

立志要如山，行道要如水。不如山，不能堅定，不如水，不能曲達。

輕視本國固有的文化的國必亡。吸收別國的文化，填補本國的文化的國必強。東隣島國，能吸收中國與歐洲各國的文化，補益本國文化的不足，所以能成為亞洲最强的國。非洲與亞洲的小國，只知吸收別國的文化，所以不能振興。

「教育救國」四個字，我極贊成。然而要知道，中國的教育是要造就合於中國目下需要的人材，不是造就一些合於外國的人材。是要造就一些能為中國謀利的人材，不是造就一些善為外國推銷洋貨的先鋒。現在中國學生，入了學校，學級高一層，為外國人銷貨的能力增一倍。全國若全受了教育，中國貨就無人肯用了。

按公平的辦法，對讐敵必須報復。然而讐敵若有好處，也應當效法。英國格言說「聰明人能由雙人身上得益，糊塗人能由朋友身上受害。」日本人對中國，不念同文同種，唇亡齒寒的關係，利用中國混蛋們閩內亂的時機，佔我四省的讐恨，是不可忘的。可是日本人長處，是應當學的。第一，日本人壞，是對外而施。甚至軍人，也不肯向本國人發橫。第二，日本人非本國貨不用，甚至留學生，也不以用外國貨為榮。他雖多穿西服不穿和服（日本服）然而也非本國貨不穿，一根紙烟，也非本國貨

不吸。僅以「有威不向本國旋展，用物不向外國購求」，就是我中國人所應取為模範的。

自「九一八」的賣國賊出現之後，第一應當悔悟的是一些要人，尤其是軍界的要人，應當捫心自問：你們救國救民，鬧了二十多年，究竟是否爭得外國一寸之地。是否為人民，謀得一線之福。國土既逐年喪失，民數既逐日縮減，還有甚麼臉皮，彼此攻奸。國土未復，國難日增，尚有甚麼心肝，陰謀搗亂，若說別人禍國殃民，試問你們當權之日，是否有較好的成績。你們雖不自知，可是你們的骨髓，早被百姓們看透了。你們最好是設法，「合班」多唱好戲。切不可固意「分包」大演鬧台。中華這座舞台，挺不住了。看戲的小民，也受不了啦。

掌權的人，招讐敵的罵，是不可免的。權威愈大，招罵愈多。最怕是與你不讐不敵的人民，也要罵你。讐敵的罵，是起於姦嫉。人民的罵，是生於憎恨。讐敵的罵，是一時的。人民的罵，是永久的。招讐敵的罵，可喜。招人民的罵，可怕。歷史裏所存的好人，全是當時曾招讐敵罵的。所存的壞人，全是當日會招人民罵的。

同時的人，不認你為同鄉，為國人，還是小事。就怕你將來的子孫，不敢認你為「祖先」。據我推斷，在民國以來的要人中，將來有「祖先」資格的人，實在太少。

古時的好人，類如岳飛楊繼盛，未必有後，可是現在仍有人認他們爲祖先。古時的壞人，類如秦檜吳三桂，未必絕種，可是現在就沒有人敢認是他們的子孫。可見人生幾十年，富貴權勢，不過是一時的榮華。若把將來爲「祖先」的資格混丟了，實在是一件可惜可哭的事。

無論多麼混蛋的人，也能遇見比他更混蛋的人捧他。混蛋再遇着混蛋來捧，他那混蛋的程度，就無可憐了。

以前中國是排外。現在中國是媚外。排外是有血性。媚外是無廉恥。以排外而亡國，亡了也光榮。因媚外而不亡，不亡也羞恥。以中國現在的國力而言，排外，還辦不到。以現在的民氣而論，媚外，尚可不必。

大家和和平平，彼此全有飯吃。倘若你爭我奪，終至同歸於盡。

包辦政治，本不合理。包辦教育，更不合理。最不合理的是包辦愛國。由「包辦的工程不堅實」一句話推斷，牠們的成績，就可想而知了。

你若想試驗人的智慧深淺，最好是，當面先頌揚他幾句。他若不露喜色，不失常態，必是一個非常人。他若眉開眼笑，忘其所以，必是一個大混蛋。

口吹牛的人，只能禍己。拍馬的人，必能禍人。對於吹牛者，當置之不理。對於拍馬，須嚴加預防。否則，在不知不覺之間，他將你拍舒服了，就能騎上你。

口顯得人的歡迎——獻謨。欲受人的恨惡——進忠告。

口你用金錢，有時買不動人心。用謠言，則人多能被你收買。千古的偉人與美人，多因謠言而敗名失節。

口令妖魔現原形，用符咒。使官僚現原形，用頌詞。

口你若仰臘仰「混蛋」是甚麼形態？對人頌讚幾聲，立時就有一個「混蛋」，擺在你的眼前。

口一國的語言文字與國民性若不亡，不算真亡。印度亡了將近八十年，然而她的語言文字仍然存在，將來印度必有復國的希望。猶太亡了二千五百餘年，然而猶太人，雖散居各國，至今還能不失國民性，所以猶太將來也有復國的機會。現在，猶太人在各國中的潛勢力極大，隱然操持全球的經濟，有統一世界的企圖。這就是因為「國民性」未失，遂露出復興的兆頭。

口蒙古與滿清在當初，全是大有勢力的民族。滿洲人，因入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，期限太久，飽吸中國的文化，先失了「民族性」後亡了語言文字，所以大清國亡了，滿洲民族也差不多亡了。蒙古操持

中國政權八十九年，時期短促，未得多吸收中國文化，就跑出長城。所以民族性未失，語言文字，仍然存在。大元國亡了，蒙古人還能繁榮滋長。

■我國的苗蠻族，由四千年前，就屢受漢族的壓迫，退居於西南幾省的山林之中，到今日還能保持苗族苗語苗文，就是因為不肯吸收中國的文化，所以民族性未失。否則，苗蠻族的名稱，早就成了歷史中的陳迹了。

■我中國現在國際間，雖是屬於極危險的地步，然而若能保存「國民性」與語言文字，決不能亡。中國雖然亡了，中國的民族，也亡不了。可恨竟有一班自命為領導民眾的「聖人」與「學者」，硬說「中國國民性」不能應合現代的潮流，中國的語言文字，不易吸收西國的文化」。甚至要用外國語法，改革中國語，用「羅馬音」，改革中國字。這樣胡改亂革，我中國可真要從根本上滅亡了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罵「帝國主義」，更何必喊「民族自決」。

■不必大罵古人，古人雖不好，他們全死去了，再沒有爲惡的機會。不必大捧今人，今人雖好，他們還活着呢，尚有爲惡的可能。要知一百個死「秦檜」，實不如一個活「蔣人」可怕。

■斷定一家的盛衰，要看那家的子弟。評論一國的興亡，要看那國的青年。看一看我中國現在多數的

青年，中國前途的命運，就可以預斷一個大概。

■中國現在有兩樣人最可恨。一是老頑固，一是新頑固。老頑固是習非成是，妄自尊大。新頑固是餉足適履，妄自菲薄。正如，老八股是束縛人的性靈，新八股是禍害人的天良。

■守舊與維新，全不可趨於極端。守舊趨於極端，就入於頑固。維新趨於極端，就入於盲從。並且無論守舊或維新，均須有鑒別的能力與選擇的本領。只要見得正當，雖千萬人向前，吾偏要退後。雖千萬人退後，我偏要向前。這樣，纔配談「守舊」與「維新」。

■欲求國家長治久安，須要，士不邪，農不惰，工不猜，商不奸，官不貪。其中尤以官不貪爲第一要務。

■「愚民政策」，實優於「擾民政策」。愚民政策之下的百姓，還可以苟且安生，擾民政策之下的人民，決難有安生的日子。

■法律如同蛛網，牠的能力，只能捕住弱小的蒼蠅與微細的蚊蝶，強大的黃蜂與兇橫的木蜂，雖有時網到網上，網不但捕不住他們，反倒被他們撞幾個窟窿。從來一國的法律之破壞，不怨小民，而怨一些有大勢力的人。

■社會是一團散沙。「道德」如同黏膠。社會間，無道德決必不能團結牢固。今人日日研究改良社會問題而竟蔑棄道德，甚至欲推翻道德。他們將來所造成的新社會，焉能有好的希望。

■欲造成良好的社會而用挑撥的方法，正如用滾水沖激散沙。不要看頃刻之間，就冲到一齊。要知水乾之後，散沙更不能合攏。國結了。目下的某國所造成的新社會，也不過是等於被沖激的散沙。由外面看，彷彿是成了一團，要知將來還有一個「大解體」在後邊呢。

■世界上只要一天有人類，就不能無私心。有私心，決沒有真「大同」。某國的大志願，是要用甜言蜜語，引誘世上的人，化除國界，歸入她現今實行的一個主義之下。這彷彿是要合為「大同」了。其實，她不過是要將各國，收入她的版圖，受她的支配。名之曰「大同」其實，還是「大不同」，她高喊打倒一切帝國主義，其實，她是要實行「最大的帝國主義」。

■人人想治己，國雖亂而必治。人人想治人，國雖治而必亂。

■革命出於爲「公」，就是「弔民伐罪」。所以孫中山先生，首先由「禮記」禮運篇裏，取了一句「天下爲公」，使人人在心中，以免入於「私」之一途。因爲革命若出於爲「私」就是「奪取政權」。」「弔民伐罪」，是因一部分人，不忍見人民所受的痛苦，對人民有弔慰的心，因而集和一團勢力，

打倒壓迫人民的惡魔。「奪取政權」，是因一部分人，羨慕權者的富貴，對當權者，欲取而代之，因而糾合一團勢力，打倒當權的人，以便爲所欲爲。

■眞革命（或爲公的革命）之後，人民必有「重觀天日」的欣慰。假革命（或爲私的革命）之後，人民必有「以暴易夏」的痛苦。

■革命，須以本國人，施之於本國人。不當有外國人的背景，不可受外國人的蠱惑與利誘，不應受外國政府的指導與驅使，更不可被外國政府爲政府。否則縱能僥倖成功，也不過是將本國的政府，變成爲外國的「分政府」。將本國的土地，變成外國的「附屬地」。這種行爲，正與賣國奴的行爲相等。

■自民國十七年以後：「立場」二字，成了我國最時興的新名詞。人不論說不作文章則已。只要論說一次或作文一篇，幾乎沒有不用「站在某某的立場上」的。依我看，莫如痛痛快快說，是「站在飯碗的立場上」或「站在洋錢的立場上」倒是「言無二價，童叟無欺」的良心話。

■減少「人欲」或束縛「人欲」是眞正的「進化」。提倡「人欲」，或挑撥「人欲」，是眞正的「退化」。人類的文明野蠻，只可由所存的「人欲」多寡上分別。

■現在最可嘆的是：一些青年，不務正業，一面任意享樂，一面恨天怨地。他們的錢財不足浪費，就

罵「經濟制度不良」。對婦女不能隨意交往。就罵「赴會組織不良」。終日對「資本主義」，「封建制度」以及「吃人禮教」等等，罵個不休。自以爲蘇俄是青年人的樂土，中國若變成蘇俄，就可以暢其所欲，用錢而錢到，想密斯而密斯來。豈知在蘇俄，更有種種限制。在蘇俄全國裏，決找不出一個終日油頭粉面，身穿着「電影明星化」的洋服，手挽着愛人任性遊蕩的青年。在蘇俄，有學識有技能或有權勢的人，還須努力工作，不能任意享樂，更不用提「滿肚草包」的人了。

口不要罵「環境不良」。先要問問你本人的天良，你是不是「不良的環境中的優良份子」。不要罵別人不愛你。先要捫心自問，你是不是一個可愛的人。不要罵別人不肯用你，先要自問，你是不是有過人之才。

口有好貨物，不怕沒有買主。有好學識，不愁沒有用處。貨物若不精美，還少有人肯照顧，何況沒有貨物。學識不優良，還少有人肯聘用，何況沒有學識。在這政治未上軌道的時候，固然有些酒囊飯袋，得到高官厚祿。然而他們若沒有吹牛拍馬的特長，或沒有能生養美人的父母，也決不能走那樣的好運。要知政治入了正軌之後，還是唯有學識或有技能的人，纔能有飯吃。所以最要緊的是，趕快努力蓄養充足的學識或有用的技能，將來不然沒有你的用武之地。譬如你是美玉，終能遇着下和。

「法律」是平等的，是普遍的，不能因人而施，亦不可因人而免。若只能施之於貧賤的人，那就不能稱爲法律，只可呼之爲「命令」。

外國的要人，以守法爲榮。中國的要人，多以守法爲辱。中國的要人，若不痛改這種劣根性，中國的政治，永遠不能上軌道。

某年某要人，在北平大運烟土，大販白面，大開賭局。終日門庭如市，顧客往來不絕。某要人竟敢在大庭廣衆之間，大言不慚的說「我就這麼辦，看誰敢出一口大氣」。說完洋洋得意真比征服外國，凱旋還朝，還覺得光宗耀祖。這種製法亂紀的人，竟能覲居民上，中國焉得不亂。

現今的社會，真令人莫名其妙。凡事只要加上一個好聽的名目，人就立刻視爲高超，並不在實質上追求。殊不知將「娘子」改稱菩薩，她們實質，仍是娘子。將「相姑」改稱聖人，他們的實質，還是相姑。聰明人，因名而求其實。糊塗人，只重名而忘其實。

某有名的教育家，對我說：「咱們中國的農民太苦了。他們終年勞苦，對於物質文明，一點也享受不到。我現在正要設法改良農村的生活，至少也使鄉間的男女，能聽一聽戲，看一看電影，坐一坐汽車，洗一洗澡，逛一逛公園」。我說「你的善心，真可敬佩。不過，我要問你，若將一條船，從泥

裏取出來，用清水養十天，然後再將牠放到泥裏去，牠是否再能生活。鄉農安於固陋的生活，與鄉間安於泥塘，是一樣的，他們並不覺得苦惱。假若經你一改良，他們反倒覺得苦惱了。鄉間的婦女，在城市中當三年女僕，回到鄉間，還不能過鄉間的日子呢，你知道麼？」

□有人問我「北平的各種民衆團體全在那裏。」我回答說「前幾年，在天橋與「積房」裏。你若有甚麼愛國愛民的表示，或有示威的運動，或用團體名義，歡迎某偉人或有何請願的舉動，用二毛錢，就可僱一個，至於現在他們在那裏，我就知道了」。

□君子得勢以行其道，小人得勢以楊其慾。道行則國治，慾行則國亂。

□我最怕聽人說「我若想發財，早發了。」或「我若想做官，早做了。」我一聽着這種自向臉上貼金假充神聖的話，就如遇見婊子對我談貞節，我總是回答說「我爲我自己奮鬥二十餘年，總想辦財，總發不了。總想做官，總做不成。」

□甚麼叫清高。有錢，誰也容易清高。甚麼叫卑鄙，無錢，誰也容易卑鄙，我以爲，有錢足夠生活而能不再貪得無厭，就是清高。既有錢足敷一生之用，而仍貪求不已，就是卑鄙。

□中國各省，我差不多走過多一半。以我所見的商人而論，要以北方的商人——尤其是北平的商人——

——最會做生意。他們那種謙恭和藹的言語態度，能使你不忍不照顧他們。最不會做生意的，要屬武漢的商人，其次就是上海的商人。武漢的商人，因為受了湖北俗語「一品商，二品客」的毒，對顧客，態度傲慢，言語刻薄，使你買完一件物品，心裏生起許多憤怒。近二三年來，武漢的商人，不知是受了甚麼影響，漸漸的「和氣化」了。可惜北平有些大商店的店員，不知是受了甚麼傳習，反又端起架子來了。在這市面蕭條的日子，還要學染惡習，實在不是好現象。

口責己的人多，國必興。責人的人多，國必亡。欲斷一國的興亡，當注意國人的言論。

口我在某學校教書時，我的學生們，要出去檢查日貨，問我有甚麼意見。我說「你們這種愛國舉動，我極表贊助。不過你們要知道，日本貨俗稱「東洋貨」。你們檢查東洋貨之前，要先檢查檢查你們身上的「西洋貨」。要知，用東洋貨，是等於直接的賣國。用西洋貨，也不過是等於間接的賣國。「不買東洋貨，少買西洋貨。」是學生們，自下人人做得到的一種愛國方法。』

口說救國愛民的話的人多，肯自救自愛的人少。這全是舍本逐末，棄源尋流的惡風。此風不改，國與民全要歸於滅亡。

口治國的人，對外，須不使刀生鏽。對內，須不使犁生鏽，更不可使錢生鏽。不使刀生鏽，是勤於備

戰。不使犁生鏽，是勤於耕種。不使錢生鏽，是勤於流通。

□對失勢的要人，加以攻擊，是「打死老虎」。對走背運的平民，加以攻擊，是「落井下石」。

□我中國人講道德，有許多不合理的。譬如對一個要人，不論他當權之日，如何倒行逆施，禍國殃民，只要他失了勢，下了台，人就對他「既往不究」。假若對他加以嚴厲的批評或正當的攻擊，就要被人譏爲「打死老虎」。因此就養成一班怙惡不悛的要人，當大權在手之日，認意胡爲，知道失勢下台之後，決無人向他重算舊賬。我以爲：中國若想不亡，百姓若想安寧，非全國人民，同心合力，大打死老虎不可。如此纔能使一些活老虎們，在當權之日，先存下怕日後挨打的恐懼。他們縱有爲惡的野心，也就不敢認性施展了。否則對活老虎，既不敢打，對死老虎，又不忍打，中國的國土，必要亡於虎，小民必要死於虎。

□打活老虎是政府的職責。打死老虎是人民的本分。若有強固的政府，決養不成活老虎。若有強橫的人民，決不容死老虎復活。

□有人問我「中國換了許多派許多系，全要將中國統一，爲甚麼全歸失敗，不但未能統一全國，反將他們的『派』或『系』全毀壞了。」我說「他們根本就不知『統一』是甚麼。統一者，是統一『人心』

「一。可惜他們誤解「統一」是統一「位置」。以爲將一切位置，盡量安插本派本系的人就是統一了。所以得了甲省，就將甲省，視爲征服地。得了乙省，就將乙省認爲殖民區。只知爲親屬同鄉擴充地盤，不問賢愚邪正，竭力任用。只知我的本派本系本鄉本省的人，全是龍生鳳養的治人之材，他派他系他鄉他處的人，全是驢生狗養的被治之貨。所以他們占據一省，一省的人，「全要與之偕亡」。安插他們的親屬同鄉愈多，愈顯露他們的醜點。如此焉能平服人心，焉能使他們的派系不歸於崩潰呢。」

□我常對學生說「財產有敗，勢力有倒，人情有散，父兄有死，這幾樣，全靠不住。只有學問或技能，是靠得住的。不過，無論有甚麼高超的學問或技能，全須以道德做基礎。中外歷史裏，有許多學問出衆，技能超羣，反致身敗名裂的人，就是因爲他們那學問與技能，未曾建築在道德上。」

□不打倒古聖人，顯不出新聖人。不排斥古文學，抬不高新文學。現今的許多「學者」並非對古聖先賢，有何深諳大悟，也非對古人的文學，深惡痛絕。不過，他們因爲求名圖利起見，不得不昧着天良，立異標奇。這個錦囊妙計施用之後，果然，新文聖，新作家，新文壇鉅子，就如大雨後的雷聲，一個一個的全鑄出來了。他們或彼此標榜，或互相攻擊，鬧得烏烟瘴氣，鬼哭神號。於是盲從之輩，心目中只知有他們，不知前有古人，後有來者。因他們的「新愚民政策」就達到成功了。

口以前我中國人，將外國人，認為禽獸。現在，我中國人，將外國人，看作天神。這全是一偏之見。鄙視外國人，應知道他們有美點，當「擇其善者而從之」。崇拜外國人，當知道他們有缺點，應「擇其不善者而改之」。如此，則不致陷於排外，也不致流於媚外。

口現在是「是非混淆，黑白顛倒」的時期。所以作的文，愈令人「不知所云」，愈是合於時代的好文。作的詩，愈令人「莫名其妙」，愈是合於時代的好詩。畫的畫，愈令人「認不出是甚麼東西」，愈是合時代的好畫。穿的衣裳，愈不中不外，不男不女，愈是合於時代的新人物。你若稍加批評指正，就有人說你是沒有欣賞文學的天才，缺乏審美的眼光，是時代的落伍者。

口聰明人不騙人，糊塗人不受騙，則天下太平。

口我在「農學院」與「鐵大」教英文的時候，學生們問我學英文應當怎麼樣學。我說：「只要『不要臉』三字做去。無論學習甚麼學術技藝，若肯拉下臉皮，無不成功。學習洋文，只要不怕譏笑，敢說敢作，敢動」的向人請教，所學所習，就能日有進步。僅以梅伶蘭芳而言，他本是堂堂的一個男子，他竟敢在廣衆之前，着起女子服裝，扭扭捏捏，細聲細語，裝模作樣，不怕羞恥，所以能練成一個名伶。當初他若「要臉」，決得不到今日的美譽。他在學習之日，能不要臉，所以學成之後，反倒露了

臉了。不過，天下的事，除了研究學術與技藝之外，若不要臉，那就是自尋失敗，自我苦吃」。

口天本是虛空的不能靠。人多是虛偽的，不可靠。世間惟有自己是自己最可靠的。

口修官署，不如用人材，正如修外表，不如修内心。

口所謂「良好的教育」不是增加學生的優點，是使他們知道自己的缺點。不是造就一些「妄自尊大」的聖人，是造就一些「眞有實用」的凡人。

口我只勸學生們幾句話，就是「立定志向，擋住脚步。不爲古人的奴隸，不作今人的傀儡。不要見異思異，不輕易耘人。不要拍人的馬屁而替人搖旗，不可受人的利誘而代人呐喊。但有機會讀書，不必早謀出聲。若想爲國奮鬥，須先立下根基。要知現在是青年最危險的時期，稍一不慎，就要賠了性命，切勿貪圖一時的虛譽，徒爲野心之輩，做了求富貴的階梯。娛樂場所，全是陷人坑。摩登女子，盡是迷魂陣。人生只有一個生命，不應隨便犧牲。父母生我一場，孝不孝，先可不論，若不能成名立業，總是胡混一生。死後若鬼魂有知，總要不使牠痛哭流涕。」

口存「憤世嫉邪」的心，天下少有不可恨的。懷「悲天憫人」之志，世間少有不可憐的。

口真正的北平人，有一樣大毛病。人若沒有學問，沒有技能，他們並不譏笑。假若人不會說北平話，

他們反以爲是莫大的缺點，必要加以「怯口」或「有口音」等等無意譏的譏評。

□前幾年，我常見要人所發的通電裏，有一句「天禍中國」，我實在爲天呼冤。天是至虛的，豈有禍國的能力。莫如改爲「人」禍中人。若再往確實裏說，不如換成「我」禍中國。

□北平的老住戶，是最講究說話的。可惜他們有時候說的話極無道理，太不客氣。譬如，說起自己的父母，總是說「我們老太爺」（或老爺子）「我們老太太」。說起自己的兄弟姐妹嫂媳弟婦，總是說「我們大爺，二爺，姑奶奶，大奶奶，二奶奶」（說起自己的女人，也稱「我們大奶奶」）。最無道理的是，說到自己的兒子，兒婦，竟敢自稱「我們少爺，我們少奶奶」。並不細想，這種稱呼，全 是尊敬之詞，理應發之於別人之口，不可「自上尊號」。

□我中國上流社會的人，說客氣話，也時常不加思索，不合文法。譬如，說起自己家庭的人，總是說「我們」家父（或家嚴）「我們」家母（或家慈），「我們」家兄，「我們」家嫂，「我們」家姐（或家姊），「我們」舍弟，「我們」舍妹。殊不知，「我們」二字是表多數的「代名詞」。對人說話，若用「我們」，就要將對談的人，包含在一齊了。然而若按孔子的話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」，將父母兄弟姐妹，模模糊糊，作爲公有，尙無不可。惟獨提起自己一個人的女人，也要濫稱「我們」，雖

或「我們」內人。在「公妻制」尙未施行的時候，未免太放棄「所有權」了。

口在遠古的時候，並沒有「錢」這種東西。人需要甚麼，全是用物換物。古時的聰明人，爲求方便起見，纔造出錢來。可見錢不是壞東西。然而因爲一些愛錢如命與用錢爲惡的人，將「錢」污辱妄用了。所以好講面子的人對「錢」字，多不肯發之於口，行之於文。歐美人，在大庭廣衆之間，更以「錢」字爲忌。這豈是「錢」的罪呢。

口「教育」本是強國的要素，是清高的生活，可惜被一些「學匪」弄毀了。「宗教」本是治心的要素，純潔的生活，可惜被一些「教匪」弄毀了。「戀愛」本是維繫夫妻的要素，是互助的生活，可惜被一些「戀匪」弄毀了。

口良心無愧，身體無病，胸中無累，肩上無債，是最大的快樂。

口能減除人民的痛苦，就是能爲人民謀幸福，並不在乎有甚麼遠大的計畫。「現在」人民所希望的，並不是「將來」如何可以穿綵羅綢緞，如何可以吃山珍海味，如何可以住高樓大厦，如何可以行幾十萬里鐵路。「現在」人民所希望的，是「有破衣可以容他們安安穩穩的住，有土路可以容他們平平安安的走，有溝渠可以容他們老老靜的吃，有舊屋可以容他們安安穩穩的住，有土路可以容他們平平安安的走，有溝渠可以容他們老老

實實的幹，有苦工可以容他們安安然然的做，有小店可以容他們安安穩穩的開，有破書可以容他們安安靜靜的讀，有小事可以容他們安安穩穩的作」。

■現在的人民，對當權的人不滿意，不是怨人民，是怨當權的人爲人民謀幸福，太好高騖遠，不切實在。目下的中國人民，如同小孩子，陷在泥塘裏，受盡魚鱉蝦蟹的鑽噬，當然要哭叫喊嚷。你只要將他一把拉出來，他立時就能喜笑顏開，歌功頌德。假若你連一臂之力，還不肯用，反在泥塘邊上，對他高談「封神演義」，他耳裏雖然愛聽，怎奈他身上的痛苦，是無法可忍呢。你縱然舌敝唇焦，他也

要說「你是口甜心苦」啊。

■糊塗人的糊塗，有法可治。聰明人的糊塗，無術可醫。

■「革命」是英雄豪傑欲推倒惡勢力的一種光明正大的舉動，并且是有「臨時性」的。不可將「革命」當做終生的職業。不可將「革命」當做誇耀的名詞。更不可將「革命」當做恭維人的敬語。我常聽人說「某人一生革命」與「我是以革命爲生的」全是不合理。演說者，對聽衆，稱「革命的民衆們」；與河南省的叫花子呼穿中山服的人，爲「革命的老爺」，更是用得不相當。并且在一個，已經用革命方法成立的統一政府之下，也不可再用「革命第幾軍」區別軍隊。以免招生其他軍隊的反感。

口有孝順的兒子孫子，不如有孝順的爸爸爺爺。孝順的兒子孫子太少，孝順的爸爸爺爺太多。

口兒子孫子承受爸爸爺爺的財產，全以為是理所當然，并且爸爸爺爺，也多以為不如此，就於心不安。爸爸爺爺得兒子孫子的奉養，反多以是受之有愧，并且兒子孫子，也多以為若如此，就是莫大的恩德。因受遺產而感念爸爸爺爺的人，千百中未必有幾個，因得兒子孫子奉養而感念兒子孫子的人，千百中，實在有千百。

口寒帶溫帶熱帶的社會情形，決不相同。甚至，同在一個大洲，一個緯度裏的各國的社會的情形，也決不能相同。就以中國五大族與中國西南的苗蠻族的社會的情形而言，也不能相同。專以漢族而論，因所居的區域不同，社會的情形，也就不一定能一律。其所以有差異的情形，自然有種種的原因，一時無法詳說。總而言之，不能照外國社會的情形，改良中國社會。更不可按外國人近來所造出改良外國社會的「理想方法」，改良中國社會。欲求改良中國社會，至少先須將中國五千年的歷史，詳細研究幾遍。若僅僅讀過一本高小國史教科書，竟要將改良中國社會的重責，放在肩上，都是不知自量的。
口糊塗人，多成功。聰明人，多失敗。自以為聰明的人，必着着失敗。

「英國俗語說『天助糊塗人』是一句迷信話。其實，是因為糊塗人，多有自知之明，遇事只知循規蹈

短的做去，不敢存非分之想，不敢有出位之思，只知低頭僂幹，不敢行險取巧。如同登山一般，不問山的高低，一步一步爬去，自有達到極頂的時候。人看糊塗人那種傻頭呆腦的情形，以爲他必遭失敗，豈知他的成功，就在眼前。他成功之後，人還疑惑不是他自己所能成就的，於是，就造出一句「天助糊塗人」。

■不能自治的人，必被人治。幼年不受父母尊長訓責的人，將來必遭社會的輕蔑，或受國法的制裁。監獄中的囚犯（除了少數被人誣陷的人之外）全是不能自治或幼年不受管教的人。

■未讀透中國的古書，不配批評中國的古書。未深知外國人的優點，不配仿學外國人。

■野心的軍閥，以爲別人全有「老」，我必永遠不死。他人全有失敗的日子，唯獨我沒有失敗的時候。摩登女子，以爲別人全有「死」，我必永遠不老。他人全有不受人愛的日子，唯獨我決沒有不受人愛的時候。豈知在他們驕滿自恃的期間，「光陰」與「環境」就在他們的身上，做起工來。

■人之一生，十分之九爲己，十分之一爲人，就是天下少有的極大的好人。百分之九十九爲己，百分之一爲人，就是好人。至於說某某偉人，一生「專」爲民衆生活，我決不相信。尋常人。若說「我立志終生專爲人謀幸福」那是等於放屁。我以爲孔丘與釋迦，至多也不過是十分二三爲人而已。

口人見了明媚與明媚寮，決沒有甚麼批評，只認定是賣淫的人與賣淫之處罷了。假若遇到暗娼與暗門子，心裏立時就要生起一種奇異的感想，必要指指點點，發些異論。假若暗娼再假充良家婦女，暗門子上再懸起一塊「貞節牌」，那就是自討沒趣，自增羞恥，鬧成極大的笑話了。我近幾年來，因受這種經驗的教訓，所以我纔不得不揭去我「假充好人」的假面具，痛痛快快的自認自供，我是一個自私利的動物。

口訛言（馬屁）是一種「罵人不帶髒字」的譏評。只因為是用柔和的聲調與溫順的態度，說出來的。所以入了人耳，就如同打了一下嗎啡針，立時先使你微覺麻木，然後就覺得血流循環，肺部顫動，週身舒暢，不知東南西北，忘了姓甚名誰。染了這種嗜好，與習成嗎啡癮相同。日染日深，前途決無好的結果。然而不肯近嗎啡的人太多，不肯納馬屁的人簡直沒有。我雖是竭力拒絕，心裏有時也是歡迎。

口自從「環境惡劣」一句話，由野心的「學者」造出以來，為無教的青年男女，遞去了許多的罪名。然而給無數的青年男女，增添了許多「不肯上進」的理由。

口在學校混文憑易，在社會混飯吃難。

口老禽老獸，費盡辛苦，甚至舍死忘生，將小禽小獸養起來。到了小禽小獸能飛能走自己尋食的日子

，便各奔前程，父母子女的關係，立時斷絕。以後重逢，如不相識。我們替老禽老獸打算，牠白費精神氣力，未免太糊塗。然而因為牠們不能返想，所以不知悔悟，仍是生生不絕，并不知研究任何避孕或墮胎的方法。

口人具有返想的動物，假若將兒女養起來與他們沒有一點益處，只知受養育之恩，不知還報之義，人誰還肯操心費力，養育忘恩負義的害物呢。古聖先賢，惟恐人類，將要斷絕，所以創出一個「孝」字，使爲父母的，不致灰心。

口「孝」字正是引誘爲父母的一種「鈎餌」。兒女雖不能個個全孝，然而爲父母的，總以爲他們必有盡孝的可能。心中存着這種希望，所以就甘心担负養育辛苦。全以爲我們現在爲兒女雖受盡苦勞，將來總有使我們快樂的結果。因有這種思想在心中鼓動，人就繁殖下去了。

口禽獸不知盡孝，然而決沒有對父母爲仇的。中國的古語「梟食母，獍食父」並不是實有其事。不過古人特意造出這種謠言，警戒不孝之輩，不要學禽獸而已。（按「述異記」說，獍狀如虎豹而小，生食其母。漢書註，又稱獍曰「硬獍」，說牠食父。牠到底怎麼樣，我看論動物的書很多，也未曾查出來。梟，俗稱貓頭鷹，北平人稱牠「夜貓子」。我由種種方面考察牠，決沒有食母的惡行。只知牠們有

時同類相食。老的，因為力弱被強壯的吃了，剩下一些毛骨在巢底，人就因此造出謠言誣蔑牠們）。

口禽獸對兒女，只擔負短期的義務。禽到了能飛，獸到了能走，能自己覓食，可自己獨立的時期，父母對牠就脫卸了養育的責任，決不肯再受纏累。人類則由生到死，只要有父母，父母就能對他們掛肚牽腸。禽獸為兒女打算，至多不過幾個月，人類為兒女打算，無盡無休，甚至到兩三代之後，人豈可不孝。

口不禍國，不賣國，就是愛國。不騙民，不擾民，就是愛民。

口「愛國」二字，自光緒末年以來，就成最時興的名詞。「抗日」二字，從九一八之後，更成了當令的口號。然而愛到目下，抗到如今，只見國土日縮，強寇日進。照這種情形推斷，將來或許更有抗英，抗法，抗德，抗意，抗印度，抗越南，抗……等的口號出現呢。

口「愛國」須要用心，不可用口。「抗日」須要用力，不可用舌。不可利用愛國二字，自相誇耀。更不當利用抗日二字，自相誅殺。

口愛國須自己先有真正犧牲的表示。抗日須自己先有真正敢向日本拼命的精神。這兩件事，全是英雄豪傑，光明磊落，大公無私的義舉。決不是可由幾個無聊的流氓，組成一個團體，任意假借名義，專

向中國人示威威詐的。然而我聽說深東一帶的老百姓，受這種人的禍害，更甚於亂兵土匪。據報載「蘇州反日會」的舞弊案，更甚於污吏貪官。

■我以為中國人若真要愛國，真想抗日，須先努力打倒一些假借愛國抗日為名而謀私利的「愛國賊」與「抗日匪」。否則我中國的危弱與日本的兇蠻，反給一些騙子們，造成趁火打劫，大發橫財的機會。

■有人說「中國現在所以不得安寧，是因為黑人太多，好人太少」。我說「中國現在所以不得安寧，是因為坦坦白白的真惡人太少，遮遮掩掩的假好人太多」。

■所謂「慈善家」，并不在乎典房去地，賣兒鬻女，節衣縮食，挨餓忍饑，周濟窮人，一個人只要肯將他所用不了的，或所不能用的，分散於人。才是真正慈善家。

■前幾年，北平某報徵求「中國青年應讀甚麼書」，接到了許多的答案。其中某有名的「學者」的答案，是「應多讀外國書」。我原以為那種「忘本」的謬見，必定有人駁斥。豈知因為他是一個「學者」，竟得了許多人的贊助。我中國竟有這種「舍祖忘宗，是人非己」，僅求知人，不求知己的現象，中國焉得不日趨於滅亡。

口十年前，日本文豪某人，在某處對中國人所說。提到中國文字，便說「二十五年後，你們貴國人，若用國文教員，須到日本去聘請。」當時的聽眾，全都認為是笑話。豈知日本人，研究漢文的狂熱，較中國研究洋文，還格外的猛烈。在我國蔑棄國學的狂潮中，反給日本人，造成搜羅中國古書的機會。我們所認為腐化落伍的典籍，他們全視作無價的珍品。再按現今我中國幾個「新聖人」，竭力改良中國文字的情形推測，日本人那句預言，恐怕不久就要應驗了。

口引用新名詞嚇人，須要先明白牠的來歷與牠的意義。不可強拉胡扯，認意配合。然而竟有人對父母管教兒女，說是「帝國主義」。對漢子不容老婆偷人，說是「封建制度」。

口據我所知，慣罵官僚與財主的人，多是願做官而做不成與想發財而發不了的人。

口以先我中國用人，是先付工資，然後上工作事。自從染了歐化，一班新派的人用人，是先上工作事

，到月底或下月初，再付工資。這種惡例一開，與用人的人，固然增添了許多利益，可是使被僱用的窮人，受了許多的苦惱。因為他們謀得一個位置之後，還不算有了飯碗，只是有了可以吃飯的希望，必須東挪西借，典衣布物，維持這一個月內的生活，工資到手，須先開發利息。這種損失，只有以身爲業的窮人知道。

口英國格言說，「貪財是萬惡之源」。我再補充一句「說謊是萬罪之始」。

口人有才識，正如商店有好貨。縱然自吹自擂，若沒有人代為宣傳，也難有人肯來照顧。不過既得了宣傳的效驗之後，更當維持住了信用。否則，人「上當只一回」。不但人與商店是這樣，一切主義學說，也是如此。

口在國政已入軌道之後，書混子可以有出路。在國政未入軌道之前，只有「書混子」能够尋出路。那似獸不獸，似混不混的人，無論在政治上軌道與否，只能到處碰釘子。

口現今最可憐的是，多數的學生，入了小學，便自命為賢人。入了中學，便自視為聖人。入了大學，便自居為神人。留洋回來，便自以為是「加料」的神人。他們「超凡」的程度，既然一天比一天高，所以與社會的隔膜，一天比一天大。一旦置身社會，便覺兩不相容，非常苦悶，因為社會是以「凡人」組成的！

口願得人的歡迎——獻謗詞。欲受人的恨惡——進忠告。

口兒童喜奉承，是因人世尚淺。婦女喜奉承，是因閱人不多。老年人喜奉承，是因活得日子太久，碰得釘子太多，到了殘年暮景，願聽一些順耳的話，安慰安慰已經失望的心。

口謊言與美色，全能催動人的血輪，使人發生美感，振起人的情慾。耳裏喜聽謊言，正如眼中願見美色。也可說，謊言是耳中的美色。美色是眼裏的謊言。

口有人問我「你是否喜歡人對你拍馬」。我說「何嘗不喜歡，不過我既無學識，又無財勢，雖願受人之拍，其如人之不肯白費氣力何」。

口現在救中國，不必罵中國的古人，也不必捧外國的新娘，獨一無二的好法子，就是人人要反照自己的「天良」。天良就是一個能使自己現原形的照妖鏡。人人每日肯自照幾遍，中國決不能亡，帝國主義，也就不打自倒。

口孝親是「報本」。愛國也是報本。所以不孝之子，決不能真愛國。不愛國的人，也決不能真孝親。

口世界就是一個大學校。世上的人都，不論男女，全是這學校的學生。一脫離母胎，就在這校裏報名註冊。活到老，學到老，永沒有學成了的日子。「殃榜」與「死刑判狀」，就是修業證書。善惡的聲名就是成績。自從這學校成立以來，修業生不知有幾萬萬萬。不論你在這學校裏，如何聰明，如何愚昧，修業之後，同歸「完事大吉」。孔子，釋迦，蘇格拉底，與穆罕默德等等的人，也不過是爲學校裏的高材生而已，他們也沒有畢業。

『甚麼是「人生」。人生就是「離了母腹向墳墓裏進行的路程」。少亡的就是這條路短，老死的就是這條路長。所謂命好的，就是這條路平坦。命苦的，就是這條路崎嶇。在這條路上，老老實實走的，就是君子。在這條路上，爭爭角角走的，就是小人。不論你怎樣的走，你也不能不走入墳墓。

口人是「自私的動物」。除非是極大混蛋，決不肯傻頭傻腦的爲人奔忙。可是，我以爲現在混蛋最多。若不然，爲甚麼全要爲別人謀幸福呢。

口有人問我「有一種新青年，凡事要隨着新潮，爲甚麼還要向腐化的爸爸要錢，爲甚麼還吃腐化的爸爸的飯」，我說「花爸爸的錢，吃爸爸的飯，是爸爸的義務。追隨新潮流，是他們的使命。並且爸爸，當初也是吃他的爸爸，花他的爸爸。舊潮流是如此，新潮流雖新，也不能例外」。

出許多的國恥。

口錢是好東西，然而須會用。書是好東西，然而須會讀。正如水與火，全是一生所一日不可缺的，但是若用得失宜，全能與己與人有害。

口「誠，僞，公，私」四個字，是分別君子與小人的試金石。君子必誠，小人必僞，君子必公，小人

必私。

□古人讀書，一年之中，除了三節與「歇伏」外，并無所謂休息。可是那些讀書的人，也未全學了顏回，短命而死。他們的學識，也并不劣於今人。今人讀書，除去星期，寒假，暑假，春假，例假與種種紀念日，種種運動日，一年幾乎讀不到三個月的書。可是這些讀書的人，也未全學了彭祖，得享高年。他們的學識，也並未超過古人。

□每七日休息一日，原是基督教傳下來的習俗。教徒用這一天，作為禮拜上帝，休養無乏的日子。在歐美各國，雖未必人人視為聖日，他們也多是利用這一天，作正當的消遣，以便恢復六日已經勞累的精神。休息一日之後，再奮力辦理正當的職務，足可補足一日休息所耗去的光陰。我國自從採用星期例假之後，反給多數的人，造成放縱的機會。所以我常對學生們說「一到星期六，你們的功課就糊塗塗，因為真魂，已經走了。每到星期一，你們的精神，必昏昏沈沈，因為真魂，還未回來。」

□讀書愈少，愈將自己認為聖人。讀書愈多，愈把自己認成混蛋。

□近二十餘年以來，我中國之所以日趨危亡，并非全是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所致，最大的原因，就是多數的知識階級，明察於人，昧於察己，自己齊聲偏要罵人為娼，自己為盜，偏要罵人作賊，自己生花

柳惡瘡，偏要譏人打「六〇六」。

口歷史是已往的新聞。新聞是現今的歷史。不過，歷史與新聞，全是因壞人而起的。世上若全都是好人，也就沒有歷史，也就沒有新聞。縱有歷史，縱有新聞，也必如同忠臣孝子烈女節婦的傳記，枯燥無味。人讀一二句，就要睡着了。因為，有奸淫邪淫，纔能使讀者發生興趣。

口不給父母招罵，是孝子。使父母增榮益譽，是最大的孝子。

口求學如逛景。須自己時時刻刻一步一步的留心觀察，纔能得到真正的知識與閱歷。徒讀死書，不如同讀古人的遊記而已。說得雖然熟闡，當不了自己的經驗。

口窮人多兒女，多受罪。富人多兒女，多勞心。

口古時是「養兒防備老」。現今是養兒「盡義務」。古時養兒，是「我養你小，你養我老」。現今是「你養我小，我不養你老」。

口俗語說「養兒不養倆，老了輸官馬。養兒不養三（讀薩）老了沒家」。又說「好兒不要多，一個當三個」。這些話全都是警戒那班對兒子不嫌多的人，造出來的。

口某人說「父母想得兒女的福，是沒有道理的，因為生兒女的原因，是爲圖食一時的快樂，而起的。

既然會快樂，就當有代價。兒女就是快樂的代價。」他這話實在是追本溯源之談，所以人爲兒女操心費力耗財惹氣，不必怨天尤人，只可怨自己當初太不老實。

口在這文明進化的時代，生兒子的好處，就是你到臨終的時候，若有財產，可以有所交託。生女兒的好處，就是让你活着的日子，多一門親戚來往。

口監獄收養一個無期徒刑的罪犯，以五十年計算，至少須消耗三千元。假若教育一個孩子，至多需費一千元。以收養一個與社會有害的罪犯的費用，至少可造就三個與社會有益的分子。可見政府對教育投資，較爲司法籌費，重要得多，並且是利益無窮。不過，我所認爲「教育」者，是良好的教育，是與中國有實用的教育。若以現在多數學校所得的成績而論，最好是多籌司法費。

口古語說「經師易得，人師難求」。因爲讀書不是爲通「經」，是要學做「人」。現今，是科學之師易得，人格之師難求。據我所知，現今校長娶學生，教員奸學生的事實甚多。以這種校長教員而論，他們雖能販賣嚇人的「科學」，也不過多造就一些害人的匪類，欲爲中國養成「人」材。不當由甄別學生入手，要先由校長教員動工。（註）「經師易得，人師難求」見「北周書」謚盧傳。

口愛國心，是國民對國應盡的本分。愛國的行爲，是如同國民對國應納的一種賦稅。既是本分，則不

可視同一種功勳，而向人自誇。既同賦稅，要當由自己犧牲，不可「拿野猪還願」或從中取利。

口「量入爲出」四字，不但是居家之道，也是治國之法。

口俗語說「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」是真平等。孔子說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是真自由。因爲在法律上平等纔是真正的平等。自己的舉動，不擾及別人的安寧，纔是真正的自由。

口律師是保護人權，替人辯理的。然而自有律師以來，無錢的人，更無理可辯了。

口我不知善惡是善惡。我只知與人有益就是善。與人有害就是惡。利於多數的人，就是善。只利於少數的人，就是惡。

口「精神文明」，是使全人類受益的，所以就是善。「物質文明」，是使少數人享樂的，所以就是惡。我見潤人評文內所附的「褒啓」或「行狀」，我就爲我國痛哭流涕。因爲死去的，全是天上少有，地上無雙的好男女。這種好人既是全都死了，山國焉得不大糟特糟。

口人生一世幾十年，彷彿是歲月久長。若細一思想，也不過如同夢幻泡影，轉眼就完。任何權位財產，也不能永久據爲已有。所能永遠佔爲已有的，就是一間與名譽。軍閥強盜，能奪人之權位；殺人之肉身，分人之財產，而不能奪人之學問，不能滅人的名譽。歷史中，這種證據；說不勝說。

「對公則敷衍，對私則認真。對內則張牙舞爪，對外則俯首帖耳」，是古時中國人的大毛病，也是現今中國人的大缺點。

我中國近二十餘年以來，所以日漸危亂，只是起於兩個原因：一是不學無術的軍閥，受野心的「政客」的挑撥而互相廝殺。一是心志未定的青年，受萬惡的「學者」的誘惑而倡階級鬥爭。歸終，軍閥身敗名裂，青年喪命亡軀，而政客與學者則腦滿腸肥，名成利就。

老年人，向下看，想已過的。青年人向上看，想未來的。幼年人，向各方看，甚麼也不想。

青年人的思想，一天比一天新，正如他們的身體一天比一天長。人過四十，身體既不再長，思想也就穩定了。

文人的書案，與美人的妝台，是世上兩種最可怕的東西。因為世間的不安，多是由這兩件物上造的因素。

世上只有兩種人——騙子與受騙的。

依着我的小人之心推測。不可用花枝招展，扭扭捏捏的女教員，教授血氣未定的男生。更不可用油頭粉面，洋裝革履的青年，教授及笄待嫁的女生。不論這種教員是由甚麼國留學而回，也要防微杜漸。

，拒惡於始。

■大城市雖是文化的中心，也是種類罪孽的製造廠。就以北平而論；玉泉山的水，流入北平以前是清澈無味的。由北平流出之後，就變成混濁腥臭的了。鄉裏人入北平，也是如此。正如墨子所說染絲的比方：「所入者變，其色亦變」。所以我不以日本奪我四省為慮，我獨以鄉間的好男女，因避寇而逃入城市為憂。日本的武力，可以用武力驅除。鄉民所染的惡化，幾代也不易去淨。

■古人說「入山惟恐不深，入林惟恐不密」。古人還有深山可隱，密林可藏。自民國二十餘年以來，我中國經一些不學無術的軍閥，鬧得民窮財盡，遍地皆匪。山中有賊，林中有盜。不但小民無法山居林處，甚至他們那些要人，若想山居幾日，也非帶幾營衛隊，不得安生。城市中，又經一些陰毒洋化的學者，鬧得烏烟瘴氣，道德消亡，人倫破產。不但良民無法修身齊家，甚至他們那些志士，若想寧靜幾天，也非維持一班爪牙，不得穩固。歸根，是害人害己，殺人自殺，彼此同陷於焦灼憂懼之中。若想隨處可居，四民樂業，只怕今生無望了。

■人生是憂患時多，歡樂時少。世界是擾亂時多，太平時少。否則人豈不願「死」了。

■要學好，先學誠。欲學壞，先學偽。

口人的名字，不過是一個區別於衆人的符號，固然是呼貓稱狗，也與本人沒有多大關係。但是既擇一個名字，總當使人聽了見了，不致生起不快或奇異的感想爲是。可怪，有人擇名，竟有用「血，魂，仇，恨，冰，雪，霜，雹，兒，球，劍，刀，戰，胆，誓，擊」等字作材料的。尤可惜者姓「王」的起名，偏多運用「國」字。譬如「王國仁」三字，讀起來，豈不是等於「亡國人」麼。

口男子的權是「財」。女子的權是「色」。男無錢，女無色，生於今日，不但沒有「人權」，簡直，就算沒有「人格」。這種不平，是隨着「文明」而增進的。世界愈文明改良，愈沒有窮小子與醜女人的活路。

口少年人，最忌輕浮躁妄。老年人最忌暮氣頹唐。一則無事可成。一則無步可進。所以中年人辦事，多易成功。

口文明愈進步，機器愈發達，用窮人之力愈少，使富人享樂之物愈多。富人之舒適增加，窮人之嫉恨愈大。物質文明到了極點，人類的殺機，也就達於絕頂，有人說「將來的人，比現今的人，多有幸福」這話，我決不敢信。

口現今我中國，養牛養羊養鬼養雞養蜂，全以「洋種」爲貴，非用洋種不算改良。按這種崇尚洋種的

情形推測，將來我中國欲改良人種，恐怕也要借用洋人。

■據一些洋化之輩的評論「中國實在沒有一樣好的。連中國人也須根本改造。否則就不能應合現代潮流，不能為「一九三四」的人」。可見中國，實在有借用洋種，改良中國人種之必要。不過，我以為若借用洋種，萬不可取材於英法德意美等國。因為牠們，多少含有些帝國主義，資本主義，封建思想，或法西斯蒂的色彩。最好是取材於蘇俄。因為蘇俄是我國的新人物，所魂思夢想的文明國。

■不要輕視窮人，窮人雖窮，或有所不為。不要重視富人，富人雖富，或無所不為。

■以先女學校，全有「烹調」與「縫紉」兩門功課。近幾年來，有人說那種功課是污辱女性，學成，也不過是預備做家庭的奴隸，所以多被取消了。可是對於音樂唱歌跳舞，反大加提倡。我不知，衣服破了，唱一唱就能補上麼。肚子餓了，跳一跳就能充餓麼。做飯縫衣，若算污辱女性，那麼，給人唱着聽，被人摸着跳，就是尊重女性麼。

■現今，有錢的人，有兒女，不易教養。無錢的人，有兒女，不能教養。將來，無論有錢無錢，若有兒女，誰也無法教養。

■在國中危亂的時候，元首的位置，如同「旗桿頂」。乍一看，彷彿是高於一切，人人全願意上去開

一開眼界。及至費盡心力，爬上去之後，坐下去既不舒服，站起來又不穩固。稍微不加謹慎，就有跌落喪命的危險。

口現在，富人是害怕，窮人是着急。不富不窮的人是又害怕又着急。

口小人發財，他那俗鄙的樣子可憐。小人得勢，他那驕滿的樣子可怕。

口古時的惡人，未必如傳說的那樣壞。古時的善人，也未必如傳說的那樣好。不過經歷史家「有枝添葉」描寫的放大了幾倍而已。正如人誇人之善或譏人之惡，總要過了實在的範圍。所以子貢說「紂之不善。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」。可見人做一個好人，不但在當時受人的崇敬，將來更必得人加倍或加幾十倍的崇敬。當一個惡人，不但在當時受人的咒罵，將來，必更受人加倍或加幾十倍的咒罵。我常說「人若因無飯吃，當了惡人，還覺值得」。然而現在一些要人們，既不少衣缺食，又何苦自往惡人羣賄餉而取千秋萬世的罵名呢。

口一個人全不易受騙，何況全國的人呢。一時的人，還不易受騙，何況千秋萬世的人呢。自古以來，那些騙子們，有幾個不是騙了自己。

口自作聰明的人，是世上最糊塗的人。歷史中所載的奸臣大盜，全是當日以爲自己最聰明的人。秦檜

，嚴嵩，黃巢，李闢就是憑証。由現在說起，已被刺殺的幾個要人與監獄裏的囚犯以及已處死刑的盜匪，就是憑証。他們若不自以爲聰明，何致作出種種的罪案。再以鳥獸蟲魚而論，凡落入陷阱索食鉤網的，也全是自以爲聰明的。

口真混蛋，不致吃大虧。假聰明，始能惹是非。

口女子若能自認爲媛子，強盜如能自認爲強盜，則天下太平。

口驕滿虛妄，是偉人失敗的第一步。戒慎恐懼，是偉人成功的第一步。

口我中國原有「君臣，父子，夫婦，兄弟，朋友」五倫。自從民國成立，第一倫，已被打倒了。自從非孝主義一出，第二倫，將被打倒了。自從自由離婚興起，第三倫，快被打倒了。因有財產的關係，第四倫，早就不成一倫了。自從某要人娶朋友之妻爲妾。第五倫，將來也恐怕保不住了。

口報紙的職責，不只是像一個「探子」，專向民衆報告消息。最大的本分，是要像一個「義士」替民衆訴冤屈，代民衆鳴不平。乃近二三年來，有幾家報館，對於誣謗婦女或遺棄婦女的惡徒，不但不施行攻擊，且竟竭力的代爲洗刷。更可恨的是將這些惡徒的罪名，強拉胡扯到「環境不良，封建遺毒，吃人禮教」之上。彷彿他們的惡劣行爲，是無罪無辜的，是社會應當讚頌的，是政府應當獎勵的。我

真不明白是甚麼原因。

■據近來，幾個報紙上的評論，彷彿「處女膜」是一件「阻止文明進化」的東西。以爲若沒有這種東西，男女就可以任意交通苟合。女子若以身體，隨時供給男友消遣，中國就能一躍而爲地球上第一強國。女子若能打倒羞恥，中國就可打倒一切帝國主義。

■沒有真正的道德，不配講「社交公開」。沒有堅堅的真心，不配談「戀愛自由」。

■「處女膜」不是中國女子所獨有的，也不是因中國腐化纔生的，是天下各國婦女所同有的，也是天生的。若因此爲女子鳴不平，只有對天實行革命。（在「瘋話」裏，我因恐涉及我的「妄談」的範圍太不願說到女性，然而因爲屢屢有使我不能不說的事故發生，不得不在「瘋話」裏略談幾句）。

■富人得窮人之力，較窮人得富人之力爲多。沒有富人，富人還可以生活。沒有窮人，富人立時不能動轉。

■真正大英雄的胆最大，是勇於爲善。真正大英雄的胆最小，是怯於爲惡。

■普通小民的悲憤，並非因無高樓，因無汽車，因無美妾，因無銀行存款。他們所以悲憤，是因爲有人將他們那一點的養生之資，強取了去，作爲建高樓，買汽車，娶美妾，存銀行之費了。欲免小民的

悲憤，只有政府嚴懲貪污的官吏，禁絕非法的捐稅。

「名譽」是人生最靠得住的財產。有名譽的人，雖窮，決不致於餓死。因為有無形的財產，帶在身旁。
我國有名的商店，因防止「冒牌」起見，多用「假充字號，男盜女娼」的誓詞，警告一些無恥之徒。這八個字，雖然類似村婦罵街，可是一些冒充之輩，因恐遭了「養兒做賊，養女爲娼」的報應，居然減少了許多假充字號的行爲。足見這八個字的威權，可以超過法律的效力。

無道德的商人，假冒別人的牌號，是爲謀私利。無道德的壞人，假冒人民的牌號，也是爲私利。商人冒牌，不過騙一些主顧。壞人冒牌，是騙全國人民。商店對冒牌的無恥之徒，可以用「假充字號，男盜女娼」八個字做警告。那麼，我們人民，對僞造民意的野心之徒，也當加以「僞造民意，男盜女娼」的警告。有人說「那些要人早將「報應」二字，拋到九霄雲外。將迷信心理，化爲無影無踪。他們對明罵，還無所動心，豈能怕區區八個字的誓詞呢？」我說「他們雖不信「果報」，然而果報，還是如同影之隨形，響之隨聲。你試看，自民國以來，那些僞造民意的人的兒女，有幾個能「男良女潔」的。現在的報應，比以前更速了」。

古今中外，不論君主政體，民主政體，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，全是以少數的人，統轄或玩弄多數

的人。只要這少數的人，多有一點「公心」，多數的人，就能安居樂業。

口爲人民謀幸福的學說愈多，人民愈沒有生活之路。如此，就是老子所說「以智治國，國之賊。」

口治國如同治病，須臨症處方，隨時用藥。若預先擬出許多方子，強使病人按方服用，即是以人命爲兒戲。所以古人，將良醫與良相并稱。

口有名的男子，多是騙子。有名的女子，多是蕩婦。

口人全喜愛金銀。假若用金銀造成一個籠子，將他關閉起來，他決不願意。婦女全喜歡金手鐲，若用金做成手鐲，將她雙手連起來，她也不贊成。因爲金籠金鐲雖好，怎奈束縛了他們的自由。然而有些人，因廣有金銀之故，全於無形之中，入了籠，加上鐲了。

口無錢財無權勢的人，全以爲有了錢財，有了權勢，必然快樂。其實，達到這兩種欲望之後，未必就能真快樂。沒有兒女的人，全以爲有了兒女，必然喜歡。其實，有了兒女，也未必就能真喜歡。人生只是彼此羨慕而已，我以爲，因「沒有」而生羨慕，終比因「有了」而生煩惱的滋味好。

口人一生的大毛病，多是對別人的事，看得明明白白，對自己的事認得糊糊塗塗。因爲有這個毛病，所以世上鬧得七亂八糟。假若能將這毛病反過來，世界必能風平浪靜。可惜，人性既不能改，世界也

就沒有安寧的日子。

世界上的小百姓，原是統一的。國界，省界，以及一切的界限，全是少數的偉人，強劃出來的。一國之內，自相爭殺，國際之間，攻伐不止，也是一些偉人，鬧起來的。

威吉斯打一出世，因他喪命的有六百萬人，拿破崙一出世，因他喪命的有二百萬人。中國的往史不提，單說中國的一個小軍閥的一生，平均也能連累一兩萬人因他而死，我不知世上為甚麼生這種害物。

部下的人說你好，是一時的。百姓說你好，是永久的。可惜中國的要人，只顧討部下一時的歡喜，惹下百姓永久的怨恨。

不求己而求人，不救己而救人，不知己而欲知人，不治己而欲治人，是目下中國多數青年的傳染病。良心勝私慾，則為君子。反之，則為小人。

中國的小民，肚量最大。否則，在今日的中國當百姓，早就當氣死了。

有知識有道德，是人材。有道德無知識，是凡材。有知識無道德，是狗材。無知識無道德，是棄材。既無知識又無道德反自以為有知識有道德的，是殺材。

口蘇秦張儀，走遍六國，到處受歡迎。孔丘孟軻，行遍天下，到處碰釘子。因為蘇張所談的，是合於一時的人欲。孔孟所談的，是萬古不磨的天理。一則如娼妓小人的甜言媚語，當然易惑人心。一則如節婦義士的冰言冷語，自必難入人耳。

口「錢」是大人喜歡結納的好朋友。可惜牠的架子太大，最不易使你接近。你縱然費心力，將他請了進來，牠也不願永久與你同居。你略微不加謹慎，牠就能脫逃而去。你若再尋找牠，恐怕不易了。你縱然發一恨心，將牠鎖起來。牠也許運動你的子孫，將牠放出去。

口近幾年所發生的許多的誘姦或清寒案中的男主角，若在歐美，必成了社會中深惡痛絕的敗類。必無人再肯同他們往來。然而在今日的中國，這些男主角，反因報紙宣傳，成了大名。甚至有摩登一些女子，給他們寫信詢問，或躬親跑到監獄裏探望的。這豈不令人莫名其妙。

口前年我的朋友某君，有意創辦大學，並且擬定幾十條好的辦法。第二條是「教職員任職，學生入學，皆須宣誓」。我對他說「你這理想的大學，將來恐怕就要壞在你這『二』上。」他問為甚麼。我說「官吏就職，在外國也有宣誓的。辦學讀書何必宣誓。宣誓當了甚麼。左邱明說「信不由衷，質無益也」。」「質」便是白費，何況空言呢。」

口我最歡迎資本家，因為中國就沒有純正的資本家。中國若多出幾位資本家，多開幾個商店，多立幾個工廠，一些失業的苦同胞，就不然沒有吃飯的地方了。假若我中國，因多有資本家，一變而為資本主義的國，再由資本主義，一變而為帝國主義，豈不更好麼。

口我最歡迎帝國主義，因為世上就沒有真確的帝國主義。世上若多出幾個帝國主義的國家，多派幾隻兵艦，多遺幾架飛機，時常侵略中國的領土，中國的幾個軍閥，東逃西竄，也就顧不得分立政府或割據一方，進行他們那愛國愛民的工作了，他們若不懂國愛民，幾年之中，小百姓，就可以恢復元氣。小百姓一恢復元氣，立刻就能安居樂業而發生衛護國土的觀念。四萬萬人，若全有與國存亡的心，帝國主義，也就不敢再將中國視為無人之境了。

口治家與治國，是一個道理。治家，若不能創業，就須能守業。若既不能創，又不能守，這個家決不能不滅。一個國若到既不能創，又不能守的程度，也不能不亡。

口「錢」雖然好擺大架子，但是牠是天生的賤骨頭，生就的勢利眼，最喜歡跑到富貴人手下為奴隸，決不願走入窮苦人家裏當祖宗。當貴人對牠點手就來，有時牠竟不請自至。窮人愈對牠磕破頭皮，哀憇號呼，牠愈洋洋自得。

■「錢」是奴性的。只可供人的指使，人不可受牠驅策。你若能善用牠，牠就是你的忠僕。你若不善用牠，牠就變成你的惡主。人若終日爲「錢」用心，就變成「財奴」。財奴是世間最苦的奴隸階級中的人。因爲俗語說「奴便奴，便死奴」。那麼，財奴既是奴下之奴，焉得不苦呢。

■人的一生，不只是當祖父的孫子，父親的兒子，兒子的爸爸。這三樣的程序，雖然全做到了，與普通動物傳種的義務，也沒有什麼高超的分別。人總須在「立德，立功，立言」三件人生最大的職務上，做到一樣，纔不污辱這個「人」字。

■人不論富貴貧賤，能盡力爲人類辦一件有益的事，作一篇有益的文，說一句有益的話，也未嘗不算立德立功立言。人所共知的孔，孟，老，莊，程，朱，釋迦，耶穌，蘇格拉底，盧騷，韓愈，張謇，蘇武，岳飛，秦良玉，馬志尼，惠靈吞，華盛頓，弗蘭克林，南丁格爾等等，也不過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人中最有名而已。

■學校只能造就「名義上的」人材。真正的人材，全是靠自己「肯用心，肯吃苦，肯耐煩，肯爲人所不能爲」，所造就起來的。

■四年前，我對民國大學的學生說「有形的文憑不是吃飯的執照。真正吃飯的執照，是無形的學識技

能。由大學畢業，不是就算學成了。文憑不過是一張轉學証書。入了社會，纔是肄業的開始。社會纔是真正的大學」。

■學校裏許多的學科，不是為學生將來入社會謀生的利器。不過是學校中的教員，在學校裏混飯吃的飯碗。學生學成之後，也不過是再入學校，將那種飯碗，傳授與別的學生。所以講台上講說的人材日多，社會裏需要的人材日少。

■據一些文明的學者說「中國是時代落伍的國家」。中國既然是如此，那麼，他們為甚麼又將「超越時代」—連文明的外國，還用不着的高深學理，教授給中國學生呢。學生縱然學成了，也不過如荀子所說的「屠龍之技」高而無用。教龍的把戲，既永無實現的可能，那麼，他們那高深的學理，又有何處可用。

■滿口談道德的男子，多是偽君子。滿口講貞節的女子，多是醜婦人。

■肉體不健康，必受疾病的傳染。心思不堅定，必受邪說的誘惑。

■我國的女子，事事不如男子。就以「洋化」而論，她們中最摩登的，也不過是穿洋衣，吃洋飯，用洋物，說洋話，唱洋歌，跳洋舞，交洋友而已。然而教再文明一步而嫁洋丈夫的，還是如同鳳毛麟角

，少見得很。若與我國敢娶洋太太的男子相較，未免真不進步，不澈底。

口黑貓白貓，能捕食的是好貓。中國學問，外國學問，能換飯的是好學問。

口「又吃魚，又怕腥。又養漢，又拋清」是自古以來許多小人「招禍罵」的原因，也是許多要人，不能「成大事」的根由。往史不論，單以某總統而言，他若直爽的做皇帝，免去籌安會的洋把戲，不行三揖三讓的假客套，他那稱孤道寡的志願，也就能達到了。只因他半推半就，忸怩作態，所以「未打住狐狸，反惹了一地臊」。

口中國現在所缺少的，只是任勞任怨，敢作敢為，不怕當惡人，不怕「挨明罵」的人。中國現在多出幾個「真小人」，「真惡人」，中國的前途就有希望了。

口天下行動最遲慢的，以「蜗牛」為第一。然而在一星期中，牠若不止的上前爬，牠可達三里之遠。可見讀書做事，不怕遲慢，最怕停頓。

口有人問我「中國為甚麼總不能安寧」。我說「只因為一些要人，有福不會享，偏要生閑氣」。

口使小人無法生活的國，必亂。使君子不能生活的國，必亡。

口按進化論，人是由猿類進化而成的。猿類是獸類，人多少必要含有一點獸性。古聖先賢，知道這

種情形，所以就創出「道德」，「倫常」，「宗教」作束縛獸性的無形利器，正如將野獸裝入籠籠裏，以免牠們出來為害，使社會少生禍擾。現在有一些自命為新文化份子的人，不了解古人的苦心，以為道德倫常宗教，是防碍文明進步的東西，竭力主張打倒推翻。這種惡風，若不速加制止，將來的人類，就要日趨「獸化」而變成真正的野獸了。這豈是文明進步，簡直是歸本還原。

口老學究喜歡恭維古人而輕視今人，說古人善而今人惡。豈知古人並不不良於今人，今人也並不劣於古人。古人所以覺得比今人好，是因為古人有種種的限制，不能任意胡行，如同籠裏的虎豹，並非不能吃人，是因為有籠的阻礙，使牠們無法施展牠們的原性。

口「誠實不欺」四個字是人生秘訣。

口專為別人打算，不為自己打算的人是混蛋。專為自己打算，不為別人打算的人是大混蛋。既不為自己打算又不為別人打算，一味任意而為的人，是最大的混蛋。中國這些年的擾亂，全是由這第三種人闹起來的。不但害得自己東藏西躲，家敗人亡，更害得別人，心驚膽跳，無法安生。

口軍閥禦國殃民，是一時的，至多二十年可以恢復原狀。「學者」亂國殃民，是長久的，至少一千年不能恢復原氣。軍閥死了，禍患就完了。學者死了，遺毒去不淨。所以「有槍階級」，實在不如「有

筆階級」可怕。

■四年前，有人問我爲何不入黨。我說「黨權高於一切，我的人格低於一切，我不配入，以免黨紀因我而毀了。甚至共產公妻，我也不配加入。因爲共產公妻，非有「大公無我」的心，決辦不到人人心悅誠服的地步。我雖是純粹的無產階級，只有幾本破書，尙不願與人共有，何況較書還貴重的呢。我的私心未退，若加入公共的團體，豈不是反動分子麼」。

■富人，怕人誣他有錢。婦人，怕人說她不美。

■不新奇，不能動人。不怪異，不能驚人。不能動人，不能驚人，不能享大名。不享大名，不能招集信徒。無信徒，無人代爲搖旗吶喊，成不了「學者」。成不了學者，就成不了首領。無信徒，無人代爲搖旗吶喊，成不了「學者」。成不了學者，就成不了首領。成不了首領，則不能攘大權，立大業。因此，新學說，新主義，遂層出不窮。爲學者爲首領的，前仆後繼。人民無所適從，大亂就由之而起。所以，輿說不可濫，主義不可多。

■對待人力車夫工會的首領，先使他拉一拉車看看。對待工會的首領，先使他用一用斧鎗看看。對待農會的首領，先使他種一種田看看。對待商會的首領，先使他賣一賣貨看看。對待教職員工會首領，先使他教一教書看看。這樣，纔不致被人玩弄，纔能表示真正的民意，纔能謀一個團體的公共利益。

假若外行的人，可以代表本行的人，那就是包辦民意，強姦民意，以衆人爲傀儡。

□你最大的過錯，是你以爲你自己永無過錯。你最大的失敗，是你以爲你自己永無失敗。

□陸世儀先生說：「天地猶是此天地，日月猶是此日月，山川猶是此山川，城郭猶是此城郭，時移世變，而古之人則不可得而見矣。其間庸愚之儻，汶汶焉，與草木同腐，奸邪之流，遺臭史冊。惟有道德文章忠厚廉節之聖賢，耿耿焉，有英氣常存。人亦何可不自勉也？」這幾句話，真可以作人人——尤其是眼下中國的要人——的「座右銘」。人人每日清晨，若肯誦讀一遍，使國家社會，所得的利益，比背誦任何佛經遺囑的效力還大。如此，不但東北四省，可以收回，帝國主義，也能不打自倒。

□自古至今，我所認爲最可惜可哭可歎的，就是有許多的要人，本有「流芳千古」的能力與機會，偏要「遺臭萬年」。

□爲好人易，爲惡人難。說實話易，說謊話難。爲惡人，須大費心機。說謊話，須大打草稿。我以爲當一員秦檜，所耗的心血，較比當十個岳飛，所耗的心血尤多。只可惜古今一些要人，多費盡心機，模仿秦檜，多不肯坦坦白白，學法岳飛。

□現在的「道德家」多是對別人的道德注意。現在的「真節女」多是對別人的真節用心。

口我平生最愛錢，因為錢能提高人格，錢能維持生命。我平生最好色，因為色能悅人眼目，色能提人精神。我平生最愛書，因為書能增人知識，書能化人憂煩。我平生最好交友，因為友能練人改過，友能助人進德。

口對學諭不如自己的人，有傲態，對學諭高於自己的人，有嫉心，全是由於少讀書少閱歷。多讀幾篇好書，多經幾番事故，自能化除這種「小家氣」。

口讀書不難，難在選讀。交友不難，難在擇交。

口有人說，中國的濶人，對於拜訪的人，多不願接見，未免是自高身價，實在可惡。這種批評，實在是不體諒他們，不肯為他們設想。中國的濶人，所以不願見客，是因為客人，太不知為別人節省光陰。一些求見的人，與他們會面，多不肯直接了當，乾乾脆脆，將來意說明。偏要先談一些毫不相干的廢話。甚至等到談完或送至大門，纔將「請託的題目」，半吞半吐的說出來。濶人本來如同名妓，又豈能為一兩人，佔去大半的功夫。外國的名人，會客，常限定談話的時刻，實在可以減去許多不必談的客氣話。

口中國這些年的擾亂，所以此起彼伏，此伏彼起，成了「走馬燈」式的現象就是因為一些要人們的顧

忌太多，心手不辣。以致敵方不能消滅。斬草不除根，遺毒未去淨，焉有安寧的日子。劉邦平定了全國，還不肯留下一個毫無實力的田橫。乍一看，未免是殘酷太甚。其實，欲求長治久安，就不能不下狠手。因為少一分禍根，小民就能多一分安寧。少一分亂源，小民就多增一分幸福。

口我對要人有兩句話。第一，須要知己知彼。若有實力，則不必調和。若無實力，就不必搗亂。第二，假和平，不如真武力。用武力，不如正己身。用武力，要使敵方無死灰復燃的可能。正己身，要於無過中思有過。

口民，以不救而生。國，以不救而存。

口國家使無知之輩，操持軍政之權，如同縱容小兒玩弄快刀。結果不但傷了別人，并且要傷了自己。口爲好人，生前受人受慕，死後受人崇敬。何苦不爲好人。爲惡人，生前受人譏評，死後受人咒罵，何苦必爲惡人。

口自民國以來，今日改，明日革。所得的成績，只是「要人」造了無數的謠言，發了無數的橫財，小民聽了無數的好話，受了無量的活罪。

口最危險的馬屁，是屬員的馬屁。最可怕的批評，是人民的批評。可惜自古以來，一些要人的雙耳，

全被屬員的馬屁塞滿了。人民的批評，簡直達不到他們的尊耳。因此他們就一直走入「遺臭萬年」的路途而不可挽救。

口七年前我在某軍的參謀處供職的時候，會因某軍在前線，招得百姓怨聲載道，特向某長官商議，請他設法轉飭各隊，嚴整紀律。他說「你不明白，軍隊到了前線，不能管束得太嚴。否則他們就不肯打了。」我說「肯打不肯打是在平日的教練；不在到臨時的縱容。收得一城一鎮的事小，傷了人民的心事大，要知驕縱的兒子，不但給父母惹禍招災，終久也必招他反感。驕縱的軍隊，也不能例外」。

口修身與養身不同，修身是修千萬年不死的貞身。養身是養幾十年必死的肉體。修身是拒惡。養身是防病。然而能修身的，必能養身。能養身的，未必能修身。

口俗語說「一輩做官，十輩打磚」是天然的「平等」。俗語說「財主無三輩」是天然的「共產」。

口無學識，并不可羞。無學識而偏欲彰顯自己的淵博，纔是可羞。無錢財，并不可恥。無有錢財，偏要表示自己的淵博，纔是可恥。

口現今許多大學學生的知識，多是在小學或中學裏培養起來的。我以為，現在若談「教育救國」，應竭力縮減大學的數目，省下費用，多辦良好的小學或中學。

口 有人說「現在學生的紀律太壞」，對教育大抱悲觀。其實，這種過錯，并不在學生，而在前幾年幾個借學校辦政治的校長。他們為謀私利，利用少數的學生，為他們搗亂，纔養成了壞習。正如軍隊的官長，利用目兵，為他們販運鴉片，目兵當然就要有不法的行為。所以整頓學校，當山甄別校長入手。校長若剛正無私，學生必然無所藉口，無法搗亂。

口 聰明不是福，善用之則為福。愚蠢不是禍，不善用之則為禍。

口 有人問我怎麼纔是律師，怎麼纔是訟棍。我說，領了憑照，就是律師。不領憑照，就是訟棍。

口 君子怕理而不怕法，小人畏法而不講理。

口 人人能自制，一切的法律，監獄，警察，全是無用的。人人不能自制，縱然人人讀法律，人人住監獄，人人用警察監視，也是無效的。

口 我不提倡宗教。我不反對宗教。可是我以為，有宗教，終勝於無宗教。科學發達，固然可以減縮宗教的勢力。然而科學發達到了極點，宗教的勢力，也就漸次的翻轉回來。這話，讀一讀幾個有名的科學家，臨終所說的話，就可以明白了。

口 宗教的好處是能使人心有所歸宿，精神有所寄託，能於苦惱中，得着無形的安慰，能於憤恨中，消

滅許多的殺機。牠的壞處，據說是，「愚民政策」，阻人進步。其實，全不是宗教本身的錯處。

口以前我國，將唱戲的，貶入娼優隸卒之中，將做官的抬到農工商一上；實在是極大的錯誤。要知道，以品行而言，多能高過做官的。僅以他們對於藝術，全有「自知與知人之明」一事而論，足可愧死一些官僚。第一，他們決不敢冒然登台，決不敢演唱自己所不能唱的戲。第二，無論甚麼名角，決不敢將「生，旦，淨，末，丑」，全出他一人包演，決不敢認定各種角色，全出在他的家裏或他的親友與同鄉之中。第三，他們被人喊了「倒好」，若在私下，大用苦功，演習好了，決不敢再登舞台。我國官僚，若全能如唱戲的有「自知與知人之明」，這座「中華舞台」決不致有將要倒閉的危險。

口老子說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」。蘇格拉底說「人要自知，一切智慧，由此而起」。東西兩個賢哲，全是以「自知」指示人。人果能自知，決不致把自己看作聖人；也不致將別人認為混蛋。軍閥們，屢屢搗亂。學者們，時時騙人。全是由「不自知」三個字生出來的。

口現在「社會主義」又成了最摩登的玩藝了。甚至一些流氓土匪與野妓暗娼，也敢高談社會主義。其實，要講社會主義，自己須先對自己的人格上用功夫。沒有良好的人格，決不能組成完善的社會。社

主義若可由一羣魑魅魍魎，研究包辦，老實的小民，就要轉入十八層地獄了。

口說實話得罪人，是一時的。說謊話聯絡人，也是一時的。被實話得罪的人，將來，仍必與你恢復已往的交誼。被謊話聯絡的人，歸終，必定發覺你的狐尾。

口我中國人，果真願中國不完全滅亡，須先打倒「虛偽主義」，「欺騙主義」，「同鄉主義」，「地盤主義」，「包辦主義」，「自是主義」，「吹牛主義」，「洋化主義」，與男女混雜的「狗化主義」。並且在打倒以上幾種主義之先，須先打倒一些「騙子」。欲打倒騙子，須先打倒一些「學者」。因為學者是專能製造騙子的。

口在留學生裏，已死的，我最配服辜鴻銘。現存的，我最配服潘敬。辜先生，精通幾國的文字，他居然不將洋人，看作聖人。並且敢當面或作文，指摘洋人的過錯，提倡中國的文化。他雖戴着大辮，穿着光緒元年的陳舊中服，外人對他，全都表示敬意。潘先生雖留歐多年，娶了外國太太，還能不染盲從式的洋化，還能不忘國語國文。並且能用國文著書，將中外的好壞，分得清清楚楚。

口我平生有兩件最認為榮幸的事。一是在東城椿樹胡同，曾與終生不失「個性」的辜鴻銘先生，住過街坊。一是在前外羊肉胡同，曾與伶界的「女聖」，劉喜奎女士，比隣而居。辜先生甘受窮苦，不肯

同流合汙，以至困頓而死。劉女士雖爲坤伶，永不肯出風頭，永不肯操副業。她嫁翟某之後，不幸守寡，至今仍是「節勵冰霜」，甘爲翟某儻孤。

口我的腦筋是腐化的，思想是落伍的。我認定，男子一生，若能牢守「個性」，不肯隨人搖旗吶喊，就是男子中的模範。女子一生，若能嚴護身體，不肯任人開爲「公儀」，就是女子中的聖賢。

口我中國所以衰弱，并非因爲不識字的「文盲」太多，是因爲半瓶醋式的「文匪」太衆。

口以中國軍閥洩私憎的堅心，去報國仇，中國可以稱霸於亞東。以不良的軍人，對待老百姓的勇氣，向外而施，東北四省，不致被日寇「拾」去。

口有真道德，必生濱膽量。凡怕天怕地怕人怕鬼的人，必是心中有愧，必是品行不端。

口不論你有天大的學問，你若沒有准「定見」，見甚麼新鮮，你就投甚麼機，你縱然被人稱爲「先知先覺」，你到底是一個匹夫。不論你有出衆的才能，你若沒有准「夫丈」，見甚麼摩登，你就幹甚麼事，你縱然被人呼作「交際明星」，你歸終是一個娼婦。

口我常對學生們說：「你們不必侈談畢業後，如何救國救民。先要捫心自問，畢業後，是否自己有換飯吃的本領」。我在學校（國文大學）讀書時，屢屢高談救國救民的夢話，常常抱定「舍我其誰」的野

心，對於應學的功課，向不專心。以致到如今，窮愁潦倒，不能自拔於困苦之中。回想當年「救國救民，舍我其誰」的大話，真使我汗下如雨。所以我一聽學生說大話，我的臉皮，就為他「發紅」。

■國家既亡，學校所造成的，多是大言不慚的志士。國家將興，學校所養成的，多是守分盡職的凡人。對老年人，拍馬屁，足可以提一提他的精神。對青年人，拍馬屁，實在是要阻礙他的前途。老年人，離死不遠，拍他幾句，使他歡喜一場，雖近於卑鄙，未嘗不是道德。青年人，後望無窮，拍他幾句，易使他生起驕滿之習，雖近於鼓勵，未嘗不是陰險。

■我對某校學生說：「你們須用心讀書，要知中國的前途，全寄託在你們的身上。……焉知你們之中，將來不出一位國府主席呢！」他們立刻眉開眼笑。我又對他們說：「你們若不專誠用功，中國的將來，就許亡在你們的手裏。並且焉知你們之中，不出幾個人力草夫呢！」他們登時喪氣垂頭。可見許多學生的貿張傲慢之惡習，全是教職員，平日慣拍學生的馬屁，養起來的。

■我勸青年……在入學校前，要將自己認作混蛋，畢業後，更要將自己認作混蛋。如此，纔能脫離混蛋的範籬，雖處於混蛋世界中，而能不為混蛋。

■以前那「打戲」式的教育，固不易養成偉大人格。現在這「哄少爺」式的教育，極容易造就誇大的

土匪。

■ 地球是圓的。在圓的上進步，也就是退步。人既是地球上的生物，一切動作，全離不開地球。你無論如何自誇你進步，你終久還是要歸到你的「出發點」。所謂「進化」，也不過是由野蠻進化到文明。文明到了極點，也就是達於野蠻的開端。現在一些文化過火的人，提倡「裸體生活」，「打倒家族」，「消滅國界」，「非孝主義」，「多夫主義」，也就是向「原人」的時代進行呢。

■ 日本原是自己沒有文化的國。她所以能成爲世界六大強國之一，是因爲她能吸收中國的精神文明，做她的筋骨，利用歐美的物質文明，做她的皮肉。

■ 中國以維新而弱，日本以維新而強，是因爲日本學得別國的長處，中國學來別國的短處。正如兩個貧賤的人，同學富貴人。一個學得富貴人，所以達到富貴的原因。一個學了富貴人，所顯露出來的富貴外表。

■ 古學說是「調解」的，是使男女老幼貧富尊卑，相親互助的。新學說是「挑撥」的，是使男女老幼貧富尊卑，相仇互嫉的。古學說若達於實現，必能使普世的人，合衷共濟，大家全沾福利，和樂太平。新學說若果見諸施行，只能使少數的壞人得益，使多數的好人遭殃，并且你爭我奪，大家同入於滅

亡之途。

■世界上「無產階級」，佔人類十分之九。「無產階級專政」一個名詞，真能誘惑大多數的人心，使人聽着悅耳，想着爽心。不過，要知所謂「無產階級專政」，縱能達到實現之日，也不過是幾個無產階級中的壞蛋，操持政權而已。大多數的無產階級，還是依舊的受壓迫；依舊的不得翻身。

■「天理」是人所共有一個「真理」。「良心」是人所同具的一顆「本心」。天理，也可以說是「自然之理」。良心，也可以說是「自然之心」。

■愛笑的女子，多是淫蕩的，不必怕她。愛笑的男子，多是險詐的，須要防他。

■有人對我說「做縣長的秘訣，是將縣裏的紳士維持好了」。我說「你若將紳士維持好了，縣裏的小民，可就把你惱了」。

■現在中國的教育愈發達，洋貨推銷愈廣遠。由小學校起，學級高一年，所用的洋貨增一倍。照這種情形推演下去，不用等待教育普及，中國就要宣告經濟破產了。要知現在許多的教員就是提倡洋貨的功臣。

■人不可無疑心，讀書無疑心，得不到實學。交友無疑心，得不着良友。並且天下的眞理，全是存着

變心而求出來的。

■有人說「中國現在，只有能『破壞』的人材，並無能『建設』的人材。」我說「建設固然需要人材，破壞何嘗需要人材，只要狗材猪材，就能成就破壞的工作。譬如能工巧匠，費多少年的辛苦與無量的血汗造成一件東西，用一條狗或一口猪，片時之間，就能撞毀了。」

■當初英國數學家及物理學家奈端 Isaac Newton 費了二十年的苦心，作成一部書的底稿。經他的愛犬，碰倒了燭台，幾分鐘的功夫，就將那稿子，變成紙灰。由此可見，古聖先賢耗費多少心血，所成的事業，片時之間，就可以被一兩個混蛋，毀成一個七亂八糟。古語說「數君子成之而不足，一小人毀之而有餘」就是這個道理。

■消弭禍亂，不必講甚麼高超不切實用的外國主義，只在掌權的人，設法「正風俗，辨邪正，別男女」。風俗不正，決生不出好政治，邪正不分，決定不出真人材。男女七亂八糟，決產不出好國民。這三樣是一而三，三而一。縱着政治，違了就亂。

■我從來就不信有真確的「民治」。到我的骨肉化爲灰塵的日子，我還是不信有真確的「民治」。我愈讀新舊講政治講主義的書，我愈不信有真確的「民治」。不但中國沒有真確的民治，蘇俄也不是真

確的民治。甚至直到天地末日，全球上也實現不了「言不二價，貨真價實」的民治。

■世界上，只有「官治」，或無「民治」，「官」雖是由「民」變化而成的，也不過如同由「蛹」變成「蛾」，蛹終是蛹，蛾終是蛾。人既不可呼蛹為蛾，又不能稱蛾為蛹。那麼，就不能稱官為民。

■英國格言說「小心你帽子裏的蜂子。」那意思是「不要防遠，先要防近」，自古至今。許多作大事當大權的人，所以鬧得身敗名裂，遺臭萬年，多是被身旁一二小人，害了他們。只可惜他們專對小民，處處嚴防，而不知禍患就生於肘腋之間。

■我讀歷朝的史書，看我中國，從來所遭受異族的輕蔑，沒有較「九一八」更甚的。一時之間，失地之多，也沒有如九一八所失之多的。我不知將來作史的人，關於這段痛史，要如何下筆，將來讀這篇痛史的人，要有甚麼樣的批評。

■彭祖壽長，也死了。顏子壽夭，也死了。石崇豪富，也死了。范丹清貧，也死了。秦檜害人，也死了。岳飛被害，也死了。吳三桂，為洩私憤而請清兵，也死了。史可法，為報國讐而抗清軍，也死了。嫫母貌醜，也死了，西施色美，也死了。我纔明白了，原來，人無論怎麼，也必有一死，誰也不能長生萬年。

口非裁無用的軍隊，不能救有用的良民。非剷除「個人」的軍隊，不能有「國家」的精兵。軍隊的實權，若不直操之於政府，國家對外，決沒有爭勝的希望。

口軍隊是爲國家保疆土的，不是爲司令佔地盤的，軍人若知爲國犧牲是榮譽，是民族的英雄，爲司令奮鬥是恥辱，是個人的家奴，中國就有望了。

口前年我在某司令部，爲「少校處員」時，某處長，要調升某官。我的同事某甲對我說：「我們同是某處長的人，反正我們當追隨他。他到甚麼地方，我們也要不離開他。」我說：「你不要擅用『我們』二字，我往大裏說，我是我中國的人。往小裏說，我是我宣家的人。再往小裏說，我是我『宣永光』自己的人。」

口中國若不打倒「個人系屬」的惡風，任何事業，永遠也上不了軌道。二十年前，一省若更換一個巡撫，藩臬兩司。全不致動搖，道府州縣，更不受牽連。做官的能安於其位，不存「五日京兆」的心，所辦的事纔有進步。現在不但官場，成了「走馬燈」甚至清高的教育界，也成了「後娘婆帶犢子」了。中國的前途，還用問麼。

口生爲男子，因報答知己，因維護公理，性命可以犧牲。假若只爲吃飯問題，身體萬不可屬之於人，

成了「飯東」的私有物。並且先要查一查，飯東所賞你的飯，是不是國家的。

■以性命報知己，以性命護公理，是英雄豪傑的氣節。以人格殉富貴，以人格換飯碗，是奴隸猪狗的行爲。

■有人問我「爲甚麼古今許多英雄豪傑，在困窮之日，肯投靠於不如他們的人。」我說「英雄豪傑，心抱大志，打算作一件轟轟烈烈的事業，如同一個矮小的人，要登高牆，自必要尋一個「梯子」。假若一時尋不到梯子，那麼，遇見一個「馬桶」在旁邊，未嘗不可利用爲進身的階梯。假若嫌牠臭，就爬不到高牆之上。當初，劉邦，就是張良韓信的梯子。韓林兒，就是朱元璋的馬桶」。

■秋後的蚊子與天將亮時的臭虫，咬人格外利害。可見兇狠暴厲，正是將要滅亡的先兆。不但惡虫如此，惡人與惡國，也是這樣。

■日本與中國，本是「唇齒之邦」，又同爲黃種。在這黃白兩種人對峙的日子，和則兩利，讐則兩損。日本若有明白人，應與中國，相親互助，不當利用中國少數的混蛋們，搗亂之時，強據中國的領土，大傷中國全國人的心，而爲白種人造成征服黃種人的機會。

■天下有兩種人最可恨。一是有病不肯吃藥。一是無病偏要吃藥。前者是「剛愎自用」。後者是「庸

人自擾」。

口人的思想，是隨年齡而變的。所以青年人與老年人，決不能成交。大媳娘與老太婆，永不能合作。

口有人問我，「某有名的新聖人說：「四子書貽害中國」。你對他這句話，有什麼感想。」我說「他是要使一些青年，將古聖先賢所遺下的書，認為破銅爛鐵。將他的作品，當作美玉精金。人人心裏，若不崇拜古聖人，他那新聖人的榮銜，就可實授了。他所行的，正是一種新發明的「愚民政策」。好在他還沒有秦始皇的威權，不配將一切古書，付之一炬。並且他所以反對四書，是因為他當日未曾將四書讀明白了。假若他肯將四書，細讀幾遍，再請一位老先生，為他講解三年，他就不敢譏評中國的古書了。

口古語說「得人者興，失人者崩」。古今中外的偉人，所以能成大事，全是能識人，能用人的。張良韓信，也會投靠項羽。所惜項羽，不能識人，不能用人。歸終，張韓二人，被劉邦所利用成了制項羽死命的利器。張韓如同蒙着灰塵的明珠，賣到兩個小販手裏。一個不識貨而向外堆，一個識貨而因此致富。

口真正的幸福。不是「錢」所能買到的。真正的名譽與學識，不是「死」所能泯滅的。

口以前的學者，口裏不提高農工，然而心中決不忍由他們身上謀利。現今的多數「學者」，口中雖竭力推崇農工，心裏却是要用他們為傀儡。我敬告農工人，凡是對你們痛哭流涕，而高談救助你們的

人，百人中之九十九，是以爲你們的腦筋簡單，對你們要施行「黃鼠狼給雞拜年」的陰毒手段。

口「信好話，受實騙」，是現今多數青年與多數老實農工的傳染病。人生不幸，處於亂世，只有埋頭讀書習業，爲將來打算，是青年人的安全途徑。專心一意，靠筋力工作，養大養小，是目下農工人人的穩妥辦法。只要是有書可讀，有業可習，有田可種，有工可作，就是幸福。未來的幸福靠不住。眼前的幸福莫犧牲。

口去私心，纔能辦公事。能自愛，纔能講自治。

口許多青年的摩登男女，以爲他們的父母，不懂戀愛。我不知他們是怎麼來的。

口我的一個老同學對我說「現在的青年，真不得了。他們正事不作，專門的戀愛「密斯」。」我說「你不要「洗了手之後，就不認作賤」。我們當初又何嘗不愛密斯。不過，我們當初是愛在心裏，他們現在是愛到外頭來了」。

口某新學家說「聊齋志異那部書，文筆蕪雜，取材鄙陋，談狐說怪，不合現代潮流，沒有一讀的價值。」我說「蒲松齡現代的人麼。閣下這種批評，如同說，「岳飛當日不該班師，應當先打一個電報或派一隻飛機，去問一問宋高宗，那些金牌，是不是高宗親自發的」。並且閣下若嫌蒲松齡的文筆不好

。那麼，就請閣下著一部比聊齋志異更好的。使我開一開茅塞，使新文壇，也發出一點光彩」。

口自從「不戰而退」與「望影而逃」改為「戰略作用」與「預定計畫」以來，中國再沒有「敗將」。自從「寡廉鮮恥」與「姦盜邪淫」改為「經濟壓迫」與「環境不良」以來，中國再沒有「壞人」。口非能辨別「是，非，邪，正」，不配談「改造」。非能「通今知古」不配談「維新」。由之乎非眼光明瞭，不能別五色。非耳鼓靈敏，不能定五聲。

口到寧，莫梭里尼，希特勒，凱末爾等人，所以能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改革，使國家有再造復新的現象，並非是一時的僥倖，是起於平日的苦心研究，能將本國的病根與所以得病的原因查出來，而後用斬釘截鐵的剛毅，力下除病的藥劑。並且深得一些志同道合的助手，公平正直的輔佐，纔使國家有起死回生轉弱為強的希望。

口凡事，有一利，就有一害。自從交通發達，為人類往來或運輸上，增了許多的便利。可是在不知不覺之中，各國各地，也輸出或流入許多的病症與惡俗。現在，甲國獨有的病症，乙國也見了。乙國獨有惡俗，甲國也有了。

口弱國學強國，如同貧家學富家，如同鄉下人，學城市的人，必要先學了壞處。所以鄉下毛孩子，一

入城市讀書或習業，多是先對享樂的地方注意，對銷耗的惡習上用心。現在，甚至許多鄉下的男女學生，入大城幾天，回到鄉裏，就主持離婚。至少，也要先弄上半截「洋服」，顯露顯露所學的成績。

■ 現今有許多人，對留學生，表示不滿。甚至有人說他們是傳佈惡俗的媒介，是亡中國的先鋒。這全是很用心詳查的「一偏之見」。要知中國得留學生的利益也不少。如溝通文化，修整交通或發展實業，多是留學生的成績。使中國受害的留學生，是那種家富資財的「濶少爺」與善能奔競的「人情貨」。他們到外國，是爲混資格，並非是爲求學識。目的與行爲，既不正大，當然與不來外國的優點。■ 世界上的事物，是有「循環性」的。所以已往的「優點」成了現在的「劣點」。昨日的「缺點」成了今日的「美點」。那麼，現今所認作「壞」的，將來未必不視爲「好」。今日所讚爲「美」的，明日必不譏爲「醜」。能明白這種情形，纔不致「是古非今」或「是今非古」。

■ 現在多數的青年男女，全被「捉住時代」四個字或「捉住時代的輪子」七個字毀了。既然將時代，看作輪子，當知輪子是會旋轉的。時代的輪子，尤其是旋轉的最速，你永遠也追不上牠。你將要捉住牠的某一部分的時候，牠那一部分，已經是過去了。並且牠既不是穩定的，你如何能捉得住。

■ 時代既是循環的。牠的某部分轉過去，必定還要繞回來。你若是有「定見」的好小子，你當拿定主

意，等着牠，不必隨着牠的屁股跑。要知，你跑得縱然「連喘帶叫」力盡筋疲，你也不過吃牠一些屁灰，反要使你發昏殆死，精神失了作用。

口凡事，取乎「中」，是應付時代與任何事物的良法。「中」是不偏不倚，不左傾不右斜的。非「中」則不能「正」。非「正」則不能「穩」。非「穩」則不能「久」。

口我見報上登載，某人是「左傾」某人是「右傾」。又說某人是「左派作家」某人是「右派作家」。鬧得你攻我擊，瘴氣烏烟。我以為這全是「庸人自擾」既生為一個萬物之靈的「人」，就應立定腳根，也不左傾，也不右傾。必要「三條大道走中間」。也不入左派，也不進右派，必要「特立獨行」站在二派中間，成為一個「正派」。

口男子的思想，萬不可學摩登女子的衣飾。她們為「趨時」起見，對於衣飾的肥，瘦，長，短，今日改變，明日革新。愈想趨時，愈要落後。結果，枉勞精神，枉耗錢財，空惹一肚子氣。

口我以為，人的思想，必須如同做衣服，不管別人穿肥穿瘦穿長穿短，你總當做不肥不瘦不長不短的。別人穿有花紋的，你總要穿素面的。如此，你就總趕得上「時興」。

口現今，我國整頓一次捐稅，小民的血汗，多受一份壓搾，官吏的私囊，多增一份收入。目下，小民

對於捐稅，不求減免，只怕整頓。

口整頓捐稅，只在「剔除中飽，嚴防舞弊」。不在「敲骨吸髓」。不在「竭澤而漁」。砸碎了骨頭吸髓，固然可以將髓吸得一滴不留，但是下次，連骨頭也吸不着了。淘乾了水坑拿魚，固然可以將魚捉得一條不剩，但是下次，連魚子也尋不着了。

口自民國成立，二十三年以來，種種捐稅，增了不只四十六。種所得的結果，只是「四民廢業」。書不能讀，田不能耕，工無人用，買賣無法做。究竟捐稅所得的錢，是作何開銷了。據理財的人說，十分之八九，是耗於養兵。衛護國土，不能無兵。那麼，東北四省，為甚麼又讓日本人「白拾」了去了。看起來，捐稅的十之三四，只是入了經手人的腰包。十之七八，只是為軍閥練了無數禍國擾民的「家奴」。

口有人問我「你常說，政府須用民意為基礎。那麼，福建這次獨立，既然成立「人民政府」，為甚麼還站立不住呢。」我說「就是因為成立人民政府，所以纔站立不住。」又問「你說話不是太矛盾麼。」

「我說「我先問你，假若開設一座國貨商店，裏邊連一件真正的國貨也買不出來，牠的生意能做得長久麼。」

口現今我中華民國小民。被「民」字騙蒙了，被「民」字嚇怕了。用「民」字騙民的時期，早就過去

了，不時興了。我認定，現在若有人，想在中國作一番偉大的事業，最好是口中不提一個「民」字之上，更不可再加一個「愛」字或「救」字。果能如此，人民必定簞食嚙漿，表示熱烈的歡迎。假若再玩弄「民」字的把戲，未免是自求「失敗」。

■ 現今中國的百姓，只求安居樂業，不貪高貴的名目。你若能使他們安居樂業，你縱然呼他們為「草木小民」，他們對你也是歌功頌德。你若不能使他們安居樂業，你雖然稱他們為「民國主人」，他們也是罵你的八代祖宗。

■ 由道德所生的胆量，是能維護真理的。這種胆量也就是孟子所說的「浩然之氣」。

■ 現在的主義，如同六月裏的蒼蠅。一天不知要產生多少，真有使人無法應付。鬧的人頭昏眼花，意亂心煩。我以為，防止蒼蠅的方法，只有掃除汗穢，力行「清潔」。防止主義的方法，只有掃除私欲，力行「正心」。

■ 按我的糊塗見解，自從世界上有人類以來，直到世界上人類滅絕，世界上只有兩個主義。一個是「騙人主義」。一個是「受騙主義」。

■ 禮記上說「四十曰強而仕」。那意思是說，男子年到四十，智慮氣力強盛，可以做官了。可見做官

不是「奶毛」還未去淨的人，所可以充數的。各國掌大權的人，也沒有二十來歲的人。近幾年來，不知是誰，創出一句「打倒四，五，六」的話。據說，四十五六十的人，思想陳腐，少有勇氣。必須痛加剷除，纔能文明進化。然而，我以為，進化退化文明野蠻，先不必論。我敢說，中國現在所以還未滅亡，就是因為四十歲以上的人，還未死絕。

現在中國有些人，受了某國的學說的誘惑或金錢的驅使，對貧富上下父子夫婦之間，大加挑撥，鬧得貧富相仇，上下相恨，父子相嫉，夫婦相怨，已經是大亂之端。近來又挑動老少之間的感情，不知是甚麼心理。人類結合，纔成社會。各階級互相愛助，社會纔得安全。今將各階級挑撥離間，還大言不慚的要創造「理想社會」，豈不是「南轅北轍」，「郤行求前」麼。

「國語」齊語上說「老者之智，少者之決。」可見老少，各有優點，各有缺點。國家用人，理當老少兼用，以收互相輔助之益。

天下只有兩種人。一是可敬的好人，一是可憐的壞人。好人所以可敬，因為他認清了人生應走的途徑，專向光明的大道中前進。壞人所以可憐，因為他誤解了人生的正路，偏向黑暗的死途裏急趨。
甚麼樣的人，是最「討厭」的。最討厭的人，就是在你正要「自頌功德」的時候，他先「自誇其德

」了。

□你所歡迎的人，是能向你獻「諛言」的。你所厭惡的人，是能對你盡「忠告」的。

□仿學皮毛的洋化，附和外國的新學說，不是「救國之道」。真正的救國之道，是「存天理，去人欲，守範圍，盡本分」。

□人失了「自信力」不能爲人。國失了「自信力」不能立國。

□學生在學校裏，得「隨便」的機會愈多，將來處社會，所碰的「釘子」愈大。

□凡是一種學術，若沒有存立的真理，決沒有存的可能。中國醫術，我雖不敢斷定，是起於黃帝。然而我確信中國的醫術，是集合四千餘年以來，無數的古人的經驗而成的。若說中國的醫術「不科學」，可是許多洋醫，所不是中國人的「死亡率」也並不超過於外國人之上。若說中國的醫術「不科學」，可是許多洋醫，所不能治的病，竟被中醫治好了。醫術是爲治病的，以治好爲主。何必用「科學」二字嚇人。

□科學是甚麼東西。科學，據我的糊塗思想，不過是「分科分類研究之學」是將一種學術，分得詳而又詳，細而又細。詳得令人頭疼，細得令人心亂。是爲「學者」無事造謠的憑藉。是給教員與文明人，嚇人的把柄，是爲編字典的人，收集「新名詞」的來源。是爲學生們，空記住許多的「統系，名詞」

，理論，」而得不到實用的知識。

口食物，不論精粗，不論中西，吃了之後，能解餓，能養人，就是好食物。學術，不論古今，不論東西，學了之後，能有實用，能換飯吃，能不害人，能不騙人，就是好學術。

口世界上最有實用的，就是「經驗」。最無實用的，就是「理論」。我朋友家裏，有一個僕人，無論甚麼電燈電話無線電等等，全能安裝拆卸改造，他並沒有讀過一天書。他所能的，全是由經驗得來的。我朋友的兒子，是理科出身，對電學學了三年，對那僕人竟甘拜下風。假若他們兩人，同時出去換飯吃，一個必能入工廠服務，一個只能站講台教書。

口「誓死」與「犧牲」不是可以輕於出口的，不是可以玩笑的。不肯捨命，不配妄談誓死。不肯捨己，不配浪說犧牲。現今中國人，所以濫用這四個字的原因，是出於不了解這四個字重大的意義。

口去年說「誓死不棄防地的人」，現今多在一邊養尊等優，作威作福去了。去年說「爲國犧牲的八一」，現今多在一邊安享富貴，倚翠偎紅去了。可見，所謂誓死者，是讓別人誓死。犧牲者，是使別人犧牲。這種「言不顧行」的愈多，國恥愈大，國亡愈速。假若自問，沒有這種決心，最好是免開尊口。幾個人丟「臉」事小。全中國人，隨着丟「人」事大。

口非有大膽的人，不敢說實話。非有決心的人，不敢行直道。可惜，說實話，行直道的人，不但不能處社會，甚至不善處家庭。

口大智果能若愚，不但自己可以減少許多煩惱，社會也可以少生許多擾亂。大愚偏要若智，不但使社會日趨擾亂，自己也不能倅得安寧。天下所以多事，全是由一些「大愚若智」的人搗亂而起的。

口自從帝國主義，伸入中國以來，中國的物質方面，所受的損失，固然是很大。可是自從外國的「新學說」輸入中國以來，中國的精神方面，所受的損失更大。前者，是起於國勢衰微。後者，是起於人心盲從，前者，罪在外國的政府。後者，罪在中國的「學者」。外國政府，侵略中國，是為使牠們的國，富強鞏固。中國學者，販運學說，是為求他們自己，名利兼收。所以我以為，救中國之道，第一須先打倒那些為洋人當走狗的學者。

口老子莊子，全生於擾攘的時代。那時老實人，不得安生。野心人，多存僥倖。老莊纔不得不用他們那異衆超俗的學說，安慰老實的人，提醒野心的人。我國現在，較老莊時代，還覺百倍的七亂八糟。世界各國，因競爭的原因與學說的迷惑，全到將要破產的地步。我以為，欲救中國，救世界，非提倡老莊不可。

口世界上五十幾國，沒有一個國與我國感情深厚的。不但以前是如此，現在更可怕。聯日，聯俄，聯美，聯……全都是自縊滅亡。我中國男子，若有漢子氣，要先由本國尋出中國所以衰弱原因，由自己設法醫治。不必借助於人。依人者不久。賴人者難存。好漢子，自己跌倒，當由自己爬起。人，不可靠人，國，更不可靠國。

口我中國的東鄰，是一個明搶明奪的惡漢，北鄰是一個陰毒暗壞的貪夫。對東鄰，當「厲兵秣馬，明恥教戰」。對北鄰，當「嚴防秘備，面和心違」。

口地球上沒有新鮮的事，全是舊事重提。歷史中也沒有新鮮的事，全是舊戲重演。換一句話說，人事是「仿學」，歷史是「抄襲」。我愈默察世事，翻閱史書，愈知，人事不過如此。

口現今我中國，官食民瘠，一切奢靡淫蕩的情形，正與宋末與明末的情形彷彿。強鄰兜蠻陰狠，得寸進尺的情形，正與當日金人與清人的情形類似。

口中國現今，「聖人」太多，「凡人」太少，「先生」太多，「學生」太少。「好人」太多，「壞人」太少。「憂國憂民的人」太多，「自私自利的人」太少。「贊死救國的人」太多，「拼命撲錢的人」太少。因為太少，所以將國圖得，似亡不亡，將民鬧得，似活不活。

■「癢」的滋味比「疼」還難受。今日我國的現狀，不是疼，只是癢。

■按本分作去，自有幸福。候機會之來，少有成功

■古時，書少而精，所以能養成許多學者。現今，書多而泛，所以養成許多混蟲。古時的書，重「克己」，所以學者多「正士」。現在的書，重「責人」，所以學者多「惡徒」。

■外國人，可以說「中國文化落後」。中國人，萬不可說。外國人，可以輕視中國的文化，中國人萬不可以輕視。外國人可以說「中國人是弱小民族」，中國人，萬不可自居為弱小民族。

■向坑中急行，不是正當的「進步」。向安穩處退後，不是怯懦的「落伍」。

■我最反對「迎合潮流」一句話。迎合潮流，是隨着時代的思想奔馳。決非一個有男子骨頭的人，所肯作的。生為一個男子，就應當有穩定不移的思想，不能因別人的思想，亂了自己方向。處在這邪說流行，思想顛倒的時代，非有男子骨頭，不能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。

■我常勸學生們說：「你們對於『潮流』要咬定牙關，牢守主見。在潮流正汹湧的日子，頂好是以一塊『岩石』自任，要做一個中流砥柱。假若力量不濟，須要做一根『蘆葦』。千萬不可自然自棄，甘做一個『浮萍』。岩石決不是潮流所能移動的。蘆葦遇着潮流，雖在水中擺盪，然而根子不動。浮萍並

無根柢，只浮存在水面上，任憑潮流的趨勢，隨波逐浪，永遠沒有自己的准定向。」

□後漢司馬徽說「識時務者，在乎俊傑」。這句話常被一些投機的人與趨時或盲從之輩，誤解了。要知道「投機」不是識時務。「趨時」與「盲從」，也不是識時務。識時務是遇着一個時會，知所當行，抱定一個正大的目標，合理的見解。應付當前所發生的事務與時機。

□孟子說「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」也不是說孔子善於投機，善於圓滑，是說孔子，在他當日所處的時代，應付當前的環境，能行妥善穩健的辦法，能確然獨立，不偏不陂，不右傾，不左傾，能超出凡俗之輩，思想言動，能為時代的「中主」，而不為時代的「犧牲」。

□有人問我說「某要人主張打倒宗教，用『美術』，代替宗教。你以為怎麼樣」。我說「我只知宗教是『正』人心靈的，美術是『悅一人耳目的。無耳目的人，也可受宗教的感化，然而決不能有美術的欣賞。許多的美術，固然是由宗教發生出來的，但是兩樣並不是一件事。假若說，美術可以代宗教，那麼，就可以說，吃屎可以代吃飯」。

□人的一生，總是以爲「將來」要比「現在」好。因爲人人全有這種思想，所以纔都願意活着，以便看看將來究竟有甚麼好的實現。

口人人全希望將來比現在好，可惜到了將來，多是得到反面的結果。所以宗教家，就創出「天堂」，「淨土」或「極樂世界」等等的名詞，使人於無望之中，仍存着一個有希望的思想，并且指示人，若能存善心，行善事，終能有好的將來。存惡心，行惡事，必有壞的結果。可見宗教的存在，何啻於人無益呢。

口野心的「學者」，求名求利，政客軍閥，爭權奪利，也是利用人人總「希望將來比現在還好」的希望，所以就用種種理想的「學說」與等甜言蜜語，欺哄愚民，謀求將來的幸福。其實，他們所造的學說與所發的言論，更沒有好的結果，反使壞人，多存僥倖的心，不但不能為善，還要引動殺機。

口娼婦，未見金錢，未必不大喊貞節。學者，未入官場，未必不自詡清廉。

口我喜歡研究科學，可是我最反對「科學萬能」一句話。因為「萬能」是「無所不能」的意義。科學家，到現在還不能造一個動物或一棵植物，簡直連一個有「生命」的東西，也造不出來。我敢斷定，到將來，科學家也不配享受這「萬能」的榮銜。

口一隻混蛋夫婦，不費任何思想，就能造成一個「活人」。聚一萬有名的科學家，費一百年的勞苦，也造不出一隻「死狗」。

口大混蛋所以也能造活人，科學家所以竟不能造死狗，一是出於「天」，一是出於「人」。天，說一句新話，就是「自然」。（或天然）人力無論如何，決勝不過天力。

口科學只能由「有」中造「有」。不能從「無」中造「有」。從無中造有是「創造」。從「有」中造「有」是「改造」。科學家口中所說的「創造」，不過是改造而已，不過是吹牛而已。

口新文學家口中所說的「創作」更是觀不知恥的「吹大牛」。我看他們的「創作」也不過是將中國意思，外國意思，中國語法，外國語法，胡牽亂湊的成績。如同將中外的殘茶剩飯混合而成的一種「雜燴菜」，焉能妄稱「創作」。

口現今有一句流行話「改造自然」。我並不反對，因為我教歷史地理兩種功課，也常用這句話，嚇學生，替人類吹牛。然而人類改造自然，也不過是只能改造一部分，改造一時期，決不能根本的改造，更不能永久的改造。

口中國女人雖能將兩足改造，成為圓錐形，她們所生的孩子，仍不是半腳。非洲的婦女，雖能將頭頂改造，成為斜坡式，她們所生的兒女，仍不是扁頭。人工雖能掘地成河，多年不修，仍必淤為平地。人工雖能訓練使貓鼠同眠，貓若餓了，仍必將與牠「宣佈同居」的伴侶，作為食料。

口占卜與相面，雖有引人入於迷信的壞處，可是很有提人精神或安慰人心的好處。因為賣卜或看相的人，多是說，一個人的將來，要比現在好。如此，就能使聽信的人，於失望之間，增加許多前進的勇氣。於苦悶煩惱之時，增添許多忍耐的決心。可見古人發明一種學術，也是大有意的。假若卜相沒有存在的價值，歐美各國，早就禁止了。

口自從我國提倡打倒迷信以來，最可惜的是將「認命」二字推翻了。豈知這兩字的效力，比一切法律與命令還大。能使富貴貧賤，尊卑上下，各階級之間，免去許多嫉恨與殺機。能使夫婦安樂和平，不致以離婚為兒戲。能使壞人不存微倖之心，而生非分之想。在無形中，使社會的秩序與國家的安寧，增加許多的保障。

口有人說「認命是迷信，是阻碍進步的。」請問不認命不迷信，所生的利益，在何處呢。我以為往刑場裏去的強盜與爭風妬姦的兇徒，全是不知認命的。有人說，這是因為「社會組織不良」纔發生的惡果。然而我認定，社會組織，不論多良，也不如「認命」二字能化解人的惡心。

口迷信鬼神，使人「畏縮」，就是新文化分子，所說的「不進步」。迷信科學，使人「發狂」，就是新文化分子，所說的「進步」。

口迷信中，最誤人最害人的，就是「風水」。有許多礦產，許多道路，因風水的原故，不容人開採，不容人修築。許多的陽宅陰宅，因迷信風水的原故，被人修改了七亂八糟。某堪輿家（風水先生）對我說「你所以不發達，是因為你府上的墓地不好。你應將先人的坟墓，掉換掉換方向」。我說「我不能升官發財，是怨我一人不好，並非因我先人葬的方向不對」。

口「異族的欺辱可忍，同寅的意見難消」是我國自古至今，官吏的劣根性。因有這種惡性，所以全國不能真正統一，一黨之間不能精誠團結。外國人利用這種弱點，遂能施行「分段侵略」與「個個擊破」的政策。

口自古以來，我國的普通人民，對「政體」與「種族」的思想，實在模糊。所以有「撫我則安，虐我則讐」的古語與「誰坐天下，給誰納糧」的俗話。凡有能弔民伐罪的人出現，不論他是中國人或外國人，不論他行的是甚麼政體，甚至不管他是一個甚麼東西，只要他能安民不擾，人民就肯對他簞食壺漿，扯起順民族旗，並不以為是奇恥大辱。因為有這種麻木不仁的壞習，所以由晉朝以來，外族纔能屢屢侵據中國的土地，統制中國的人民，欲除這種國恥，第一步先須鼓動起中國人民的「種族思想」。口種族思想，是民族的保障，是無形的國防，是不用槍砲的武力，是無需軍費的設備。種族思想不是

如同排外的「義和拳」，是更像努力自衛的「義勇軍」（真的）。

口種族思想若能堅固，不但可防異族的「武力侵略」。與「經濟侵略」，更可嚴防異族的「文化侵略」。要知「文化侵略」有害於種與有害於國的程度，較任何侵略，更為可怕。世界上有幾種民族因受異族文化的薰陶，全已根本滅亡了。所以我認定我國現在幾個竭力鼓吹，盡量吸收外國文化的「學者」，不但**是賣國奴**，而且**是亡種奴**。

口我在某教會女高中教英文時，曾對英文主任美國某女士說「我國學生習英文，是要造就些**融匯中英學識的學者**，不是造就一些「美國化」或「英國化」的中國人。是要造就一些與中國有用的中國人」。

口現在某要人，屢屢提倡中國舊道德倫常，又翻印「康濟錄」分發各縣，有人說他沒有革命的勇氣，沒有現代政治家的眼光。我以為所謂革命者，是革除惡政。推翻專制。所謂政治家，是因事制宜，隨時布政，全以利民為主，不必管甚麼現代不現代。

口政治不是「官板藥方」，不是「代數公式」，藥方公式，也不能一成不變。政治也是如此。人是活的，政治是死的。假若墨守成規，遵古泡製，正是俗說所說的「活人讓屁堵死」。不過，不可任意的「變本易常」就是了。

口有人問我，「政治」二字怎麼講。我說：「政是爲政的人『正己』，治是爲政的人『治己』。政治家能如此，就能有好的政治。否則，就成了俗語所說，『上樑不正下樑歪，中樑不正倒下來』。」

口大學上所說的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」。孟子所說的「修其身而天下平」，全是指操政治大權的人，先能「正己」「治己」而發生的效果。

口前年我的母校，開六十週年紀念，我送了一塊樟子。樟文用孟子說的「正人心，息邪說」。現在我國正可用這六個字，爲救國方針。假若人心不正，邪說不息，我國亡國滅種之禍，恐怕就在眼前。

口我所最感覺痛苦的是，對政軍二界，有話不敢說。對教育界，有話不忍說。對青年男女，有話不便說。對我自己的壞處，有話不肯說。

口現今若要救國，須從實處着腳，由穩處下手。不是空空洞洞的「開會」「念佛」所能安邦對敵的。若會議可以成功，念佛可以濟事，南宋可以不亡，梁武帝可以保命。

口寧可「開倒車」不可「開狂車」。寧可「落伍」不可「盲從」。開狂車是不問前路如何，一味的猛進。盲從是不察是非邪正，一味的追隨。前車已覆，後車若趕緊退行，不可誤爲開倒車。衆人已跑入

泥塘，自己若立時止步，不可認為落伍。

口「隨和」二字最壞事。有許多，人因為隨和，以致身敗名裂。我的亡妻常怨我不肯隨和，我說「隨所當隨，和所應和，纔是眞的隨和。假若一個女人，遇到花街柳巷，她可以因為隨和而操皮肉生涯麼？」以「誠信」處世，無往而非「康莊大道」。以「詐僞處世」，無往而非「崎嶇險途」。

口現今小民所求的，不是「選舉權」與「被選權」，乃是「生活權」。要知他們，多因兵匪所擾，捐稅所困，無法生活了。

口現今小民所求的，不是虛浮的「民治」，乃是清廉的「官治」。要知「蒙民皮」的民治，實不如「爲民想」的官治。

口你先將古書古史，讀通透了，然後再評議古人。你先將時人時事，察清楚了，然後再附合今人。你先將中國人的風俗人情，認明白了，然後再追隨在外國人的屁股後邊跑。

口輕視自己家族的人，決不是好子弟。輕視自己本國的人，決不是好國民。敬愛家族，纔能興家。尊崇本國，始可救國。

口愛國，須先重國文，說國語，穿國服，用國貨，依國俗，遵國法。

用藥，須切乎病狀。治國，須合乎民情，以人命試藥者，是庸醫。以國命試「洋學說」者，是庸人。病遇庸醫，寧可不治。國遇庸人，寧可不救。唐朝陸象先說：「天下本無事，但庸人擾之耳。」現在洋化的學者，野心的軍閥與陰謀的政客，盡是一些庸人。

■辦公事，須不怕得罪人。辦公事，若怕得罪人，則所辦的事，必然不公。

■風雨晴陰寒暖燥濕，本是天氣的運行，還不能盡滿人意。何況操持政權的人，辦公事呢。辦公事若利於君子，必得罪小人。利於小人，必得罪君子。然而眼光遠大的人，辦公事，寧可得罪小人，不得罪君子。因為若怕得罪小人，自己也就變成小人了。

■戲劇不是一個人唱的，政治也不是一個人行的。名伶須有好助手。名政治家，也須有好輔佐。自己雖好，用的若沒有好人，決不能有好的成績。屢次失敗的某要人，并非沒有要好之心。他所以受人譏評，被人咒罵，就是因他所用的人，百個中有九十九是卑鄙小人。所以他的勢力，伸到何處，他的罵名，也就散到何處。可惜他竟不知道。

■以軍政二界論，「倚勢欺人」的是小人。「依勢作德」的是君子。「誇上驕下」的是小人。「諫上誠下」的是君子。 从

口縱容兒女，必招忤逆。與己不利，與人不利，更與兒女不利。縱容部下，必招罵名。與民有害，與人有害，更與部下有害。

口我信「運氣」，我更信，有好學識，有好技能，最容易交好運氣。

口你作事，只要合乎天理良心，必能合乎世理人心。

口有人說，現在青年，多存悲觀的思想，發言作文行事多帶激烈暴獵的表現，實在不是好兆頭。我說「他們處在國家危亡的時代，又終日讀一些『挑撥』的書報，時時被一些「壓迫啊」，「摧殘啊」，「環境不良啊」，「階級爭鬥啊」，社會組織不良啊」所刺戟。他們血氣未定，焉能不發生這種結果。

假若讓他多讀一些「鼓舞」的文字，類如孟子所說的「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」以及馬爾騰 O.S. Marden 斯漢爾 S. miles 等人的著作，看看有甚麼結果」。

口古時的文學，多是「鼓舞」的。如同補藥，能使人提神壯氣，安樂和平。現今的文學，多是「挑撥」的。能使人心煩意亂，怨天尤人。若欲挽救日下中國的青年，使他們消弭悲憤，多抱樂觀，第一，須誅滅那些專作「挑撥文學」的文匪。第二，須查封發行這種書報的書店。

■青年男女，是國家的「後望」。中國前途的興亡，全担负在他們身上。父母師長，不但要對他們應讀的功課注意，更要加倍的對他們不應讀的書報注意。要知青年男女，對於書報，如同小兒對於食物，多不知選擇。父母若容小兒胡吃亂吃，即是戕害他們的身體。父母師長若任青年男女胡讀亂讀，即是戕害他們的心靈。

■穿西服，原不覺怎麼討厭。最討厭的是，一些人，穿上西服，立刻就自以爲「高人一等」。

■有些中國人穿上洋服，若有人說他像洋人，他立刻精神十倍，幾乎連他的爸爸，也不肯認了。假若有人說他穿上洋服，還像中國人，他登時喪氣垂頭，彷彿是辱及祖宗。但是外國人穿中服，則反是我不知這是甚麼心理。我只好謚之曰「忘國奴」。

■我中國，原以絲，茶，磁，爲出產大宗。可是現今經營這三項的人，幾乎全歇業破產了。第一，是因絲的銷路，被法國，日本所奪。茶的銷路，被印度，西倫，日本所奪。磁的銷路，被法國，瑞典，日本所奪。第二，我中國所謂知識分子或文化牛鋒，多不肯穿中國綢緞，多不肯用中國磁器。摩登男女，甚至以喝中國茶爲腐化。以爲非飲「咖啡」，「慈禧」，不算維新。這種惡風不改，中國就不用等到外國人來瓜分，中國自己就會亡了。這皮毛忘本的「維新」就是中國的催命符。

■日本人穿西服，必用日本貨。我中國人穿西服，必求西洋貨。日本男子穿西服，只取黑白褐灰四色。我中國男子穿西服，必求五光十色，「領帶」尤其瀟灑。

■權勢愈大，位置愈尊，愈與人民隔絕，愈不能明通下情，正像人乘坐飛機；飛得愈高，愈對下界看不清楚。不但對人民的痛苦看不見，對人民的悲呼也聽不着。

■爲善，是少有阻力的，正如白晝行於廣大的平原，你儘可放心大胆，努力進行。爲惡，是多有妨碍的，正如黑夜行於崎嶇的深巷，你必須提心吊胆，瞻前顧後。

■掌權的人作事，只可問天良，不必察民意。只要對自己的天良無愧，雖當時稍拂民意，日後人民，也必對你歌功頌德。看公孫儵（子產）治鄭的情形，就是最好的先例。

■你若以爲自己是個好人，你一生一世也脫不掉小人的坯子。假若你以爲自己是個壞人，你在不知覺之間，就能走入聖賢的領域，不但爲人是如此，求學與爲政，也是如此。

■先知道自己糊塗，纔能有轉成聰明的希望。先知道自己卑鄙，纔會有化爲清高的可能。總而言之，先知道自己不如人，纔可以超過人。

■以數十年必死之身，求千百年不死之「名」，骨雖爛而名不死。以數十年必死之身，求不可必得之

「慾」，慾未足而身已亡。

口「道德」是永久不壞的勢力。「信用」是永久可貴的資本。也可以說，道德是無形的勢力。信用是無形的資本。古聖先賢的屍骨，雖然早已化成灰塵，可是他們的勢力，至今還能感化人心。有一些老商店，並無許多資本，然而竟能日增月盛。原因，就是因為對信用二字，牢守不失。

口願得神助者，自助。願得人助者，助人。

口「困難」是「欺軟怕硬」的。你愈畏懼牠，牠愈威嚇你。你愈不將牠放在眼裏，牠愈對你，表示恭順。古今中外一切偉人，所以能立下驚天動地的事業，留下永久不死的聲名，最大的原因，就是起於「不怕困難」。

口防人譏評，先自譏評。避人咒罵，先自咒罵。

口古今許多聰明人，被一「私」字毀壞了。古今許多愚拙人，被一「公」字成完了。所以我常說，「私念損人不利己，公心利己又利人」。

口現今多數的青年，不向「日後」想，所以終日會玩取樂，對應求的學業，不肯用心。現今多數的人，不往「身後」想，所以終日爾詐我虞，對當盡的職務，不肯用心。一個是誤了自己的前途。一個

是害了個人的名譽。

口歷史是「人類明鏡」，是「人生哲學」，是「處世學理」，是「古人的經驗談」，是「今人的未來預知術」，是「善惡循環果報錄」。常讀這種書，不但可以增加智慧，更可使你知道你無論有多大財產多大勢力，你也脫不掉「死」。你無論如何足智多謀，無論如何神通廣大，你死了之後，也是「完事大吉」，只有你那或好或壞的名聲，是永久常存的。

口在位尊權大的時候，不敢指摘你的人愈多，將來痛罵你的人愈衆。你在當權之日，愈能罪己恕人，日後愈有人歌頌崇拜。

口古人說「未歸三尺土，難保百年身。既歸三尺土，難保百年墳」。許多的惡人，正在爲所欲爲的日子，竟被人害了。許多帝王將相的墳墓，竟被人掘了。呂后生前是可怕極了，死後竟被赤眉污了屍。乾隆前身是威嚴極了，前年竟被土匪碎了骨。

口將「爬山」看得難，永不能「登峯造極」。將「求學」看得難，永不能「出類拔萃」。

口使貓看家，不是提高貓權。使狗捕鼠，也不是提高狗權。使牠們各盡所長，纔是不逆天性，不背物理。我以為，男女間的一切，也不當「違反天性，背逆人情」。

■現在中國所謂「改造」者，據我觀察，不過是「拆大改小」。如同拆了客廳改臥房，拆了臥房改廁所。拆了包子改馬褂，拆了馬褂改褲子。愈改愈不合式。愈改愈毀材料。若再想恢復原狀，是無法可施了。

■「捐稅」愈往上交，愈少。「賑款」愈往下交，愈少。一則政府担了黑名，小民受了實害。一則政府空耗鉅款，小民難得實惠。最得利益的，是經手的官吏與放賑的人員。

■「慈善」是人類最高超的美德，然而害於一些「慈善蟲子」。「愛國」是國民最高超的義務，然而壞於一些「愛國蟲子」。教育是國家最清高的事業，然而毀於一些「教育蟲子」。所謂「蟲子」者，是因牠們生長於某種物體中，以物質為生，而反大有害於物體。任何物體中，一有了牠們，只有日趨腐爛而已。

七

■凡是甜香或多油水的東西，最容易生蟲子。凡名美利厚的事業，最容易引小人。慈善，愛國，教育，原是有名無利的，而在中國人辦起來，就能「名利兼收」，何怪貪名圖利之輩，呼朋引類，獨霸包辦呢。

■我雖無半間房產，租房居住，我最好種樹栽花。但因生蟲之故，去年我竟忍心砍倒三棵樹，拔了許

多花。我以為，凡培植甚麼東西，若無「除蟲」之法。莫如根本不要，以免給蟲子們，造飯吃。

口我豈不願學好人呢，怎奈壞人也不能長命百歲，我何苦空費心機。我豈不願升官發財呢，怎奈學識，不足以謀求，我何必痴心妄想。

口我不迷信「神」。我最迷信「理」。神是渺茫難憑的。理是妥實可靠的。理就是神。神就是理。「神」，是聰明人由「理」中想出來，用以警教不講理的人。眞講理的人，用不着怕神。不講理的人，有時因怕神而講理。

口「理」如同人在地球上所定的「經緯線」。地球本是渾然一團，不易測度的。一有「經緯線」，就容易別寒暖，定遠近。人世本是渾然一團，不易考究的。一有「理」字，就可以定是非，別善惡。

口「經緯線」本是人假設的線。地球雖然未生出線來，可是你若研究地面的度數，就不能不用。「理」本是人假定的名，牠雖然無形無像，可是你若考量世界的人事，就不能不遵。

口地球既是圓的，所以「經緯線」也是圓的。圓的就必旋轉。旋轉就是循環。「理」既如同人世的經緯線，所以也有循環性。

口蠻長則夜短，夜長則蠻短。此盈則彼縮，此縮則彼盈。週而復始，往而復來。一治一亂，一亂一治

，由野蠻進化而文明，由文明再進化而又爲野蠻。現在，文明算是到了盡處了，所以野蠻的苗頭也發現了。

口現在許多的現象，已然露出「野蠻」的兆頭。不過有一些混蛋們，還認爲是眞「文明」的表現。非如此，不能向前猛進。非猛進，不能快快返回眞野蠻的老家。

口盜賊惡徒，若能時時捫心自問，也可以一步一步的成爲聖賢。聖賢若不肯時時捫心自問，也就必一級一級的降爲盜賊惡徒。

口有人問我，對「國歷」有甚麼意見。我說「我只知有陽歷陰歷或新歷舊歷。陽歷是以太陽（日）爲主體，所以稱陽歷陰歷是以太陰（月）爲主體，所以稱陰歷。自我中華民國成立，議定以陽歷，爲我國通行的歷，遂有人稱陽歷爲國歷。陽歷是全球多數的邦國所通用的歷，不是我中國原有或獨有的，自然不能與「國民」，「國語」，「國文」并稱。因有在中國而言，非中國人（或入了中國籍的外國人），不能稱爲「國民」。非中國獨有的言語，不能稱爲「國語」。非中國人獨有的文字，不能稱爲「國文」。非中國獨有的歷，不能稱國歷。

口又問，陽歷起於甚麼時候。我說「若追本溯源，非幾點鐘所能例舉。我只知在我國漢元帝初元四年

(距今一千九百七十八年)西歷紀元前四十五年，羅馬統帥凱撒Julius Caesar創太陽曆，直至明神宗萬曆十年，(距今三百五十二年)西歷一千五百八十二年，羅馬教皇葛瑞格利第十三世Gregory XIII又修正一次，沿用至今。現今歐洲一些學者，又高談葛瑞格利所改的曆，也不精當。且要定一年爲十三個月，等等的提議。可見陽曆，也并不是一成不變，完善無疵的。將來改成的時候，我國自然不甘落後，必將遵奉後改的陽曆爲「國曆」，將現在的陽曆，又貶廢曆了。

■又問，我國採用陽曆爲通行的曆，有甚麼好處。我說「陽曆比較陰曆精確一點，並且是全球通行的。我國因國際間的關係，不能不與各國一致，而將原有的國曆(陰曆)作廢了。至於富國強兵的希望，決非因爲改了曆，就可以如願以償的。當初洪秀全占了南京(咸豐三年，距今八十一年)也會改用陽曆(那時人稱之爲鬼子曆)，強令人民遵從，且認爲是一件極大而不肯通融的要政。可是洪氏定鼎南京，十一年的功夫，就滅亡了的原因，是因爲他手下的人，彼此爭權攘利，給清軍造成機會，決非因陽曆未得通行。我以爲改曆如同改「生日」。人的富貴貧賤，只在個人勤惰善惡，并不關生日所占的時日前後。假若一個人，能立志要強，循規蹈矩，必能光宗耀祖，名顯利達。他的生日，雖然在八月十五日(鬼節)，又有甚麼影響呢。

□又問，你究竟贊成陽歷年或陰歷年呢。我說『我是無可無不可。不論陽歷陰歷，我全認為不關緊要。不過，我是以當教員當小官僚為本業，以作稿騙人為副業的。多有一個年，多放幾天假。只要不扣薪水，我以為「過年」，過節，愈多愈好，多多益善。我所認為最重要的是，東北四省，不知何「年」何月，纔能復歸我中華民國所有』。

□又問：近二三年來，陰歷年又有復興的兆頭，甚至，一些事事學洋人的摩登男女，也受了潛移默化而大買大吃。連日鞭炮的聲音，又陽奉陰違的，大放特放。究竟是否應當嚴加禁止。我說『我國的農工商，終日終月終年的勤勞，忙了三百六十五日，也理當趁着新年休息幾天，得一點娛樂。至於不能將這休息娛樂的日子，移到陽歷年，是因為有種種習慣上的原因。一時不易革除的。要知「習俗移人，甚於法律」。「政以便民為主」。當權的人，要向大處着眼。若說陰歷年，增加人民的耗費，那麼歐美到了「耶穌聖誕」，彼此送禮，又何嘗不是耗費呢』。

□又問，你是過國歷年呢。還是過春節呢，我說『我是避名求實，依從多數。過春節就是過陰歷年。若說過陰歷年，在公事上，就說不下去。說春節，就是名正言順，冠冕堂皇。在陰歷年前，賣食品，賣神像與新年用物的，填街塞巷。若為推行陽歷起見，本可將那些東西，付之一炬，對賣的買的，嚴

加取締，「以爲玩忽國法者戒」。然而一些好心的當局，爲「調濟金融，繁榮市面」起見，就可以不聞不問。正如現在各市，大賣裸體畫。假若賣的買的，明目張膽說「買賣春宮」立時就要受警察干涉。假如說是提倡「健美」，或研究「人體美」，警察因愛護「藝術」的關係，也就不加吹求了。反正中國事，是「告示爛・官事散」難以認真，不易澈底。只要你先定出一個堂堂正正的名目，誰對你也是模模糊糊，不加深求」。

■賀年的禮俗，各國全有，究竟始於甚麼時候，還沒有確實的證據。依我推想，決非始於「渾噩之世」。因爲上古的人，還沒有「分年計月」的知識。只知遇食喜樂場前見災，悲哭逃避。不知有相「賀」的禮節。他們在草堆土穴裏住宿，最怕的，除了容易防備的猛獸之外，只有隱藏在草裏的毒蟲，所以他們見面，彼此相問「無它乎」（沒有毒蛇麼）或問「無恙乎」（沒有毒蟲麼）。那全是發於人類的「同情心」，非出於「假客氣」。

■世界一天比一天進化。雖然天災一天比一天減少，可是人禍一日比一日加多。天良日縮，人欲日長。詐僞日興，爲惡日甚。令人防不勝防，避不勝避。時時刻刻，月月年年，只在苦惱憂懼中度光陰。人類所以纔希望，一年比一年減少一點痛苦。每逢度到新年，總盼着比舊年好。因此，新年的時候，

人纔彼此「賀年」。賀年的意義，就是預祝今年不要再像去年那樣「倒霉」。不過人心一天比一天險惡虛泛，現今中外的賀年，簡直成了例行的公事。真誠心少，應酬心多。若與上古的人，互問「無它乎」的情形相較，可就有實虛誠僞之別了。

口世界一日比一日進化，人口一天比一天增多，物質一日比一日文明，奢華一天比一天猛進，物價一日比一日高長，生活一年比一年艱難。再加以機器日精，用的人力愈少，失業者自然逐日逐月逐天的激增。人生愈難維持，人格愈無法顧全。只有日趨於爲「惡」之一途。法律雖然日漸精密，也不能防止已崩潰的天良。所以，我只見一年比一年可怕，毫無可賀的理由。可賀，是賀舊年居然混過去了。可怕，是新年還不知是甚麼滋味。

口我國雖然處在這舉世恐慌的時代。以我國土地之廣大，物產之豐多，人民之勤良，一切「要人」與一切「學者」，若能趁時猛醒，稍減貪汚，不爲身後留罵名，稍存廉恥，不爲外國作宣傳，我國雖不能逃免世界的大劫，也可不致與各「文明國」同陷於不可挽救的絕境。否則我國將如「老太婆照鏡子」，一年不如一年。若再打算回復往日的容顏，只有徒勞夢想了。

口君子不得志，道德治化的盛事，不能推行。小人不得志，禍國殃民的手段，不能實現。

我中國目下的救亡之術，不在高超的學理與遠大的計劃，而在「一些要人，不背天理，不昧良心，不唱高調，不說空話」。

國家以社會爲基礎，社會以道德爲基礎。道德以人倫爲基礎。人倫以人格爲基礎。人格以良心爲基礎。

良心雖是人人全有的東西，然而人若不肯捫心自問，就不能發見了，正如山中縱然有礦產，假若不肯掘挖，決不能現出來。

自從民國成立二十三年以來，只有一些騙子們，大行其道。官民互騙，長幼互騙，男女互騙，上下互騙。非騙不能陞官發財，非騙不能揚名固位。幾乎非騙不配稱爲中華民國的國民。一國之內，成了上下彼此互相行騙的局勢。這種的國，若能倖存，不但不合天理，且不合人情。

世上若沒有信謊話的人，就沒有說謊話的人。正如世上若沒有嫖客，世上就沒有妓女。我中國若欲滅亡則已，否則，人人須先不聽謊話。

近幾年來，邪說流行，以致多數人格破產，使我中國進了亡國滅種的途徑。補救的法子，據一些有知識的人說：「只有提倡道德」。又據一些人說：「道德不是短促的時間，所能養成的；實在是緩不濟急」。

據我的鄙見，「道德」並不是像甚麼高深的「學理」。「良心」就是道德的根源。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行，能不背良心，就是合乎道德。提倡道德的秘訣，就是蠱惑一些高居民上的「要人」先不要作違逆良心的事。

■「良心」是人人全有的。良心是人人心中的明鏡。「私慾」就是蒙蔽這塊明鏡的「灰塵」。人若肯捫心自問，就是肯拂拭這種灰塵。人若能時時捫心自問，良心自然日見光明，私慾自然無法可入。

■強盜惡徒，雖然無法無天，他們有~~我~~也知敬愛好人。他們所以不能化為好人，就是因為他們的良心被私慾蔽蒙得太厚了。

■大學上曾子所引證湯王的盤銘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就是天天日日要拂拭這塊明鏡（良心）使牠不被灰塵（私慾）所遮蔽。既肯天天日日勤加拂拭，不肯間斷，自然一天比一天光明。一日比一日光明，就是一天比一天新。俗語說「繫舊如新」可見不繫，就不能新。

■聖賢與凡人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因為不肯使私慾掩住他們的良心，時時勤加拂拭。惡人所以昏天黑地，是非顛倒，就是因為他們太疏忽懶惰，自暴自棄，不肯對良心稍加拂拭，私慾就日積日多，反客為主了。

口我中國所以國土日縮，民生日困，全是我中國人——尤其是中國的要人——自己鬧的。怨不上「帝國主義」。孟子說「國必自伐，而後人伐之。」荀子說「物腐生蟲，魚枯生蠹。」蘇軾說「物必先腐也，而後蟲生之。」俗語說「無有家賊，引不出外鬼。」我中國人——尤其是一些要人——若再將禍之責，向外推卸，就是沒有男子骨頭。

口白從有「帝國主義」這個名詞，我中國的文官武將，無論如何倒行逆施，可以推為無過。自從有國「環境不良」這個題目，青年男女，無論如何狂蕩暴棄，也能够有理可說。

口欲罵「帝國主義」，先要痛罵「利己主義」。中國人的利己主義不除，帝國主義不招就來。

口有人說「你不摟錢，別人也是摟。有錢的忘八大三輩。有錢的人，到處受歡迎。不摟是自相受罪，不摟是大傻瓜，何苦不摟。」我說「中國就壞在這班澈底的明白人身上了」。

口近三四年來，我中國人，對於「勉爲其難」四個字，發明一句新話，「跳火坑」。據我看，多數跳火坑的志士，全已腰金衣紫，名顯利達。我以為不如將跳火坑三字，改為「跳金窖」。如此，則名正言順，且可免去許多的譏評。

口非有強固的政府，決不能有堅強的國防。非全國統一於一個政府之下，小民決沒有安寧的日子。政

府好，國民要誠心誠意的擁護牠。政府不好，國民當實心實意的督責牠。

□官吏擁護政府，不在形勢上的「覆雷響應」，是要在實質上的「精誠合作」。若僅僅照「例行公事」，敷衍面子，莫如省下電費，散給貧民。

□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，必須如同「太陽系」中之八行星。不論自轉公轉，全要不離斷與太陽的關係。否則，不但將太陽系毀了，自己也不能獨存。

□復興農村，急切的辦法，就是剷除零星的土匪，減免繁苛的捐稅，將駐在各鄉鎮的軍隊，調往邊遠的防區，永不使他們接近人民。其次，就是嚴禁烟賭與一切含有「誘惑性」的娛樂（女招待也在其內）。

□「復興農村，需要各種人材」一句話，是放狗屁。復興農村，須鄉農自己動手，萬不可用一般「連米麥還認不清」的學者，與受洋化教育的人物。若用這些人，去復興或改良農村，簡直是要農民的苦命，是恐怕中國不趕快滅亡。

□復興農村，須先使農民可以有法活着，有法可以喘氣。

□復興農村，先不可干涉農民的不關國政的習俗。要寬以時日，不可急於求效，要和平勸導，不可雷

厲風行。須知官發一分威，吏發千分橫，民受萬分氣。至於提倡天足，要專對新纏足的小女孩注意，不可對已纏成的老婆用心。否則，不是拯救婦女，簡直是給官吏造成敲詐的機會。

口害中國的，不是無知識的農工商，乃是一些有知識的官吏與讀書人。政府與報館，若欲挽救中國的危亡，須先由教化指導上中兩階級的人入手。這兩類人若不好，農工商，萬不能好。

口人的善惡邪正，不在讀書與不讀書。要知善人因讀書而更善，惡人因讀書而更惡。王莽，秦檜，嚴嵩等人，若非因讀書，決壞不到那般程度。

口君子讀書，如牛去角，小人讀書，如虎生翅。

口同是一本書，好人讀完，學了許多好處。壞人讀完，學了許多壞處。正如同是一棵花，蜜蜂能從中取蜜，黃蜂能從中取毒。

口「教育救國」是一句時興的話。然而據我看，現在的多數學校，所造就的，多是能毀滅中國的人物。僅就「皮毛的洋化」與「享樂的本領」而論，足可以減種而有餘。

特立獨行，是英雄的本色。隨波逐流，是匹夫的行為。

口大丈夫發言或作文，要自動的替本國說話，萬不可被動的替外國宣傳。要憑自己的良心，調解上下

的隔膜，萬不可受外人的利用，挑撥貧富的惡感。

口學問，不能「躬行實踐」不是真學問。文章，不關「國計民生」不是真文章。

口地球上山河谷，原不是平面的，原不是整齊的。人既是地球上的生物，自然不能整齊一致。人既有男女老少賢愚美醜之分，也不能平等一律。人既不能將地面上的高低凸凹，弄平了，人也不能將人類中的尊卑上下弄平了。

口同是一隻手上的手指，還有長短不齊之分。同是一個父親的兒子，還有賢愚勤惰之別。人既不能使十個手指，一般長短大小，不能使一父之子，一般勤惰賢愚。那麼，也就不必妄談「化除階級」，更不必胡說「一律平等」。

口所謂「人類一律平等」者，是指人類在「法律」上一律平等，在法律上同受一律的待遇。譬如，俗諺說「王子犯法，與庶民同罪」就是最好的點証。並非父子主僕師徒上下，在生活上，全須一律平等。

口在法律上爭求平等是「正當」的，是「維護人權」的。在法律以外，爭求平等，是「非分」的，是「破壞倫常」的。

■若國府主席，犯了罪，就可什優待厚，人力車夫犯了罪，就須住鐵囚籠。那就不是「平等」。至於「要人」推牌九，運白面，還有衛兵守護，警察站崗。小民鬥紙牌吸鴉片，就得坐獄蹲監，處刑罰金，那更是毀法亂紀，惟我國所獨有的怪現象。

■將興之國，嚴懲官吏。將亡之國，重辦小民，換一句話說「欲興國，治官。欲亡國，治民」。

■一國最失民心，最大的原因就是「法律失了平等」。

■小民的竊盜行爲，是由官吏的貪污手段，學了來的。

■家財破產，可以復興。人格破產，終生難復。

■楊朱所倡的「爲我」，並不同現在的「利己主義」。墨翟所倡的「兼愛」，不同現在的「破除家庭」，許行所倡的「均耕」，也不同現在的「均田政策」。他們的學說，現在雖僅僅存下墨子一家，我們也可以知道，他們全是主張和平的，並沒有一點「挑撥」的成分。

■無論甚麼學說，只要其中含有「挑撥」的性質，就當視同洪水猛獸，萬不可容牠們存在。這種學說，若得流行，輕則壞人心術，重則擾亂世界。講到歸終，也不過使父子相仇，夫婦相恨，人類相殺，同淪於滅亡，與誰也沒有利益。